



自序

北京圖書館藏

000943

此書強半爲吾在上海平民女校之講演，其餘則今夏浪游西湖時續成之作也。夫爲文本無成法，文成而法立。今茲所言，其亦不免『代大匠斲』之譏乎？然青年男女或由是而於文字組織與研究，得知所從入焉，是亦作者半年勞作之成功矣。若曰，此則方圓之規矩，五音之六律也，爲文之道，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則吾豈敢？

一〇，八，六。

高語罕于 Andre Lebou



3 0472 0300 9

國文作法 自序

國文作法目錄

自序

第一編 通論

第一章 國文作法的意義

第二章 作文的初步

第一節 選題……………五

第二節 確定觀點……………八

第三節 取材……………十二

國文作法 目錄

第四節 布局與起章·····十七

第五節 修飾與朗讀·····十九

第三章 文字的要素

第一節 事實·····二〇

第二節 思想·····二四

第三節 語言·····二五

第四節 讀者·····二六

第四章 文字的戒律

第一節 虛偽·····二七

第二節 夸大·····二八

第三節 古典·····三二

第四節 模仿……………三三

第五節 輕薄……………三五

第五章 文字的美質

第一節 漂亮……………三六

第二節 動力……………三九

第三節 譬喻……………四四

第四節 重點……………五七

第五節 統一……………六八

第六節 聯絡……………七八

第六章 文字的精神

第一節 豐富的情感……………八四

第二節 民衆的立場……………八六

第三節 深刻的觀察……………八八

第四節 氣勢的着重……………九一

第七章 文字的構造

第一節 字的構造……………九八

第二節 句的構造……………一二四

第三節 段的構造……………一四一

第四節 篇的構造……………一四九

第二編 文體

第一章 敘述文

第一節	歷史的敘述文·····	一五八
第二節	虛構的敘述文·····	一六四
第二章	敘述文的作法	
第一節	歷史敘述文的作法·····	一六八
第二節	虛構敘述文的作法·····	二〇四
第三章	描寫文	
第一節	描寫文的目的及分類·····	二一二
第二節	科學的描寫文·····	二一四
第三節	科學描寫文的兩大要素·····	二一七
第四節	藝術的描寫文·····	二二三
第五節	藝術描寫文的兩大要素·····	二二七

第六節 個人風儀及特質的描寫文……………二六七

第四章 解說文

第一節 解說文的目的和類別……………二七五

第二節 解說文的要素……………二九四

第五章 論辯文

第一節 論辯文的目的和類別……………三一二

第二節 辯證的名學……………三三六

第三節 論辯的方法……………三五四

第四節 論辯文……………三六八

第五節 統一……………三八一

第六節 聯絡……………三八八

第七節 重點.....三九二

附錄

書信的寫法.....三九五

標點符號.....四三九

國文作法 目錄

國文作法

第一編 通論

第一章 國文作法的意義

我們爲什麼要有文字？自然是濟語言之窮，而代語言以傳之「久」「遠」的了。我們爲什麼要研究國文？自然是因爲一國有一國的風俗習慣，民族特性，特殊文化，特殊歷史，不能不有一國的語言文字。語言文字的功用在那裏？就是發表思想傳達情感。人類不能無情感，無思想，所以不能沒有這樣發表思想傳達情感的工具。語言和文字的區別是什麼？就是：

(1) 用一種有系統，有組織的聲音，發表思想傳達情感的，就是語言。

(2) 把這種語言，筆之於書，則為文字。

所以照文明的進化史看起來，文字的關係較之語言更為重要。因此我們不能不研究文字，尤不能不研究中國文字；我們不能不作文字，尤不能不作中國的文字。曾國藩說：

……至作文則所以淪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今古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筆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曾文正公全集覆鄧寅皆書。

美人奈爾 Robert Wilson Neal 說：

要成功的，就應當思想，而要思想的人，就應當把他心裏的思想弄清楚。要把自己的思想弄清楚，就應該把他正確的組成言辭——文字。要使用文字正確，就應該明

勝言辭的意義——單辭，由單辭組成語句，再由語句組成更大的語羣；文章哪，演說哪，書籍哪。要這樣地做，就要實地操練言辭的用法；而做文的時候，又要十分小心和明白地去用言辭。所以要用思想的人，必須完全在作文上練習……（Thought

Building in Composition.）

照着上面兩個人的說法看來，我們可得着下面三個結論：

- （1）要學習國文，就要常常做文。
- （2）要訓練思想，也要常常做文。
- （3）要做個成功者，也要常常做文。

那末，做文爲什麼要有做法呢？古人不是說「文成法立」麼？原來文字只是筆之於書的語言；語言只是人類順應生活的自然結果，本無成法可言；語言既無成法可言，文字的組織，又那有成法呢？不過語言是隨時生

滅，効力不能及於久遠；文字則不然，由時間言之，可以傳之千百世；由空間言之，可以傳之千萬里。唯其如是，他的組織自然要精密完整。雖說文字重在創造，然而把古今文家的作品的組織方法，抽繹出來，分類而歸納，觸類而旁通之，立爲準繩，定爲通例，作爲研究國文或練習國文的一種參攷，也未始沒有相當的功用。不過我們要曉得：

作文法與文法不同。文法是研究或說明品詞 *Part of Speech* 的分類，關係，用

法和他的位置；作文法是示人以文字（句的，段的，和籍的）構造的方法。

作文法與修詞學不同。修詞學的目的是在把一句或一字在不失原意的範圍內，修飾到精彩動人的地步；作文法的目的，是由字而句，由句而段，由段而篇，構成一篇事實確鑿意義完整的文字。

作文法與文字學不同。文字學的目的在說明古今文字形體音義的起源和變遷；

作文法的目的在以古今文學作品說明文字構造的方法。

第二章 作文的初步

第一節 選題

我們的思想是很複雜的，很溷亂的，必須有一個對象，藉着這一種對象，把關於這一類的思想集中了，才可以不致「無的放矢」；但是選擇題目，也不是容易事。鄭燮說：

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 亡國也，新民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蓬 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愛國

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

心入骨者乎？——板橋全集寄舍弟墨第五書

在板橋的意思，以為做詩必須注意命題，命題好的，詩也就好，命題不好的，詩也做不好。其實做文也是這樣。譬如吉百齡的百愁門，都德的柏林之圍和最後一課，莫泊三的殺父母的兒子和二漁夫，以及秦來夏甫的決鬪，胡適的終身大事和一個問題，他們的意思，早已躍躍紙上，人人看來，或者都有「我未飲，心先醉」的情況，這便是一種勾人心魄的手段！我們家鄉有一位打外國初回來的留學生，前年曾在我們省內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做「未來之中國」，我想大家一聽見這個題目，一定要伸舌頭，那曉得這篇大文，總計不到一千字，這種廣大無邊的題目，自然不是千把字能說得了的，所以他也就沒有做得好。這也並不完全關於他的學識，可是他

是不善選擇題目，那麼選擇題目究應怎樣呢？

(1) 要部分的，不要全體的。我們與其拿『社會革命』做題目，不如拿『工人解放』
『女子解放』做題目；與其拿『工人解放』『女子解放』做題目，不如拿『工人
教育』『工人管理工場』和『男女同學』『社交公開』『兒童公育』等等做題目。

(2) 要具體的，不要抽象的。我們與其拿『中華民國之革命』做題目，不如拿『武
漢起義』『袁世凱稱帝』『孫文北伐』做題目；與其拿『上海人情的狡猾』做
題目，不如拿『婦人騙人』或『女學生受騙』或『一個生產的婦女』做題目。

(3) 要是自己的經驗或觀察。

(4) 或是自己的想像。

(5) 或是自己對於所研究的學科的見解。

(6) 要有吸引力。

(7) 要簡單明瞭。

第二節 確定觀點

確定觀點就是確定作者對於命題的『觀察點』 Point of View or View Point。這也有幾層應注意的事：

(1) 作者的觀察點，易為師承學派所囿。譬如從前服膺良知說的，則是陸王而非程朱；服膺格物說的，則是程朱而非陸王。近人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則其言論，十九皆受英國學者的先入之見的影響；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則又大半拘於美國學者的宗風。甚至同在美國留學，一個的師承是古典派，一個是新文學派，他倆見的主張便絕對不同——這是要避免的第一樁事。

(2) 作者的觀察點，易為主觀的見解所蔽。荀子說：『墨子蔽於天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

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皆是主觀的見解蔽住了，所以不能像荀子說的『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這是第二樁要避免的。

(3) 作者的觀察點，易為時代思想所囿。我們生在現在，去研究從前的政治，社會，宗教，歷史，往往不可思議。然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特殊事實，一時代即有一時代特殊的生活，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特殊的風尚，舉凡所謂倫理觀念，經濟組織，家庭組織及其政治理想，皆有其特殊之歷史，若以今日之思想相衡古人，一定身無完膚，要曉得文明是由人類自無始以來積銖釐寸的遺留。譬如我們現在看康有為，不過是個老頑固，其實廿年前，前清政府看他，也就同現在政府看革命黨和過激黨一樣，然而現在的政治革命的思想的進步若果尋流溯源，康有為不能說沒有功勞。我們若全用現在的思想理論去責備康在那時不該主張保皇，不該提倡君主立憲，或是

康有爲在這時還作那主張君主立憲的文學，便違背了時代的進步的階梯。——這是第三樁要避免的。

(4) 作者的觀察易爲地方的見解所束縛。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風俗習慣。若是甲地方的人去觀察乙地方的事，或是乙地方的人觀察甲地方的事，往往不當事理。因爲他平素受了生產的社會，或居留地的風俗習慣浸潤久了，不知不覺，便成了第二天性。而論事衡情，也不知不覺便拿他的第二天性做推理的標準。譬如北方的家庭，無論父子兄弟妻妾兒女都睡在一個炕上，而小孩子不到幾歲便替他娶老婆，南方人看了一定詫異。又如廣東人吃蛇，吃貓，吃老鼠，廣西人吃鱗，西藏人則使妻子薦人枕席以交歡賓客，我們中部幾省的人聽見了也要詫異，其實他有很長的歷史，若尋其發生這種事實的原因，倒很有趣。然而若說我們那裏沒有這樣，這裏也就不該這樣；或是說我們那兒是這樣，別的地方也應該這樣，皆是局于地方的見解。——

這是第四椿應當避免的。

(5) 作者的觀察，易為感情或客氣所轉移。——一個人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一椿事也沒有絕對的利，或則是絕對的害。現在人往往對於一個人「譽之則升諸九天；毀之則墮諸九淵」或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對於一個事理，贊成的呢，便只看見到他的利益，沒有想到他的害處；反對的呢，又只見到他的害處，沒有想到他的好處。所以古人說「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這是第五椿要避免的。

以上五椿毛病，總而言之就是偏見一律避免，然後用客觀的眼光，平衡的心理，唯物史觀的主義，謙虛誠懇的態度，把這個問題的內容詳細的寫出來。譬如以「袁世凱」做我們批評的對象，我們的意象中間，先要有一個假定——就是觀點——然後搜集關於袁氏一身的歷史，和與他當時有關係

的社會，政治，家庭，學校，及平生師友，以及並世的各國外交與密邇相接關係最切的鄰國的政治，思想，學術，外交，都搜集來做此題的參證；這種方法好像演繹法。或則是我們也不下一種斷定，俟把以上種種做一番分析綜合的比較的和歷史的研究之後，然後把他們總合的結果，拿來做個結論，自然可以比較的平允一點；這種方法好像歸納法。至於詳細說法，當在下章說明，那便是第三步工夫了。

第三節 取材

這一步的工夫，第一樁把我們對於這一個問題思想，或是在書上參攷來的，或是在見聞上得來的，或是由身親經歷來的——一條一條的記在紙面上，這一種就是一堆兒材料；然後我們再想用什麼方法區分他們，把他們歸成一類一類的，然後再審查所記下來的種種材料，那個應當歸

那類，那個應當歸在那類，並且把我們要不着的，或是重複累贅的材料丟掉；於是我們的文字的骨幹 Selection 便成功了。譬如我們說「花」，於是把我們所記憶的或在博物書上參攷來的一齊記出來，如：雛菊，玫瑰，剪邊羅類，罌粟花，木芙蓉，梅花，桂花，牡丹，月季，水仙，櫻草，紫羅蘭，熱道之植物，等等。記出之後，想一想，怎樣把他分類，於是另外用一張紙，把他們分類如下：

(1) 野花：雛菊，櫻草，罌粟花，紫羅蘭，等等。

(2) 園花：玫瑰，水仙，剪邊羅類，木芙蓉類，牡丹，梅花，桂花，等等。

(3) 溫室花：蘭類，熱道之植物，等等。

或則再用別的方法去分類如：

(1) 春花：雛菊，櫻草，番紅花，水仙，紫羅蘭，玉簪花，等等。

(2) 夏花：玫瑰，剪邊羅類，木芙蓉類，風呂草，等等。

(3) 秋花：桂花，菊花，蓼花，等等。

(4) 冬花：梅花，水仙，及溫室內生長的花草，等等。

此外或另用顏色，臭味，或草本，木本，或中國種，西洋種，或熱帶種，溫帶種和寒帶種等等類目去區分。區分以後，我們分段起草，便可成了一篇有系統，有組織的文字了。但是像這樣的問題——「花」——是很簡單的，自然容易運用思想，徵集材料，區分類別，也不是難事，若遇到一個複雜的題目，或是遇到沒有多少時間給我們參攷的時候，便不能這樣的容易，這種方法，便不適用了。於是就要用「什麼物事？」「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方法？」和「什麼緣故？」——或則也可以加上「什麼人？」——五個疑問或六個，來幫助我們。我們現在且拿「平民女學的設立」，「俄國賑災大遊行」和「奉直備戰」做題目，我們便可以用紙把他列出表來：

賑	平 民 女 學 的 設 立		
主 張或發起 賑濟俄國的	發起的是什 麼人？贊成 的是什麼人 ？辦事的是 什麼人？反 對的是些什 麼人？		什 麼 人
賑濟是什麼 事？賑濟的	什麼名稱？ 什麼教科？ 什麼工作？ 什麼材料？ 他們所吃的 是什麼？工 作教科之外 他們還做些 什麼？		什 麼 物 事
賑濟的是俄 國什麼地方	設在什麼地 方？教習是 些什麼地方 人？學生？ 工做的是些 什麼地方送 來的？學生 到星期到些 什麼地方去 遊戲？		什 麼 地 方
俄國災荒在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發 起？什麼時 候開辦？日 課是幾時？ 什麼時候休 假？學生每 逢休假外出 什麼時候回 來？		什 麼 時 候
如何賑濟？ 如何募捐？	怎樣教授？ 怎樣訓練？ 怎樣工作？ 怎樣炊爨？ 怎樣維持工 作學生的生 活？怎樣指 導學生改進 他們的習慣 ？學生自己 怎樣自治？		什 麼 方 法
俄國災荒是 什麼緣因？	為什麼要辦 這個學校？ 為什麼要設 工作部？為 什麼放任？ 女生為什麼 剪髮？為什 麼星期一放 假？為什麼 沒有管理？ 為什麼學生 出去半夜才 回來？		什 麼 緣 故

濟 俄 災 大 遊 行	奉 直
是些什麼人？我們賑濟的是什麼人？遊行的是什麼人？贊助或捐助的是什麼人？	奉派是些什麼人？領袖是誰？直接衝突的是什麼人？間接衝突的是什麼人？
是什麼東西？賑濟中做些什麼事？	未戰之先他們做些什麼事？交戰之中他們做些什麼事？既戰之後他們
？我們為俄國賑災遊行些什麼地方？從什麼地方起？到什麼地方止？或在什麼地方集會？或在什麼地方散隊？	奉軍所在地是什麼地方？直軍在什麼地方？他們在什麼地方交鋒？什
中國發起賑濟在什麼時候？上海地方發起賑濟是什麼時候？本日何時出發？何時散隊？	此次戰爭醞釀在何時？衝突起於何時？備戰起於何時？大戰在何時？
如何招集各團體遊行？如何把所募集的輸送給俄國？	他們如何戰法？如何準備？如何運輸？如何偵敵？如何訓練？如何攻
我們中國為什麼要賑濟他？世界的人為什麼都要賑濟他？我們上海的學校或全國學校的學生為什麼要賑濟他？	為什麼要打仗？直方為什麼要聯絡陳炯明？奉方為什麼要聯絡孫中山

備		戰	
麼人？調唆 的是什麼人 ？主戰的是 什麼人？主 和的是什麼 人？孰勝孰 敗？	做些什麼事 ？他們用什 麼去打？用 什麼做糧食 ？用什麼做 交通？	麼地方戰爭 最烈？他們 的決戰地在 那裏？他們 的總司令部 在那裏？	勝負決於何 時？
			擊？如何守 禦？戰略如 何？戰術如 何？軍紀如 何？
			？曹錕爲什 麼要和他親 家翻臉？徐 世昌爲什麼 要幫助直軍 ？奉軍爲什 麼失敗？直 爲什麼勝？

第四節 布局與起草

用過第三步工夫之後，關於一個問題的材料已經搜集了，又經過一番審查的工夫，把那不關緊要的，或是重複了的材料丟了，然後這些材料還是一堆生貨，好像我們把雞魚肉蛋，柴米油鹽，都預備好了，若是不經過一番烹調炊爨的工夫，依然不能供人飲食；若是烹調的手續先後緩急不

得其宜，多少輕重分配不勻，依然不能適人之口。于是「布局」的工夫是最要緊的了。

譬如現在奉直兩方已入交戰狀態，他們兩方各有十幾萬兵，戰線差不多一千餘里。他們于未戰之先，一定各有各的軍事方略，或作戰計畫，或是取攻勢，或是取守勢，或是某方取攻勢，某方取守勢，某處爲大本營，某處爲後方總兵站，某處爲第一線，某處爲第二線，或某軍爲左翼，某軍爲右翼，某軍爲主力軍，某軍爲預備隊，均按作戰主旨，詳細規定，才可以出奇制勝，進戰退守。若是計畫稍一不慎，被人偵出，那就要與人以可乘之機，俗話說得好，「走錯一步路，輸了滿盤棋」可見布局是很重要的了。作者務須在心中把全篇局勢略略規畫，某一種意思宜放在前，某一種意思宜放在後，某一種意思宜放在中間，然後把每段大意，按着胸中計畫的次序，分條記

出，然後把每條意思擴充起來，草稿於是便算成功。

第五節 修飾與朗讀

文字起草之後，一定還有許多須斟酌的地方，作者自己應當把他修飾一番：應加的加上，應刪的刪去；然後自己才把他朗讀兩遍，聽見沒有什麼不自然的聲調，不明顯的語句，不響亮的字眼，隨時再加以潤色的工夫。文字究竟好不好，當然又是一個問題，但作者總算盡了自己的力量去做工夫了。

第三章 文字的要素

輕 (Hydrogen) 養 (Oxygen) 二素相合才能化成水；淡 (Nitrogen) 養 (Oxygen) 輕氬 (Argon) 炭 (Carbon) 五素相合，才能成爲空氣；有事

實，有思想，有語言，然後才能成爲文字。若是有了事實，沒有思想和語言，則不能成爲文字；有語言，沒有思想和事實，也不能成爲文字；至於有思想而無事實無語言的也是一樣。那麼，事實，思想，語言，便是文字的三種要素，但是：

第一節 事實

事實也有幾種分別：一種是已過的事實，一種是現在發生的事實，一種是將來一定成爲問題的事實，還有一種不但是過去的或現在已發生的事實，即是將來，按諸論理也不會發生的，這不過是作者的一種理想或妄想罷了。雖說文學裏面，也很多這樣的作品，但我們研究普通應用文字，當然要以前邊所說的三種事實——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爲文字組織的一種要素；譬如：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矣。』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這是過去的事實——確有的事實又如：

我看見第三條，奇怪得很。說是不准有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然大題雖如此，那小題却說：『市政改良黨，要不准倫敦用市立學校做社會黨的星期講演所。然而他們的反對者，曾經出力要把那些講習所從新設進去。』又說：『勞工黨的市會員，曾經要想法把俄國共產革命黨的歷史，在這市立許多學校裏做功課教，并且打算鼓吹

一個社會共和國在英倫。那英國的工黨真奇怪！法國的工黨倒沒有那麼奇怪。並且英國的言論真自由！法國倒沒有那麼自由——吳稚暉先生最近從英倫來信，見

民國日報。

這是現在已發生的事實。但是也有從前曾有過這回事，雖經後人敷衍其說，也可把他當做一種或有的事實，如：

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得弔喪問疾；荀攸可使得看墳守墓；程昱可使得關門閉戶；郭嘉可使得白詞念賦；張遼可使得擊鼓鳴金；許褚可使得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詔；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得磨刀鑄劍；滿寵可使得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猪殺狗；夏侯惇稱爲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爲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見三國演義二十三回。

這就是戲園裏常演的打鼓罵曹一段詞兒，便是一種或有的事實。又有一

種理想的事實，將來一定會實現的，如共產黨宣言說：

最進步的各國，大概可以用左列各項設施：

- (1) 廢止土地私有權，將所有的地租用在公共的事業上。
- (2) 徵收嚴重累進率的所得稅。
- (3) 廢止一切繼承權。
- (4) 沒收移民及叛徒的財產。
- (5) 用國家資本，設立完全獨占的國民銀行，將信用機關集中在國家手裏。
- (6) 交通及運輸機關，集中在國家手裏。
- (7) 擴張國有工場及國有生產機關，開闢荒地，改良一般土地使適於共通計畫。
- (8) 各人對於勞動有平等的義務，設立產業軍。
- (9) 連絡農業和製造工業，平均分配全國的人口，漸次去掉都會和地方的差別。

(10) 設立公立學校，對於一切兒童施以免費的教育，廢止現行兒童底工場勞動，
連綿教育和產業的生產等。

這雖是前幾十年馬克斯和恩格爾他們的理想，然而那時已確信必有見諸施行的一日，還是可以算得確切的事實。至於像西游記雖說是敷衍歷史上唐玄奘入西域求經的話，但是他那些高弟豬悟能、沙悟淨、孫悟空，以及七十二洞等等妖魔鬼怪，全是做者憑空造的，不過是一種理想小說，永遠沒有事實可說的。我們初學作文的青年，當然要根據確切的事實，至少也要根據能以見諸事實的理想。所以確切的事實，是文字的第一個要素。

第二節 思想

我們所聞見所經歷的事實，或是將來可以實現的理想，必有正確的
思想做主腦，才可以有益於人類生活，若是些不關緊要的思想，或是與現

代或將來生活衝突的思想，如現在基督教青年同盟，若是頭腦不清，妄爲鼓吹，便是思想的大障礙；所以既有確切的事實，還要正確的理想，不然如金瓶梅九尾龜所說的，不見得不是社會上一種事實，只因思想卑謬，不足爲訓。再不然，就是像中國的舊史書上滿紙的不是某年某月日食，天降災，大雷雨，就是某年某月某日白虹貫日，飛蝗過境。再不然，便是把皇帝一家子的私事拿來充數，不是今天某王子生，便是明天某貴妃廢，或是某后立。你想，這與人生有什麼關係呢？——這便是思想陋劣的壞處。那末，合理的思想，便是文字的第二個要素了。

第三節 語言

有確切的事實，有合理的思想，然而沒有一種語言，仍然不能敘述或推論。或是把他傳達出來。語言有了，若不是通行的，——國語——仍是不能把

所有的事實和思想盡情敘述或傳達出來。

第四節 讀者

還有一件差不多也可以算是文字的一種要素。什麼呢？就是文字的讀者。我們要做文的時候，先該問自己：我這篇文字是做給誰看的？——先生呢？同學呢？或是一般青年呢？一般社會呢？假使你不認清你的文字的讀者是那一些人，文字的態度、風格、神情、語氣和選事立詞，都不能恰到好處。譬如老殘遊記說：

老殘道：「山海經原不是據，郭璞又附會注之，故作欺人之談耳。初見光亮，還在四

點餘鐘，尙屬黃時；寅者姪也，陽氣始姪於此時也；陰盛陽微，陽氣上升，陰氣下吸，一升

一降，乃陰陽相戰耳。……卯者茂也，謂陽氣生而肇茂也。陽旺陰微，故陰氣漸退，日光

無所遮掩，若騰起的一般，其實陰翳驟去，纔顯出這般景象，又何嘗日能飛騰呢！」

這一段話，要是對一個談中國五行生剋的星象家說呢，還可以勉強，現在把他夾在小說裏面，給一般人看，便是忽略了這個問題——讀者是些什麼樣人？而且這樣腐臭籠統的思想，也不宜於把他輸入一般人的腦子裏。（老殘游記裏像這樣的文字最多，只有描寫玉守莊和白妞那幾篇是好的）——可見我們作文一定要認清讀者是什麼人。

第四章 文字的戒律

我們做文的時候，有幾種毛病最容易犯，也最當戒的：

第一節 虛偽

虛偽本是人類一種病的心理，而往往見之於語言文字，譬如對人說話，自己稱爲「賤姓」，「賤名」，「賤恙」，「賤子」，「小犬」，稱人則爲

「貴姓，」「大名，」「貴恙，」「令尊，」「尊大人，」明明他的父母是得病死的，他偏要說「某某不自殞滅，禍延顯考（或顯妣）」明明他的父兄不過是個平常的人，一聲做起祭文或墓志銘，便大吹特吹起來，說是怎樣「生而穎悟，」怎樣「樂善好施，」白香山罵得非常痛快：

助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銘勳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復以

多爲貴，千言值萬費。爲問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

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長慶集卷二。

所以我們做文要適如其心之所安，老老實實「一是二，二是二。」說那個人的好處，他的壞處也要曉得；說那個人的壞處，他的好處也要曉得。

第二節 夸大

夸大狂也是人類一種病的心理。不過「夸大」和「虛僞」不同。虛

僞發生於「欺世盜名」的念頭；「夸大」則根據於「狂妄驕傲」和「盲目的自尊的心理」，因之發爲「尊己卑人」的文字。如稱本國爲「華夏」，爲「中國」，稱鄰國爲「四夷」，又爲「南蠻」，「北狄」，「東夷」，「西羌」，如子虛賦上說道：

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罽網彌山……願謂僕曰：

「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

「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

觀也，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臣聞，楚有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

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犖嶺，岑巖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池，下屬

江河，其土……其石……其東……」

你看他因爲齊王要『以車騎之衆』夸他，他便說了一大篇『夸』詞，所

以烏有先生責備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然而他自己却不知不覺也犯了同樣的毛病；他說：

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陽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帶芥，若迎俶儻

瑰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率，尤物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

亡是公所以責備他所說「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於是他就又把「天子之上林」說了一大篇，其要雖歸於諷諫，而中國文字的誇大狂，已於此可見了。至於一般心理中這樣的毒更甚，譬如：

夏總甲道：「這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衆人寫了功德，賴着不拏出來，不知累俺賠了多少！况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二班，西班，快班，家家都

與龍燈，我料想看個不了，那得工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儒林外史

又如：

胡屠戶道：「可不是麼？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合城鄉紳那一個不到他家來？就是

我主顧張老爺，周老爺，也在那裏司賓……」——儒林外史

有這樣夸大的社會心理，自然可以造出那些夸大的文字來，儒林外史可算得形容盡致了。——這都是「坐井觀天」的緣故，我們做文要痛除此病，只要「恰到好處」。

第三節 古典

好古典也是中國人的一種普通毛病。從前做文章，那個古典用的多，那個就算做得好；那個的古典人家看不懂，便算做得最好。明明說「許久違教了」或是「許久不談心了」，他偏要說「久違塵教」；明明說「民

國十一年，「他偏說『歲在壬戌』，明明說他兩下男女訂婚，他偏要說『聯秦晉之好』，明明說『我自己有病』，他偏說『有采薪之憂』，明明是自已做思家的詩，或是無聊發牢騷，偏要說是『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或說是『屈子行吟』，『仲宣作賦』，不但文言如是，白話文也有許多犯這個毛病的，一部老殘遊記，滿口都是斯文，譬如：

喜的環翠爬倒地下一連給老太太磕了三個響頭，說道：「姑老太太這等恩典，俺那死去的爹娘，也要『銜環結草』的圖報了。」

又如：

尼僧道：「那有此理？檀越徒步登山，小尼理應奉清茶一杯，以潤渴吻。且出家人托鉢十方，勿論遠近，俱是施主，更當稍盡敬意，況是文星光降，足令茅菴生輝，豈有不屈尊少坐以結善緣之理？」

又如：

由此前進，道經秦嶺，地東接潼關界，懸崖疊嶂，徑多紆曲，大有歌「行路難」之概。

一個改邪歸正的姨太太，一個買淫的妖尼，嘴裏滿口的斯文，一來不合事實，二來文字的生趣全然被古典奪去了。至於硬把「行路難」三字用來裝文雅，更是不自然的很。這是「古典主義」的餘毒。所以韓愈說他自己做工夫「惟陳言之務去」。不過有時不得已須借用古語陳說，也要以字義明顯不費解釋，不背論理的爲限。如說人在社會服務，不計利害，是「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或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雖是用的古人陳語，却是一望而知，不必廢解，無論文言白話，間或插入一兩句，倒也新鮮別致。

第四節 模仿

我們從前學做文的時候，腦子裏面，記了許多的文章調子，如：

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功……

又如：

夫木必有本，水必有源。木無本則枯，水無源則竭……

又如：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

等等，每一題目到手，總是在這些套子裏討生活。間或有一兩次運氣好，套了幾句三蘇策論，或是八家文，先生便大批特批起來，不是說「胎息古人」，便是說「逼近唐宋」，曹雪芹說「千部一腔，千人一面」，雖不是專指着模仿的文家說的，然實在可以拿來做一個評判。所以我們現在作文章，雖說平時研究前人或現代文家的作品，只可拿他做個參攷，不可「依樣葫

蘆」去模仿左邱明，模仿司馬遷，終身跳不出古人的圈子，要赤地千里，蕞路繚繞的去創造，做了一篇自道性情，自出心才的文字，比模仿十篇百篇假左傳，假史記，要好得多了。

第五節 輕薄

輕薄爲文，本是書生惡習。我們要批評人家的不是，便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並要帶着誠懇的態度。若是不便明說，意主風勸，更要忠厚，不可喜笑怒罵，明譏暗誚，不但自己失了讀者的友誼，並且足以激其爲惡之心。當世作者態度最好的是章士釗先生，像他的甲寅雜誌，真不愧學者的態度；其他如戴季陶、周作人和陳獨秀、胡適之、梁漱溟諸先生的文字，態度也很正大，尊重，可爲青年作文的模範。

第五章 文字的美質

文字的組織，把「虛偽」「夸大」「古典」「模仿」和「輕薄」種種的毛病去了，若是沒有幾樣美質，灌注在裏面，便好比一個人雖然無病無災，如同好人一樣，但是他的精神不充分，血兒又貧乏，不過徒有軀殼罷了。所謂美質，就是：

第一節 漂亮 Clearness.

這兩個字怎講呢？譬如人的衣裳穿得好看，叫做漂亮；說話的聲音嘹亮，叫做漂亮；話說得合乎情理，也叫做漂亮。文字的漂亮，就是要淺顯，要熨貼，要響亮，要簡當。

(1) 淺顯。文字是要求大多數人了解的，若是用了許多專門的名

詞或是希奇罕見的字眼兒，便只有少數的專門家可以懂得。嚴又陵譯天演論，羣學肄言，法意等書，用古文體並出之以艱澀的字句，當時士子能以領略的很少。其實他的原文，並不怎樣深奧；假使我們要把杜威和羅素的講演，請嚴先生復活來譯成他的文字，也是莫明其妙。現在我把古文體的天演論和白話體的教育哲學，各引一段，大家便可以明白淺顯文字的好處了。

名學家穆勒氏喻之曰：「今有一物于此，視之澤然而黃，臭之鬱然而香，撫之韞然而員，食之滋然而甘者，吾知其爲橘也。設去其澤然黃者，而無施以他色；奪其鬱然香者，而無畀以他臭；毀其韞然員者，而無賦以他形；絕其滋然甘者，而無予以他味；舉凡可以根塵接者，皆櫛之而無被以其他，則是橘所餘留爲何物耶？」名相固皆妄矣，而去妄以求其真，其真又不可見，則安用此茫昧不可見者，獨寶貴之而以爲性真爲哉？

——天演論第九

森羅萬象之中，一方面一生一滅，變化無窮，一方面不生不滅，常住不動。所以世界的現象，從這一方面看起來，是變化的，流動不息的；從那一方面看起來，是固定的，不常變化的。我們應該研究『變』與『定』之間有什麼關係。——杜威講演的哲學史。

我們比較上邊兩種譯文，便可明白淺顯的功用；時間的經濟，腦力的經濟。在現代生活複雜的人類社會裏，自然是最需要的一種文字的美質了。

(2) 熨貼。熨貼就是自然；遇事雕琢的，固然是違反自然，就是與文法恰合的，也常時違反自然。因為文法是死板的，換句話說，熨貼的自然的文字，一定合乎文法，而合乎文法的，不見得盡能自然或熨貼。所以描寫一種事物，或敘述個人的心理，必須適如其分，而用字用句，分段，成篇，皆要不

背這個法則。說什麼人的話，便是什麼人，絕不能有一點勉強，或不自然的傾向。如紅樓夢上寫林黛玉，他的一書一畫，一榻一几，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皆足以表現林黛玉的精神；水滸上寫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各有各的個性和精神，舉凡一拳一脚，一跳一躍，虎的騰拏呼嘯，和他們掙扎撕拏的情形，都有特殊的表現，不容人「張冠李戴」。然而絕不露絲毫妄生分別的痕迹，也不帶着一點勉强的樣子。杜甫說「美人細意熨貼手，裁縫滅盡針綫計。」——實在可以拏來做個定評。

第二節 動力 Force

但是文字雖是淺顯了，熨貼了，假使沒有一種動力做他的推進機和精氣神，也不過是個沒有生命穿着衣冠的木偶。保持動力須要：

(1) 響亮。把所做的文字高聲朗誦，沒有佶屈聱牙的字句，讀得異

常流利，異常順嘴。中國文家沒有不注重聲調的，所謂「字字墮地作金石聲」；不過從前專注意對偶，駢體的文字，字句要一般長短，平仄要互調，與我所說的響亮，並不相同。我所說的是自然的和諧，不是故做「雕文刻鏤」的工夫。如胡適之的夢謁四烈士墓的詩：

他們是誰？三個失敗的英雄，一個成功的好漢！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
幹！幹！

他們幹了些什麼？一彈使奸雄破胆，一彈使帝制推翻！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幹！幹！

他們不能咬文嚼字，他們不肯痛哭流涕，他們更不屑長吁短歎！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他們的精神，幹！幹！

他們用不著紀功碑，他們用不著墓誌銘；死文字費不了不死漢！他們的紀功碑：炸

彈炸彈！他們的墓誌銘：幹！幹！

這是何等的響亮！讀着這種響亮的句子，更外增加一種強烈興奮劑。又如：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着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搥碎，燒去！

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

先生——胡適的吳虞文錄序。

你看，那一個字那一句話不響亮！

(2) 簡當。文字最容易膚泛冗長，膚泛的害處是不切題，冗長的弊病是雖切題而不重要或係重複。有了這個毛病，很足以減少讀者的興趣，並且爲的是要縮短時間，節省腦力，所以要極力的從簡當處用力。譬如：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苦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驚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申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左傳。

你看他那「信矣！」「能事諸乎？」「不能，」「能行乎？」「不能！」「能行大事乎？」「能！」大有風馳電掣一字一彈之概，于此可見簡當的文字，不但可以減少讀者的煩悶，並可增加文字的氣力。

又如：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太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左

傳隱公元年。

你看他寥寥不滿三百字，而把鄭莊公的母子兄弟和君臣的慘酷，陰險，惡濁的情形，寫得若在目前；而「姜氏欲之，」「姜氏何厭之有，」「無庸將自及，」「子姑待之，」「可矣，」那一種「磨刀霍霍」的情景，躍躍紙上，這都是簡當的好處。

第三節 譬喻

文字原來是樸實說理，據事直書的好。但是有些時候拿一種相同的事物來做比例，或例其同，或例其異，或例其事物的關係，倒比直說省些氣力，且可分外明瞭或異常新穎。

(一) 明喻

以一種事物明顯的和人或物或事等量齊觀，叫做明喻。明喻有四種：

(1) 直接的明喻；(2) 原因的明喻；(3) 結果的明喻；(4) 關係的明喻。

(1) 直喻。就是直接和事物比較，借着甲事物形容乙事物，或是借着事物形容人的行爲，道德，智識，事業。譬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出其闔閭，有女如『茶』。

又如：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又如：

中國人最缺少的是崇高的氣象；你的崇高的氣象，却真比得『喜馬拉雅的最高

『中國近代的人』在『爲公衆』名義下面活動的人，最缺少的是純潔；你的純潔，真是可以比得『峨眉山下平羌峽裏流着那碧澄澄的水』——戴季陶懷朱

執信先生。

以上所謂『猶龍』所謂『如雲』『如茶』所謂『喜馬拉雅的最高峯』和『峨眉山下平羌峽裏流着那碧澄澄的水』皆是直接的譬喻。

(2) 因喻。因喻就是以起因相同的事物作比。譬如：

莊周笑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莊子。

又如：

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管晏列傳。

兩張床平排擺着，好像兩架飛車，趕生活的路程！——胡適譯的短篇小說。

「卿相」和「牛」，「下令」與「流水」都是迥然不同的事物，只因人君之視卿相與人之視牛同一動機，「下令」與「流水」亦爲迥然不同的事物，然也只因爲他們流動趨向都是相同，所以皆可叫做「因喻」。

(3) 果喻。果喻就是以一種事物結果來比譬不同性質的事物的結果。如：

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

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其結果相同；無論誰死，國家均受其害，其結果亦同。

(4) 例喻。所謂「例喻」者，不是拿甲物比乙物，拿甲事比乙事；是

拿甲事和乙事或甲物和乙物之間的關係相比。遇到不能直喻，又不能喻之以「因」或喻之以「果」的時候，這一種例喻最關緊要，且最多。譬如：

韓非曰：「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

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向羣臣曰：

「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

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

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君，衛君

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

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同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

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

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

……』——史記韓非列傳。

你看，他們因同一勸人築牆，而或者見知于人，或者見疑於人。關其思所言實與鄭武公心理相同，而不免於刑戮，此中有種種不同的關係故也。彌子瑕見愛時則矯駕君車，食君餘桃，皆足以增君之歡心，一旦愛弛，則前之矯車食桃，又爲兩種罪案，也是他們當中的關係變了的緣故。

(二) 隱喻

我們遇到有些時候，不好明說，便拿別的事物慢慢地引到本題或暗涉本事，或是「將真事隱去，」假借一種事物把他曲曲地演出，使聞之者恍如身臨其境。如：

(1) 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

(2) 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種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史記滑稽列傳

這是借差別的事情引到本事上來，說得分外委婉動人，比較面責庭爭的好得多了。又如：

⑤ 阿托士道：「這兩個逃走的人，到了羅殊拉地方那天是十月十一，沒得大房子，沒得客店，米桑……於是打定主意，問教士家裏借宿。」……又道：「兩個人去敲門，天已很晚了，教士早已睡了……他就請他們進來……」

又說：「米桑是最能迷人的——一個女人，他這樣的女人，心裏的淘氣，主意最多，天生這種女人，是叫他們害男人的。這一個風騷女子異想天開的忽然想起主人既然是個教士，他就要去迷他，為的是後來就可以說最難迷的是教士，也被他迷了。」又說：

「我告訴你罷。有一個人辦一件很要緊的事，那天晚上，也走到羅殊拉地方。早一點鐘，先到教士家裏借宿……你就曉得米桑遇着的，並不是教士，是那個在先借宿的人。」又說：「我找着那教士，看見他因爲一件極奇怪的事，很在那裏煩心。我未到之前一個禮拜，有人送了一個三個月的孩子在他家裏，從孩子的睡籃裏找出一口袋金錢，一張紙，紙上寫的是「一六三三年十一月一號，」幾個字。」

夫人道，他聽見那教士說，有一個不認得的世爵，來把孩子領了去，教養他。阿托士道：「這話不錯的。」夫人說道：「哈，那位世爵就是你，是你領了小孩子去的！」阿托士道：「夫人聲低些，他在隔壁房裏。」施華洛夫人站起來喊道：「我的兒子在這裏麼！米桑的兒子來了麼！我就要見他！」——續俠隱記第二十二回。

「借宿的人」就是阿托士，米桑就是施華洛夫人，然而因爲避免種種礙口的話，先把這件事實暗暗叙出，以待聽者之自決，這種隱喻與前邊全假

他事他物做比喻的不同，用處也不多；不過到了不好冒然說明的時候，却是極需要的譬喻法。

(三) 活喻

我們有時對於自然界的偉大的表現或是對於我們的哲學思想所凝注的問題，——抽象的事理——起了重大的情感，便把他當做一個：(1)有人格的；或(2)把他當做有生命的來說。這種比喻，往往見之于詩歌。

(1) 有人格的。如白話書信愛的詩上說：

愛！

你是創造宇宙的唯一元素！

你是我們人類的主！

世界沒有真；有真，便是你！

世界沒有善；有善，便是你！
世界沒有美；有美，便是你！

又如康白情的再見上說：

歌道，——

「我是紅葉。

和我一道兒的是我底天。

天讓我青我就青；

天讓我黃我就黃；

天讓我紅我就紅；

天讓我不要戀枝我就放下我底責任。

但我們還要再見。

我們再見——再見！

又如俞平伯的菊上道：

軟洋洋的葉，

托着疎刺刺的花，

對着呆鈍的人，

昂着頭她笑我；低着額她怕我；

歪着腰她躲我；扭着身她厭我；閉着眼睛她不見我；

瞧她不睬我，問她，不答我。

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她，

誰不說咱倆是朋友……

都是拿活喻表示他們對於事物理想的高尙情感；但是也有個分別：『愛』

的詩所活喻的是抽象的事理；再見和菊的詩所活喻的是有生命的植物。

(2) 有生命的。是把無生命的東西比做有生命的。如前人詩道：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蘇軾的百步洪詩道：

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綫爭蹉磨。又如走兔
應雉落，駿馬下浮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

(四) 兼喻

以複喻單，以多喻一，以大喻小，以至喻偏，叫做兼喻。例如：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

此則天下治。——墨子兼愛上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即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

——板橋家書

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同上。

上邊的「世界」、「天下」、「天地」皆是全稱的名詞，用來分外有力。而兼愛篇所說的「天下」雖可說是指着全世界而言，但是在墨子心中所指的對象，就是中國。板橋所謂「天下」明明白白地指着中國說。至於白話書信所謂「世界」、「板橋所謂天地間同一意義，無非故爲全稱之詞以強語意，使讀者益加興奮。

(五) 質喻

用一個物件的質料的名字去表明胸中的意思，往往比用原物的名字要明顯得多，這也是一個經濟的方法。譬如畢士馬克要以鎗砲的威和國民的身家性命的犧牲，戰勝鄰國，稱霸世界，他叫這種政策做「鐵血主

義，「就是拿鎗砲的質料『鐵』和人民身體的原質『血』做他的國民性的代表。又如杜甫說：

絛袴不餓死，

儒冠多誤身！

又說：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絛袴」是代表富貴人家的子弟，「朱門」是代表富貴人家，都是拿他們所著的所住的質料做譬喻的。

第四節 重點

文字必須把重要的部分放在適當的地方，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提

起讀者的精神，增加讀者的興趣，給與讀者的深刻的印象。這一種方法，叫做「重點」或「語勢」(Emphasis)

(1) 首部。文字的每段的首部或每篇的首部，都是很要緊的地方。因為起首若不能引起人的注意，讀者便不願望下看了，所以文字的主要思想，總是常常地把他放在篇的首部或段的首部。如戴季陶先生到湖州後的感想的第一段說：

我這一次忽然搬到湖州，許多人都以為必定是有甚麼大不高興的事，所以跑到

鄉下去做隱君子，其實這些都是隨便揣測的。我想到湖州住些日子，是很早就有了

這個意思的。不過這次搬到湖州來的意思，和從前有些不同罷了。——建設第二卷

第六號

這一段已經隱隱的把本篇的主要的意思透出來了，不過不很明顯，像陳

大齊恭賀新禧的頭一段就明顯得多了：

今天是大年初一，各處衙門的門口，都紮起了一座彩牌樓，紅紅綠綠的很好看。大街上的店鋪裏，懶洋洋的掛着國旗，好像含着一種不得已的苦衷。朋友們的『恭賀新禧』帖子已經從四五日以前陸續送來了——依了一等郵政局的通告，特別標明『元旦投遞』的，也在元旦的兩日前遞到了——我也手忙腳亂的檢那遞來的賀帖，預備寫帖子去回賀。我在這個時候，忽然心裏起了一個疑問，又想起了一個改良的念頭。疑問是：我們爲什麼要賀新年？賀新年是有什麼意義的事情嗎？改良的念頭是：何不廢了賀年的禮節，改做別的有意義的禮節呢？——新青年六卷一號。

所謂『疑問』所謂『改良的念頭』就是本篇的主要的思想。又如錢玄同的三國演義序：

三國演義本是一部通俗的歷史，不是真正的小說。

又如胡適的美國的婦人開首道：

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先生請我吃晚飯。席上的遠客，是一位美國的女子，代表幾家報館，去到俄國做特別調查員的。同席的是一對英國夫婦，和兩對中國夫婦。我在這個「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發生一個比較的觀察。那兩位中國婦人和那位英國婦人比了那位美國女士，學問上，智識上，不見得有什麼大區別；但我總覺得那位美國女子，和他們絕不相同……依我看來，這個不同之點，在於他們的「人生觀」有根本的差別。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觀，是「良妻賢母」的人生觀。這位美國女子的，是一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

又如蔡元培的大戰與哲學開首道：

現在歐洲大戰，是法國革命後，世界上最大的事。考法國革命，很受盧梭，伏爾德，孟德斯鳩，諾氏學說的影響。但這等學說，都是主張自由，平等，替平民爭氣的；在貴族

一方面，全仗向來佔據的地盤，並沒有何等學理可替他辯護了。現今歐戰是國與國的戰爭。每一國有他特別的政策，便有他特別相關的學說。我今舉三種學說作代表，並且用二方面的學說來證明他。

又如荀子解蔽篇上開首便說道：「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一語便把全篇意思道破。性惡篇也是如是，上來便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2) 終局。每篇的開首固然要緊，每篇的終局，更是要緊。因為每篇開首，揭出主要的思想，可以引起人的注意，每篇的終局，揭出主要的思想，可以使讀者得着很深的印像，所謂「曲終奏雅」說一句「滑稽」話，便是「臨去秋波」。如胡適之的新思潮的意義末了二段說：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

新思潮的將來趨勢，依我個人私見看來，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應該於研究問題之中做紹介學理的事業。

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麼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來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人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

題的解決

又如陳獨秀的人生真義的末了一段：

總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爲的什麼？究竟應該怎樣？我敢說道：個人生存的時候，當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並且留在社會上，後來的個人也能夠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新青年四卷二號。

又如胡適的不朽的末了一節說：

我的宗教的教旨是：我這現在的『小我』對於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重大的責任，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我須要時時想着，我應該如何利用現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孤負那『大我』的無窮過去，方才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

以上三段皆是三篇文字的結論，都異常有力，使讀者至此見了一筆總賬，

就是得了一個概念。但是以上所說的，皆是就每篇文字立論，未嘗提起段的重點。段的重點也是這一樣的。我且舉鄭板橋給他弟弟的一封信做個例：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迴身俱暖。嗟呼！嗟呼！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矣！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

於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脩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乎其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恐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呈

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針線，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葉爲戲者，風俗蕩駘，亟宜戒之。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

卽此一篇，便可以把每段的重點的用法「思過半」了。如第一段上來說「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末尾又說「嗟呼！嗟呼！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矣」；第二段上來說「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末了說「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

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其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第三段上來說「愚兄平生最重農夫」，第四段上來說「我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皆是每段的重點。不過有的前後都有扼要語，——重點——有的只把重點放在前面，有的只把他放在後面。只放在前面的，我們看了第三第四兩段便明白了。只放在後面的，請看下面一段文字也就明白了。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

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

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

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史記管晏列傳。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一句，是本段的重點。

不過重點在論說或解說的文字裏，是在段首或段末；篇首或篇末或首末相近的地方。但是在敘述文裏，不是篇篇或段段皆有的。因為敘述文必須統觀全篇或全段，才可以看出他的中心思想 *Central Thought* 來的。

第五節 統一

文字的內容任你怎樣豐富；作者的思想任你怎樣新穎；若是一篇之內或一段之中，東里一句，西里一句，說着張三，忽而又談到李四，正講着歷史有味，又談到算學麻煩，教讀者簡直摸不着頭腦，文字的價值便要大大地減少，讀者也就沒了興趣，這是青年做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不能統一。若想文字統一要注意以下幾件事：

(1) 保持觀察點。做者對於一篇文字的題目，當然自己要有一個

觀察點。怎樣叫做觀察點？就是做者由這一點去觀察他那篇文字的題目的意義，並由此點抽出他對於這個題目的中心思想來。所以要統一，首先就要保持他的觀察點。觀察點有兩種：(a)外形的觀察點，(b)內在的觀察點。

(a)外形的觀察點。什麼叫做外形的觀察點呢？就是對於一切有形的物事的觀察，舉凡對於耳所能聞，目所能見，身所能觸，口所能嘗，手所能扶，鼻所能臭的物事的觀察點。我們描寫這種物事的時候，要想保持我們的觀察點，必須時時刻刻不要忘了我們所選擇的立腳點。因為我們所敘述的外形物事，必須是我們的耳所聞，目所見，身所觸，口所嘗，手所扶，鼻所臭的，不然便失了我們的立腳點，失了我們的觀察點。譬如我們要做一篇『從黃浦灘上看見的上海風景』，萬萬談不到靜安寺的幽靜，半淞園

的閒適，和大世界新世界的五花八門。或則我們在海船上望見香港市的前面，我們所能描寫的，也只能限于他的前面，舉凡裏面一切：

忽而『山從人面起；』忽而『山重水複疑無路；』忽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忽而上馳峻嶺，俯臨深谷，凜然有登高之懼；忽而下馳長坡，好似『梭稅下峻坡。』至於道路之修潔，建築之宏敞，橋梁之壯麗，既驚人工之巧；海水之瑩澈，佳花異草之繁殖，

氣候之和暖，又嘆自然環境之美！——廣州紀游。

如我的廣州紀游所說的一切事物，都無從涉及。因為作者從他的立場的觀察點，無從達到這些地方的原故。我現在且把杜甫的一首長歌——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寫在下面，做個例子：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盡滄州趣。

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與君金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揚

契丹。

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

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

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顛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

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他的觀察點是在他朋友的堂上看見他所畫的山水障。從這一點去描寫。所謂「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所謂「對此」哪，「知君」哪，「豈但，」「遠過，」「得非，」「無乃，」「悄然坐我，」「耳邊已似，」「反思，」「乃

是，「障猶濕，」天應泣，「不見，」至今，「能添老樹巔崖裏，」
「貌得山僧及童子，」那一句離開了這一個觀察點——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而開首一句「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起得異想天開，緊接兩句「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盡滄州趣，」輕輕入題，「天衣無縫。」末後「若耶溪，雲門寺……」一長句，悠然遐想，大有「畫龍點睛，破壁飛去」之概，也是欣賞藝術品之後，應有的感想。

(b) 內在的觀察點。就是精神方面的觀察點。譬如從前一般儒者關佛，韓愈關佛的文字，同歐陽修關佛的文字不同；歐陽修關佛的文字，又同王守仁的不同。爲什麼呢？就因爲他們對於佛的觀察點不同，所以雖是同一關佛，却是各是各的關法，皆是遵着他們各人的觀察點做的。又如人攻擊孔教，有的是從「孔子非教主」這一點上立論的；有的是「孔子之

道不合現代生活」這一點上觀察的。又如人反對基督教有的是從「宗教違背科學律令」這一點上立論的，有的是從「基督教與現代社會主義唯物史觀相衝突」這一點上立論的。我們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從那二點立論，總要處處顧住我們的觀察點，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從前的老先生常常拿「言皆有物，語不離宗」批人的文字，所謂「語不離宗」就是有系統，處處不失觀察點的意思。我們現在拿墨子非攻上一篇做個例：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

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

仁益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

其虧人愈多，苟廄人愈多，其不仁愈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

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廄人愈多，其不仁益甚矣。

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白，多見黑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這一篇文章始終抱定「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攻國，則不知非，從而義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這一個觀察點，你看這三段文

字那段是離開了這個觀察點的

(2) 不要把普通的事情和特別的事情放在一塊去說。因為把兩樁事情放在一塊兒說，便有兩個觀察點，若是沒有很好的手段，一定發生許多困難，文字也攪擾不清。譬如把「青島旅行」和「我的青島旅行」做成一篇文章，立刻就可以發見衝突。因為「青島旅行」是一般的人的普通的事情，所有的見聞和觀察，大致不能出乎普通習慣所見所聞的以外；「我的青島旅行」却處處要以我個人親身所經歷的為主，自與一般人的見聞不同。

(3) 作者若對於一個問題，要謹嚴的保守他的觀察點，以為有把他所欲言的事實報告一下的必要，也可以先行略叙幾句。如：

(A) 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徘徊於鎗彈所穿之頹垣破壁間，濛弔巴黎被

國時之往迹。余等行近拿破命帝凱旋門，衛醫士忽不進，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謂余等曰……柏林之園。

(B) 此篇非吾所作也。吾友米計達未死之前三月，於曉月已落初陽未升之際，隨余所誦，歷歷言之，而余就其口授之辭，筆之於書焉。——百愁門。

(C) 吾友畢代爾老而饒，更事既多，遂成玩世，本篇所記，皆此君之言也。——梅呂哀。

(D) 愚於著論之先，請以一言告讀者曰：愚非能贊同復辟者也。十餘年前，愚主上海國民日報，即唱無君之說，詞繁旨博，連載十餘日不休。其時人言革命，未講共和，即吾家太炎，詞猶倘恍，愚著革命小冊，乞其題字，且以掩迹鄭洪爲詞，獨愚與滄州張溥力闢君說，雖其言雅弱偏宕，在所不免，自爾學力略略有加，與前論異趣之點，亦彌不少，而語其大體，則自不違。今共和已成，寧有復持異說之理，惟愚不尙苟同者也，自律

律人，悉本這道……事已至此，若復多所顧忌，不以真實理論，收納感情，禍且不測……

……——章士釗復辟平議

(E)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理，反到新鮮別致……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下酒，其悲歡離合，與實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我師以為如何？』——紅樓夢

從上邊引的各條看來，我們可以曉得有報告作者所欲敘述的事實的靈
要是：

(a) 表明作者所敘述的事實之所自來，以求忠實。

(b) 表明作者的態度，以免誤會。

(c) 說明所敘述之事實的內容，使讀者益加注意。

(4) 我們作文往往首尾無謂的冗長，或無須作引言或結論時而爲引言或結論，亦足以妨礙文字的統一。

第六節 聯絡

大家看了前邊所說的，現在又看了這個題目，一定要疑惑是「疊床架屋」了。不知道統一 Units 是全篇或全段都傾向一個中心思想；但聯絡 Coherence 是一篇之中，段與段有自然的啣接，或是文字形式上的聯絡，或是意義上的聯絡。系統好像是現在所謂全國海陸軍統轄於海陸軍大元帥，又好像仲尼說的「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聯絡呢？則好像兵士之于排連長，排連長之于營長，營長之于團長，團長之于旅長，旅長之于師長，其相互間有一定關係，一亂則全軍組織須要破壞。又如行星雖統

統繞日而行而遠近相繞各有特殊的或親殊的關係不統一則文字便有『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之概；不聯絡則文字便有『顛三倒四』『凌亂失序』的樣子。譬如我們把陳獨秀先生再致周作人先生的信任意顛倒寫在下面：

啓明先生：

接來示，使我們更不明白你們反對非基督教的行動是何種居心。

先生們現在果主張基督教，神鬼，孔教，軍閥主義，復關主義，古典文學，及婦人守節等等思想，都有不許人反對之自由嗎？

反對非基督教的動因乃在宗教問題以外，真令人覺得奇異了！若是反對他，都是『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嗎？都是『對於個人思想自由的壓迫的起頭』嗎？

倘先生們主張一切思想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便是『日夜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那末先生們早已犯過這種毛病，因為好像先生們也曾經反對過舊思想，神鬼，孔教，軍閥主義，復辟主義，古典文學，及婦人守節等等，為什麼我們現在反對基督教，先生們却翻轉面孔來說：這是『日後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先生們不說我們是多數強者壓迫少數的弱者，原來合乎真理與否，很難拿多少數為標準，先生們五人固然是少數弱者，但先生們所擁護的基督教及他的後盾，不是多數強者，這篇帳恐怕先生們還未算清。

因此我現在仍然要勸告先生們——我平生最敬愛的朋友：快來幫助我們少數弱者，勿向他們多數強者獻媚！

弟陳獨秀。

四月二十一日。

他的統一的傾向並沒有變，但是他前後不相接觸，不發生段與段的密切

關係所以有系統，又要有聯絡。且看他原文如何，便知分曉：

啓明先生：

接來示，使我們更不明白你們反對非基督教的行動是何種心事。反對非基督教的動因乃在宗教問題以外，真令人覺得

倘先生們主張一切思想皆有不許別人反對之自由，若反對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便是「日後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那末先生們早已犯過這種毛病，因為好像先生們也曾經反對過舊思想，神鬼，孔教，軍閥主義，復辟主義，古典文學，及婦人守節等等，爲什麼現在我們反對基督教，先生們却翻轉面孔來說：這是「日後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

先生們現在果主張基督教，神鬼，孔教，軍閥主義，復辟主義，古典文學，及婦人守節等等思想，都有不許人反對之自由嗎？若是反對他，都是「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

第一步』嗎？都是『對於個人思想自由的壓迫的起頭』嗎？先生們反對我們非基督教的思想自由，算不算是『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算不算是『對於個人思想自由的壓迫的起頭』呢？先生又說我們是多數強者壓迫少數弱者，原來合乎真理與否，很難拿強弱多少數為標準，即以此為標準，先生們五人固然是少數弱者，但先生們所擁護的基督教及他的後盾，是不是多數強者？這篇帳，恐怕先生們還未算清。

因此我現在仍然要勸告先生們——我平生最敬愛的朋友：快來幫助我們少數弱者，勿向他們多數強者獻媚！

弟陳獨秀白。 四月二十一日。

大家看了，一定覺得『豁然開朗』，兩篇文字的字句完全是一個樣，不過一個次序顛倒，失了他們自然的聯絡，一個是接着他們的關係，保持他們

自然的聯絡，而一則爲一篇很爽利，很深刻，很脆擊的文字，一則簡直不能成文，可見「聯絡」是極關重要的了。

文字有了統一和聯絡的構造，好像一個人全身脈絡自頂至踵四肢百體都是息息相通，肌理膚腠都有自然的部次，可以算得有系統的文字了。若要研究某一篇文字是否有系統，要先把他的觀察點尋出，再把他每段的意思，抽繹出來，做爲提要。然後看他：

(1) 每段是否不違背他的觀察點？

(2) 每段是否不違背自然的啣接？

以上兩個問題，若果都能完全解答，——不違背觀察點，不違背自然的啣接，——我們對於這篇文章的精神，便完全了解，這就是科學上分析和綜合的

方法。有時簡直可以把他的內容和組織列出表來，格外清楚。

第六章 文字的精神

以上所說的文字美質——漂亮、動力、譬喻——還是屬於形式的；若果僅有形式，而無精神以爲之主宰，仍然同一個沒有生氣、患貧血病的有機體一樣。所以要：（1）豐富的情感；（2）民衆的立場；（3）深刻的觀察；（4）氣勢的着重。

第一節 豐富的情感

文字，我們曉得，是發表情感，傳達思想，記述事實的一種工具；若以文學的眼光說來，情感更是唯一的要素。我們看古今中外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那個不是帶有豐富的情感的？就是我們平常寫一封信，敘一個故事，

也要有情感做他的第一生命。詩經所以稱爲中國第一部最古的文學書，也就是這個緣故。譬如關雎上說：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你看！他思想他的情人至於「寤寐求之」，「寤寐思服」，甚至於「輾轉反側」，這不是我們中國第一篇愛情的詩麼？又如魏風伐檀篇說：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坎坎伐輅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這算是平民不堪貴族和資本家安坐而食剝奪搶掠的呼聲。至於碩鼠篇說得更利害了：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這一種反抗的態度，何等強硬！簡直把資本家和貴族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住着老百姓的，還不說老百姓好——莫我肯顧，莫我肯德，莫我肯勞——的罪惡，罵得『狗血噴頭』！這是何等的情感！

第二節 民衆的立場

立場就是立腳點。我們說話做文，都要認清楚我們的立腳點，若是立腳點一錯，說話做文也必定處處荒謬。譬如現在，我們要寫家信，報告奉直戰爭的情形，原來不必參加批評，據事直陳，不過字裏行間，總可尋出寫信人對於奉直戰爭和孫中山連奉攻直的意見。我們無論如何小心，總是不知不覺便流露出來的。所以我們的立腳點要緊。那末，就以奉直戰爭，孫中山連奉的問題而論，我們的立腳點究應在什麼地方呢？依我看來，站在奉天方面說話，固然不對，站在直隸方面說話也不對，就是站在孫中山方面說話也未見其可。因為直勝不能有利於人民，奉勝更不能有利於人民，就是孫中山會師武漢，也不見得真正就能有利於人民。我們對於他們的行動，簡直要拿平等的眼光去看，自己要站在民衆的地位。那一種舉動，誠然有利於大多數人民，便贊成他；那一種舉動，違背大多數人民，主持正義的

心理，便反對他。不但對於奉直，不爲左右袒，就是對於孫中山號稱護法救國的，也不必爲他的名義所震而故爲寬假。我們事事站在民衆的場所，說出話來，做出文來，當然光明正大，不像那^只知有黨派，不知有正義，埋沒了良心的人，所做的文字了！

第三節 深刻的觀察

我們有了豐富的情感，定了民衆的立場，仍然可以做出很危險的文字。爲什麼呢？因爲感情太盛，易于失之偏，就是站在民衆的地位，也不見得就能沒有錯誤。要免去這兩種毛病，一定要有『深刻的觀察』。要想有深刻的觀察，必須有經驗，有研究，有澈底的了解，有精密的分析，把這幾樣合在一塊，然後才能有深刻的觀察。有了這種觀察，然後立在民衆的地位，帶着他那豐富的情感，便成了很好的文字。現在隨便引兩段儒林外史和太

史公書來就可以看見這種深刻的觀察的精神了。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勤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貨殖列傳序。

如一個「善者因之，」和「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勤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息，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這種觀察力，簡直深入人心和社會的裏面，把他的隱

秘訣將出來，表暴于世。是何等的深刻！又如：

……何美之渾家說道：「范家老奶奶，我們自小看見他的，是個和氣不過的老人。家只有他媳婦兒，是莊南頭胡屠戶的女兒，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的黃頭髮；那時在這裏住，鞋也沒有一雙，夏天鞭着個蒲窩子，歪腿爛脚的，而今弄兩件尸皮子穿起來，聽見說做了夫人，好不體面；你說那裏看人去！」——儒林外史。

像胡屠戶這樣的女兒，就在上海一處也不知道有多少，不過他們都穿上「兩件尸皮子」，我們便只看見他們「體面」！這是何等深刻的觀察！又如：

嚴監生臨死之時，伸着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訕亂着問，有說爲兩個人的，有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爲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

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莖，衆人看戲。

盞生時，點一點頭，把手放下，登時就沒了氣。

作者在這一點小事上，描寫出「守財虜」慳吝的心理，這是何等的深刻！古人說「觀人必於其微」，就是這個道理。我們無論對於什麼事，却要在人不經意的地方或極小的地方留心，往往可以發見很有關係很爲重要的問題。

第四節 氣勢的着重

中國文家往往把「氣」字這個字看得極重。侯朝宗說：「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杜甫說：「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形容文字的氣勢最好。韓愈也說：「氣盛而言之，高下皆宜。」——是其把氣看做文字的主腦，不過「氣勢」以我看來，要分兩種：

(一)形式的氣勢 這話怎講呢？就是響亮，熨貼，再加以整齊。不過文字徒徒地講求字句的響亮，熨貼，和整齊，必定失却本來面目。如韓愈的應科目時與人書上說：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闕隔也；然其窮溷不能自致乎水，爲攢獮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

說得雖是氣勢蓬勃，而一種搖尾乞憐之狀，令人作嘔，這種氣勢不足貴。又如孟子說：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韓愈說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菽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菽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說得雖是滔滔不絕，但是那一種強詞奪理的神氣，文氣的好處因此全行埋沒——這也是不足貴的。

(2) 意義的充滿和正大。孟子說：「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我們從他這一段

話，可以悟出文字的氣勢：

第一，要修養，對於一種事理，要有正大光明的態度，要主張正義，所謂「理直氣壯」，說出話來，自然是強有力的。

第二，是要有甚深甚久的研究，對於一種事理或一個問題，要有深刻的觀察，豐富的情感，再加以有系統的組織，自然就可以像侯朝宗說的「泰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和「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那樣的奇觀。如史記項羽本紀說：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

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賜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

你看他把項王那一種光明正大的態度，和樊噲那一種「目眦盡裂」的樣子，寫得如生龍活虎一般，是何等的氣勢！又如水滸上說：

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嚇得杜遷、宋高、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

哥執鞭隨鎧，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頭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若欲相逼，甯死而已。弟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冲說道：『我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中狹隘，嫉賢妬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厮，非林冲要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胆氣，焉敢拒敵官軍，他日剪除君側元兇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

這一段言語，寫林冲慷慨激昂，五步流血的神氣，好像空中打下炸雷似的，這種氣概，簡直和史公的項羽本紀描寫項羽斬宋義一段，同一精彩。

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併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而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

由此可知氣勢不徒在形勢之整齊，也不徒在響亮與熨貼，實在賴有「熱烈的情感，深刻的觀察」能把社會的背景，人心的虛僞，世情的冷暖，抉發出來，自然有那「羣山萬壑赴荆門」的勢子。——是在青年學者心領神會，在文字跡象之表，做那誠中形外，篤實光輝的工夫罷了！

第七章 文字的構造

我們要做文，先要曉得文字的構造。曾國藩說：

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

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致劉孟容書

又說：

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

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

覆許仙屏書。

由此可以曉得無論古文今文，文體語體，沒有不是「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的。現在且把他分做：(1)字的構造，(2)句的構造，(3)段的構造，(4)篇的構造，(5)「結論」。

第一節 字的構造

我們現在所說的字不只是一個一個獨立的一方塊兒的記號，是包括字羣在內的。因為中國的字，是獨體的，單一的，然而構造意義的時候，却大半是合體的複雜的。譬如「天」哪，「地」哪，「人」哪，等等，皆是獨體的，單一的；但是「天子」呀，「地球」呀，「人類」呀，「總統」呀，「革命」呀，「強盜」呀，便是合體的，複雜的了。若是把他們分開，便失了他們合作的意義。所以我所說的「字」是包括獨體的單一的和合體的複雜的字的。

(一) 字的選擇

我們的語言文字，以時間說呢，有五千年的歷史；以空間說呢，有二十一行省的地方，當然異常的複雜；若不慎事選擇辨別，一定不能做出適當的文字；所以要學那天演論家「擇短留良」的手段，用一番取舍的工夫，文字才可以達到文字構造的第一步。

字的選擇分爲(1)有用的字,(2)慎用的字,(3)避免的字。

(1)有用的字

有用的字,是對着無用的字而言。什麼是有用的字呢?

(a)著作家用的

我們做文必須十分明瞭我們所用的語言的意義;要十分明瞭所用的語言的意思,必須求之於說文,字書。但是我們爲時間經濟起見,有時不查字書,說文,儘在從前有名著作家的名著裏面可以得着許多相當的語言一字或詞。這些字或詞都是他們(有名作家)幾經試驗,錘鍊過的,我們拿來用了,最足以增長我們文字的精神。

(b)國民通行的

有名著作家用過的錘鍊過的,固然是優美的了,熟練的了,但未必都

能爲一般人民的文字所採用，所以要國民中多數通行的語言文字。所謂國民多數通行的語言文字，也就是國民文學所採用或所鑄造出來的語言文字。

(c) 現代用的

有了有名的著作家所錘鍊的語言文字，又有國民文學所鑄造的語言文字，似乎可以够用了；其實不然。有名的著作家，固然是給我們許多很優美很有藝術的語言文字，但是在我們通常的文字裏，不見得處處皆適用；就是國民文學所給我們的通行語言，也未必就沒有遺憾。因爲國民通行的，不見得就是現代的；有名著作家錘鍊的，也不見得就是現代普通生活的文字所需要的。所以還要以現代通行的字爲限。

(2) 慎用的字

從前做文，最忌用俗語，所謂「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現在我們生在平民文學思潮洶湧的時代，俗語當然不能排斥，而世界學術日新月異，徒恃本國文字，絕不能包羅萬有，勢亦不能不開放文禁，以容納外國文字之輸入；不過我們要慎重去用他。

用俗語應注意下列條件：

(1) 寫一般平民生活，以肖其爲人如：

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罷了，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爺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儒林外史

差人道：「先生你一個『子曰行』的人，怎樣這樣沒主意！自古『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只要破些銀子，把這枕箱買了回來，這事便罷了！」又道：「……他……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這事才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來報信，我也只願得無事，」

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才好，你先生請上裁。」——儒
林外史。

差人惱了道：「這個正合着古語『瞞天討價就地還錢』我說二三百銀子，你就說二三十兩，戴着斗笠親嘴，羞着一帽子！怪不得人說你們『詩云子曰』的人難講話！——這樣看來，你好像「老鼠尾巴上害癩子，出膿也不多！倒是我多事，不該來惹這「婆子口舌」！——前書。

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水滸

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水滸

你們都說的是「隔壁帳。」——儒林外史

死知府不如一個活老賊。——儒林外史

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一貴人多忘事，」那裏還記得我們？」——

紅樓。

啞們「肱膊拆了，往袖子裏藏。」——紅樓。

(2) 家人父子自道其性情，如：

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髮還是我。——鄭板橋家書。

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前書。

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

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3) 講學時往往拿習慣的話頭來做偈子，片言隻字，可以傳出道妙：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王陽明與王

純甫書

東郭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明儒學

案

「撐起兩根窮骨頭，養和一團春意思」——會國藩語

「白手起家，勿在他人腳跟下湊泊」——明儒學案

他如佛家所謂「佛道是狗矢撮」莊子所謂「道在溲溺」皆是此種用法。

以上的俗語雖說是很有用，但若不加慎重，濫用起來，很足以減少文字的價值。

用外國語應注意下列各事：

(a) 必須外國的語言，中文沒有適當的字可以替代他的時候，以用原字音譯為

宜如佛典所謂『多陀阿伽陀』(如來)『釋迦牟尼』(本起經翻『釋迦』爲『能仁』)本行經譯『牟尼』爲『寂默』)『修多羅』又如章行嚴主張把 Logos 直譯爲邏輯,也是這個意思。

(b)外國人民地名應用原音譯成國文,如摩訶,迦葉,阿難,拿破崙,華盛頓,李甯,天竺,歐羅巴,俄羅斯,等皆是。

(3) 避免的字

上邊所說的字或詞第一是完全有用的,第二雖有用却有限制的,後面所說的是無用的字,應避免的。

(a) 粗鄙的字。如金瓶梅九尾龜和其他類似此等書中描寫純獸性生活,爛污不堪,野蠻太甚的字眼,不可引用。

(b) 死字。古人所用的字,到了現在,有許多都失了他們的生命,就

是死字，廢去不用了；如古人叫：

兩歲的馬做「駒」

三歲的馬做「騃」

黃白雜毛的馬做「駮」

白色黑鬣尾的馬做「駱」

赤身黑鬣尾的馬做「駟」

青驪文的馬做「駢」

蒼黑雜毛的馬做「駢」

黃身黑鬣的馬做「駢」

七尺高的馬做「駢」

八尺高的馬做「龍」——參看許氏說文

現在除了馬駒的「駒」字還照常使用，其餘的都廢掉了。不過於馬字上面加上一些形容詞去做那「騑」「駘」等字的區別，却是作者讀者都便當多了。又如古人叫：

兩歲的牛做「犢」

三歲的牛做「犖」

四歲的牛做「牯」

純色的牛做「犍」

雜色的牛做「犛」

白色的牛做「犗」

黃白色的牛做「犝」

小牛做「犍」——參看許氏說文。

現在除了牛犢的「犢」字還照常使用，其餘的字都廢去了。也只用些形詞在前面做他們的差德，如「黃牛」、「水牛」、「老牛」、「花牛」之類。又如古人之於人身代名詞，單稱的：

第一身有：「言」、「叩」、「朕」、「余」、「予」、「吾」、「我」等字；

第二身有：「爾」、「汝」、「你」等字；

第三身有：「他」、「其」、「伊」、「他」。

至於三身的複稱則有：

第一身——「余等」、「予輩」、「吾曹」、「吾儕」、「我等」、「我輩」、「我們」等等。

第二身——「爾曹」、「爾輩」、「汝曹」、「汝輩」、「你們」等等。

第三身——「彼輩」、「伊等」、「他們」等等。

若在白話文中，單稱的：

第一身只有一個「我」字；

第二身只有一個「你」字；

第三身只有一個「他」字。

複稱的呢？

第一身只有「我們」兩個字；

第二身只有「你們」兩個字；

第三身只有「他們」兩個字。——參看湖適文存。

這是何等的簡便！就是在文言中，如「印」、「言」、「朕」等，也久已變成死字了。

(c) 專門術語。做文的人有一種習慣。他專攻的是那一科，做出文

字來，便不知不覺地，用上許多的他所專攻的科學的術語講哲學的，開口便是什麼「唯心」、「唯物」、「一元」、「二元」或「多元」講神學的，開口便是「一神」、「多神」、「有神」、「無神」講科學的，開口便是「原子」、「電子」、「以太」、「歸納」、「化分」和「現象」等等。若是他的文字在說明他各所專攻的科學，自然是應該的；若是普通應用的文字，便不能像這樣了。因為他的目的是給一般人看的，讀的，所用的字，越淺顯越好，越普通越好。反過來說，越帶着專門性質，越減少他的效力。

(二) 字的意義

字是表示思想，傳達情感的工具的最小的單一體，要思想表示的清楚，感情傳達的深厚，必須明瞭字的意義。告訴我們字義的有字典、辭典、說文、爾雅等書。但是他們僅僅告訴我們某字是怎樣講，怎樣構造成功的，並

不告訴我們怎樣的用法。而且我們若是字字去查字典，翻說文，對證爾雅，好却極好，不過太麻煩了。況古今的字義，有許多的變遷，順着孳乳，多因應時代需要的趨勢，有的古時是這個意思，現在不是這個意思了；有的古時這個字只有一個意思，現在却引伸出來許多意義了。所以專恃說文字典，也是靠不住。最好的方法是多讀文學的作品，聽名人的講演，看他們對於字的用法，然後參以說文字典，便可運用自如，不致發生錯誤，或不自然的文字的構造了。

(一)多義的字

人類的思想日有進步，生活日益複雜，文字也要隨着進步，隨着複雜；譬如這個「辟」字，本來做「法」字解。說文說：「辟，法也。」引伸之爲「罪」，又引伸之爲「辟除」，如周禮的闍人爲之「辟」，孟子的行「辟」人，「辟」

寒，「辟」惡之類是也。又引伸爲「一邊之義」，如左傳說，闕西「辟」是也。或又借爲「僻」字，或借爲「避」字，或借爲「譬」字，或借爲「關」字，或借爲「壁」字，或借爲「嬖」字，現在復辟的「辟」字，又借爲君主的意思。照此說來，文字豈不是發生大困難了麼？這却不難，只要留心研究上下的關係，便可「迎刃而解」如：

(1)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孟子。

(2)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同上。

(3) 不利傳辟者之辭——荀子。

(4)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孟子。

(5) 辟也者，舉也物而以名之也——墨子。

(6) 愚於著論之先，請以一言告讀者曰，「愚非能贊成復辟者也」——章士釗。

復辟平議。

上邊所舉的幾個「辟」字各有不同的意義。但是我們看了「舉也物而以明之」的「辟」字，絕不會把他當做「復辟」的「辟」字解；看了「辟紂」的「辟」字，絕不會當做「欲辟土地」的「辟」字解。這就是有上下文限制他們的意義，讀者可以尋索而得的。還有一段文字，或一句文字裏用字同而義異的如：

山經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揚子。

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近諸？」

揚子吾子。

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非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

荀子修身篇。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荀子非十二子篇。

上邊的「戶」、「姦」、「詐」、「是」、「非」和「疑」字，「信」字，都是一字多義的例子。此種用法，前人叫做虛字實用，實字虛用。曾國藩說：

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與「雨」實字也；下「風」與「雨」則

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與「食」實字也；下「衣」與「食」則當作

蕙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日。上「朝」與「夕」實字也；下「朝」與「夕」則當作祭字

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闈。無人闈焉者，上「門」與「闈」實字也；下「門」

「闈」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

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追

也，虛字也；然因其義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籬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

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從。

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

曾氏拿動詞當虛字，拿名詞當實字，不能謂之犁然有當，已經馬建忠氏及近時學者辨之甚詳，不過我們因此可以曉得一字而兼多義實是自然的趨勢。但是上所舉例，皆係文言，白話文中，此種情形，却比較少了。爲什麼緣故呢？文言中的單字，在白話文中往往變成雙字，如「道」字：在文言裏面，「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這一個「道」字；「道聽而塗說」也是這一個「道」字；「道之以德」也是這一個「道」字。若在白話則不然：第一個道字爲「道理」，第二個道字爲「道路」，第三個道字爲「指導」或「引導」。因此，一字多義的困難，在白話文中，要減却不少。

(2) 同義的字

有許多字，看來好像同意，用去却有輕重。如「攻」、「擊」、「刺」、「打」、「殺」、「攻擊」、「打殺」、「刺殺」等等；又如「仇視」、「痛恨」、「嫌惡」、「憎惡」、「厭棄」；又如「恩」、「德」、「惠」、「賜」、「恩惠」、「恩情」、「恩德」、「恩典」等等；又如爾雅說「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是「初哉……權輿」等字，都和「始」字同義，又說「叩，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是「叩……言」等字，皆與「我」同義。但徵之古籍，各有各的特性和歷史，不可強同——這些字，要想用得恰當，也只有多讀名家的文學作品，多聽名人講演之一法。

(3) 對峙的字

對峙的字，是有反對的意義組在一塊的兩個字，如：

(1) 「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水滸。

(2) 上。下。左。右。使。了。一。回。——同上。

(3) 還。多。寡。有。幾。兩。選。金。和。幾。十。本。樣。本。送。與。先。生。——儒林外史。

(4) 那。丈。人。鄭。老。爹。見。女。婿。就。要。做。官，責。備。女。兒。不。知。好。歹。着。實。教。訓。了。一。頓。——同上。

(5) 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便。是。賞。罰。不。明。了。——同上。

(6) 那。禿。驢。在。那。里，早。早。出。來。決。個。勝。負。——水滸。

(7) 爲。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總。不。見。一。點。效。驗！

——紅樓。

(8) 媽，好。歹。快。來！——同上。

(9) 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紅樓。

(10)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孟子。

(11) 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史記。

(12) 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項羽本紀。

(13) 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荀子。

(14) 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荀子。

由上邊引來的句子，我們可以抽出三個公例：

(1) 事物的全部分內包括有兩種相反的分字或動作時，可用對峙的字，如(1) (2) (12) (13) (14) 各條。

(2) 一件事物裏面有兩種相反的可能性，但暫尙不能斷定其結果時，可用對峙之字，如(6) (8) (10) (11) 各條。

(3) 有時一件事物，雖明知偏重一端，爲欲足言者語氣起見，也用對峙的字，如
(3)(4)(5)各條。

(4) 泛稱和特稱的字

泛稱和特稱的字 *Specific and general words* 就是在意義上有限制和無限制 *Definiteness and infiniteness in meaning* 的字。這也有個區別：

(a) 泛稱和特稱，如「人」是泛稱，自神農、伏羲、黃帝以來，一直到世界末日的最末一個同類，各各獨立的個體；然而「神農、伏羲、黃帝」却是單指人類中的各一個特別的個體。

(b) 共名和別名。這一類的字，荀子說得很明白，他說：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

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荷子正名編

這是說以物爲大共名，則人物也，鳥獸物也，無論飛潛動植，與夫山河大地，莫不納之於共相——物——之中。譬如我們以鳳凰，杜鵑，鸚鵡，黃鸝，等等爲別相，則「鳥」爲共相矣；以豺狼，兇虎，熊羆，麒麟爲別相，則「獸」爲共相矣；以鯉，鯽，鱒，鱖爲別相，則魚爲共相矣；以黃黑白櫻等色種族爲別相，則人爲共相矣；以鳥獸魚人爲別相，則動物爲共相矣；以動植礦等爲別相，則物爲共相矣。——這是「推而共之」的大概；至於「推而別之」的方法，不過反其道而行之便得了。如以「物」爲共相，則動植礦爲別相；以「動物」爲共相，則鳥獸魚鼈，或水棲，陸棲，兩棲，和寄生物等等爲別相；以「鳥」爲共相，則鳳凰，杜鵑，鸚鵡，黃鸝等爲別相。如是相推別，「至於無別而後已。」

第一條所說的，是文法上的作用；第二條所說的是思想上——邏輯學

的作用，至爲重要。（參觀杜威的思想之派別）

(5) 疊字

中國的語言，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疊字。爲什麼要有疊字呢？就是「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的意思。遇到單字不足以形容感情，滿足意義的時候，便疊字以充實其語氣。如：

(1)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詩經。

(2) 桃之夭，灼灼其華——詩經。

(3)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同上。

(4) 呦呦鹿鳴，——同上。

(5) 皇皇者華——同上。

(6) 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左傳。

- (7) 商書灑灑，周書混混爾——揚子。
- (8) 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韓愈的原道。
- (9) 恐恐然惟懼人之不得爲善之利——韓愈的原毀。
- (10) 紛紛籍籍相亂——韓愈的讀荀子。
- (11) 麟之爲麟，昭昭也——韓愈的獲麟解。
- (12) 尋墜緒之茫茫——韓愈的進學解。
- (13) 豈可使跛者早褰拂吾耳，搔吾心——柳宗元的答韋立中論師道書。
- (14) 是故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同上。
- (15) 還到那裏瞧瞧他去——儒林外史。
- (16) 那江裏白頭浪，茫茫一片——同上。
- (17) 聚集衆苗子，男男女女飲酒作樂過年——同上。

(18)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論語。

把上邊的各例歸納起來，(1)(5)(6)(7)(11)(13)各條的疊字，是形容詞；(2)(8)(12)(14)各條的疊字是抽象的名詞 Abstract noun。(3)(4)(9)(10)(18)各條，是形容動詞；(17)條的是複稱名詞 Plural noun；(15)條的是動詞。這種疊字，白話文中尤其多，隨便翻開紅樓，在第二十四回一六一—一七兩頁上，便找着許多，如：「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啼啼哈哈的笑着進來，」「趑趑趑趑，潑潑撒撒的。」至於「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嫂嫂，」「叔叔，」「哥哥，」「弟弟，」「姊姊，」「妹妹，」不一而足。用這些字實比那些文字眼兒要天真爛漫的多。

第二節 句的構造

怎麼叫做句呢？馬建忠先生說：「凡有起詞，有語詞，而辭意已全者曰，

句。』又說：『所謂辭意已全者，卽或惟有起詞語詞，而語意已達者，抑或已有兩詞，而所需以達意，如轉詞，頓讀之屬，皆各備具之謂也。』以我看來，我們集合兩個以上的字去表明一個完全的思想的字羣，就叫做句。句的構造，應當分兩步研究：（1）關於思想上的分類；（2）關於修詞學上的分類。

（1）關於思想上的分類

這種句子大概分兩類：（A）平常的句子，僅包括着起詞語詞，已足表明一個簡單的思想；（B）聯合的句子，至少要包括兩個以上的獨立的子句，這種獨立的子句，各有他自己的起詞語詞，若照着修詞學說起來，他們簡直可以算得獨立的句子。

（A）平常的句子

平常的句子，有起詞，有語詞，有時附帶着他們的制限詞。這種制限詞，

或是少數的字，或是短句，或是子句，——馬氏文通叫做「頓」與「讀」——不能一定。若是制限詞是子句，這種子句自有他的起詞語詞，這種句子，便叫做「複雜的句子」；但是他的構造還是和平常的句子相同，不過一個簡單，一個繁複罷了。譬如說：

子悅。

天雨。

這是最簡單的句子，因為他們每句只有一個起詞，一個語詞。又如：

孔子行。

天將大雨。

稍微複雜一點；但是大家還很容易看得出他們是平常的句子。又如：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

牛布衣近日館於舍親卜宅——儒林外史。

三十年頭裏的焦太太爺眼裏有誰？——紅樓。

這等句子好像是複雜了，其實還是平常的句子，爲什麼呢？因爲「不嗜殺人」不過是起詞「者」字的制限詞，「之」字是「能」的受動詞，「近日」是「館」字的時間形容動詞，Adverb of time，「於舍親卜宅」是「館」字的補足語，「三十年頭裏的」是「焦太太爺」的制限詞，「眼裏」是「有誰」的空間形容動詞，Adverb of place 罷了。他們自己不是子句，自己沒有起詞語詞，依然是個平常的句子。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子爲我願之乎？——孟子。

那兩個美人笑容裏很帶着一點蕩意，好像他們若沒有擔任燭台的職務，真要跳下地來，大大的玩一回。——胡適的短篇小說。

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快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裏聽

你多時！」——水滸。

「曾西之所不爲，」一方面做「管仲」的制限詞，一方面他自己有起詞有語詞，成爲獨立的子句，「好像他們若沒有……真要跳下地來……」是「笑容裏很帶着一點蕩意」的制限詞；「說時遲，那時快」是「快舉起來，」「飛將來，」和「跳出」等動詞的形容動詞，「雷鳴也似一聲」是「喝道」的形容動詞，而「洒家……多時，」是「喝道」的子句，「那條禪杖……九霄雲外，」是制限「跳出一個胖大和尚」的子句，有時這樣的句子，爲使他簡單明瞭起見，可以極力減削；有時爲使他意義分外充滿起見，可以極力把他擴充，發揮，其形式雖與平常的句子有長短繁簡的

不同，他們構造的骨幹却是一樣。

(B) 聯合的句子

平常的句子只有一個起詞，一個語詞，這起詞語詞或有制限詞或沒有，是不能一定的。複雜的句子雖是他可以包括一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子句，但是他也只有一個起詞，和一個語詞是主要的，這個句子叫做主句，Principal clause，其餘的皆是附屬或服從他的，叫做從句 Subordinate clause。至於聯合的句子則不然了。一句裏面，至少包括兩個子句，這些子句，是勢均力敵，不相主從的。他們可合可分。合之則爲一句，分之則爲數句。合之則如聯邦，除以共同之意向爲統一的樞機外，各各還保他們的文法上的獨立。分之則儼然各自自成一「都會」。此類句子，約分四類：

(a) 排句而意無軒輕的

凡有數句，其字數略同，而句的意義和組織又相類的，叫做「排句」。

如：

(1) 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柳宗元答韋中立書。

(2) 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論語。

(3)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左傳桓公二年。

(4)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5)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

(6)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

(7) 一望的長松；

一望的圍牆；

一望的金鐘；

一望的朱漆殿宇——草兒日光紀遊。

(8) 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梁任公最近講演集。

(9) 那穿綠袍的，總司天下毛族，乃百獸之主，名百獸大仙；那穿紅袍的，總司天下禽族，乃百鳥之主，名百鳥大仙；那穿黑袍的，總司天下介族，乃百介之主，名百介大仙；那穿黃袍的，總司天下鱗族，乃百鱗之主，名百鱗大仙。——鏡花緣。

(10) 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

小旋風。——水滸。

(五)人類本來是動物不是神怪；『不完全』就是他的本色。——梁任公最近講
演集。

(b)排句而別淺深的

排句之中，其文法的組織，字的數目，都差不多，而意思或是由淺入深，由深入淺，或是一步緊一步，或是一步鬆一步，或是一步輕一步，或是一步重一步，或相比較，皆歸這一類。如：

(1)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荀子禮論篇

(2)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

(3)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大學

(4)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

(5)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

(6)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孟子

(7)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

(8) 單講蓬萊山有個薄命巖；巖上有個紅顏洞；洞內有位仙姑，總司天下名花，乃羣芳之主，名百花仙子，在此修行多年。——鏡花緣

(9) 什麼頃間，什麼八十多天，什麼八十多年，都不是時間上重大問題。——陳獨

秀答字農的D詩

(10)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荀子性

惡篇。

(11) 假如師父你管了一年菜園好，陞你做個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個浴主；又一年好，纔做監寺。——水滸。

(12) 耕者有餘粟而欲得布，搆之以就有餘布者以求交易，無如有餘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則有餘粟者困矣；有餘布者以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餘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則有餘布者又困矣；有餘羊者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則有餘羊者又困矣；有餘器者搆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則有餘器者亦困矣。——孫文的建國方略。

(c) 兩商的句子

兩商的句子是於一個問題或一種事理做一種揣測預擬之辭，或為兩端之言，或為相反之論。不過其中也有個區別：(1) 有的是偏於一端而

先以兩端之論以盡其利害然後從而取擇如

(1)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

2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

(3) 對你們說西南政府不好，你們要說我伍廷芳客氣，對你們說好，人家又要說我吹牛皮！——廣州紀遊伍廷芳博士演說。

(4)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歟？——孟子。

(5)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致行。——孟子。

(d) 反對的句子

一句之內，包含着兩個以上語意相反的句子，就叫做反對的句子。如：

(1) 這也沒甚稀奇，從前辦公司的，不是老官場便是老買辦，一釐新智識也沒有；如今年富力強的青年，或是對於所辦事業有專門學識的，或是受過相當教育，常識豐富的，漸漸插足到實業界。——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

(2) 弱者階級散開了，成爲逐個逐個的「我」，便是天下之至弱；弱者階級合攏來成爲一個「我們」，便是天下之至強。——同前集。

(3) 太史公曰：「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史記游俠列傳。

(4) 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正氣歌。

(5)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

(6)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僖

公十五年。

(2) 從修詞學上所見的句子分類

有種句子，一句之中，至少要停頓兩次，而於文法構造均無違背，叫做弛緩的句子 Loose Sentence。有種句子不到最後一字，則本句語意不得完全，這叫做嚴緊的句子 Periodical sentence。換句話說就是：弛緩的句子，一句之中，可以分成數讀，每至一讀或兩讀以上，皆可自成一句，並沒有分裂之虞；嚴緊的句子，必至終點，而後語氣乃完。弛緩的句子如下：

(1) 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爲衆矢之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麥霍之

心，長萑苻之志？——梁啓超致袁世凱書。

(2) 有時因爲貴族相爭；有時國王與紅衣主教爭；有時國王與西班牙人爭；有時無業游民橫行霸道，或強盜搶劫；有時耶穌教民與天主教民相鬪；有時餓狼成羣入市，城中人常時預備戒嚴；有時耶穌教民打架；有時同貴族相鬪；甚至同國王相抗擊的時候也有；却從來不敢同主教鬪。——君朔譯的懷隱記。

(3)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折折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孟子。

(4)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

(5) 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之戰——成公十三年。

(6) 故女日必坐牀頭讀其假造之軍中新聞，手持普魯士地圖，筆畫我軍進取之

道：巴遜大將軍趨柏林也，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麥馬洪大將軍佔領巴羅的海上

諸省也。——短篇小說柏林之圍。

看了以上六個例子(1)(6)兩條是弛緩的句子。爲什麼呢？因爲第

(1)句可以至「爲衆矢之鵠」而止，或至「舍盤石之安就虎尾之危」而止，第(6)條可以至「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而止，與文法和構造均不違背，所以叫他做「弛緩的句子」。其餘各句，不到一定字句，則其意義不完，與文法構造均不適合，所以叫做「嚴緊的句子」。又叫「完成的句子」。

以上所說的兩類句子——從思想上分的；一從修詞學上分的——用

的時候應當注意的是：

(1) 我們接着我們的思想和事實的性質，順着自然的要求，應該用那一類的句子，使用那一類的句子。

(2) 平列的句子——排句——很足以振作文氣，然往往句法流于單調，又足以減少文字的興趣。

(3) 弛緩的文句，不可輕用，輕用則足以使文陷于論理的誤謬如梁任公上袁世凱書說：

『今也水旱頻仍，殃災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修，盜賊未息，刑罰失中，稅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騰……』

裏面所謂『天心示警，亦已昭然』和『祁寒暑雨』都不合論理，不過爲舒暢文氣之用而已。

第三節 段的構造

我們曉得一個句子是集合兩個以上的字，有起詞，有語詞，以表明一個完全思想的。假使我們要把這一句主要的思想 (Central Thought) 反覆說明，把凡關於他的事實和附屬的思想，湊合起來，成了兩句以上的句羣，便是段的組織。這種組織，也是自然的區分 Natural Divisions，在作文法上是與句的區分，一樣重要。段的組織應注意以下各事。

(一) 中心思想。有了中心思想，然後文字意義，才有所附麗。不過這種中心思想，有特別表明的；有暗藏在每段的意義裏面的，要在讀者作一番提要鉤元的工夫，始尋得出來的；如：

(1) 百愁門初創時，凡有十客，吾之外，有兩巴布，來自阿那古里，財盡而去，一為老馮之姪，一為商媪，頗有所蓄，一為英人，其名則余忘之矣。此人吸煙無算，而未付一錢。

人言此君在加爾各達作律師時，曾救老馮之命。老馮感恩，不受其值云。一人來自馬德拉，與余爲同鄉。一爲半級婦人，餘二人來自北方，非波斯人，即阿富汗人耳。此十人者，今惟五人存，皆日自來此。其兩巴布今不知所終。商媼入此門六月而死，人言老馮藏其首飾及鼻上金環，不知確否。其英人既吸烟，復縱酒，久絕跡矣。——胡適譯短篇

小說百愁門

(2)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肢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

(3)這裏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的事，管你甚麼相干！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勸一勸你著大爺！」嚇的滿室中的子弟都怔怔的癡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審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卻打了賈藍。賈齒的座上。這賈藍、賈齒亦係榮府的近派重孫。這賈齒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道賈齒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洵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盞打了粉碎，澱了一書黑水。賈齒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攪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打那人。賈藍是

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搵了來。終是身小力薄，搵到半道，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了下來。只聽豁唧一響，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裏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一下，亂嚷道：『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厮：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道：『小婦養的！動了兵氣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的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信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唱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紅樓。

(4) 王后前走兩步，巴金汗跪在地下，拿了袍腳來親。王后說道：『爵爺，你曉得不

是我叫你來的。』公爵道：『我曉得我若是相信石頭會鎔化，雪會生熱，我豈不成了個獸子？但是有了愛情的人，也望能感別人人生愛情。我今番來了，見着你，也不算白來了。』王后答道：『你可曉得我爲什麼見你？我看你心裏狂亂的可憐；我看你住在這裏，時刻有性命之憂，也與我的名譽有礙，故此，我見你，告訴你：樣樣事體，都是叫我們分，不叫我們合。不獨是一片大海分隔我們，兩國的王上不對分隔我們，就是大婚的誓語也分隔我們。萬萬做不到的事體，你還是要做，也是枉然。我今日見你，就是要告訴你：我們從此再不能見面了。』巴金汗答道：『請你只管說你極甜的聲音，把你的極苦的話，調和了好些。你說誓語是不可犯的；我且問你：上帝造就的兩個心，要同在一塊的，把來分開了，難道這是可犯的麼？』——俠隱記卷一。

以上四段文字，(1)(2)兩段是把中心思想明白揭示出來的；(3)(4)兩段是沒把中心思想明白揭示，而隱約流露於字裏行間，要在讀者心領

神會的。

(二)統一。有了中心思想，或是把他做成簡明的句子，安放在本段中適當的地方，或是含在文字的意義裏面，然後本段各句的意義，都要以這個中心思想爲依皈。我們可以拿孔丘的一句話做比方，「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中心思想，譬如北辰，其他各句，譬如衆星。例如：

翠環道：「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過往客人，見的很多，也常有題詩在牆上的。我最喜歡聽他們講給我聽，聽來聽去，大約不過這個意思：體面些的人，無非說自己才氣怎麼大，天下人都不認識他；次一等的人呢，就無非說那個姐兒長的怎麼好，同他怎麼樣的恩愛。那老爺們的才氣大不大呢？我們是不會知道的；只是過來過去的人，怎樣都是些大才？爲啥想一個沒有才的看看，都看着不着呢？我說一句傻話：既是沒才的這們少，俗話說的好，「物以稀爲貴」，豈不是沒才的到成了寶貝了嗎？這且不去管

他那些說姐兒們長得好的，却無非是我們眼前幾個人，有的連鼻子眼睛還沒有長的周全呢！他們不是比他西施，就是比他王嬙；不是說他沈魚落雁，就是說他閉月羞花。王嬙俺不知道他老是誰，有人說，就是昭君娘娘。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難道都是這種乏樣子嗎？一定靠不住了。至於說姐兒怎樣跟他好，恩情怎樣重，我有一回發了傻性子，去問了問那個姐兒，說他住了一夜，就麻煩了一夜。天明問他討個兩數銀子的體己，他就抹下臉來，直着脖子梗亂嚷說，「我正帳昨天晚上就開發了，還要什麼體己錢！」那姐兒再三央告着說，「正帳的錢呢，店裏夥計扣一分，掌櫃的又扣一分，贖下的全是領家的媽拏去，一個錢也放不出來。俺們的臙脂花粉跟身上穿的小衣裳，都是自己錢買。光聽曲子的老爺們，不能問他要；只有這留住的老爺們，可以討兩個伺候辛苦錢。」再三央告着，他給了二百錢一個小串子，望地下一摔，還要撇着嘴說，「你們這些強盜婊子，真不是東西！混帳忘八旦！」你想有恩情沒有！因此

我想做詩這件事，是很沒有意思的，不過這些謠言罷了。你老的詩，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老殘遊記。

「你老的詩，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

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你老的詩，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全段都是說「做詩這件事，是很沒有意思的，不過造謠言罷了。」却句句都是反映那中心思想，「你老的詩，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俗語所謂「萬變不離其宗。」

(三) 聯絡。每段文字，處處傾向中心思想，固然是好了；但是還不能算盡了構造的能事。必須使第一句與第二句有密切的關係，自然的聯鎖；第二句又與第三句有密切的關係，自然的聯鎖。如是相接，有如鍊索，又如四肢百體各有其不可分離之關係，譬如前面所引的那段老殘遊記的話兒，你看他那一句是可以分離的，那一句是可以顛之倒之的，又如：

方其戰爭之際，敵震肉飛，血濕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禱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嗽瑤，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舉；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衆之驩欣。人心之喜感，夫豈不以境哉！

——會國藩湖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方其……」一句，緊接「及夫……」一句，繼用「時乎……時乎……」一個排句作推論；然後用「人心……」一句作結，作者爲此文，固辛苦獨造，而讀者視此，幾若天成，便是聯絡的效力。

第四節 篇的構造

篇的構造，和段的構造差不多；不過段的分子是句，篇的分子是段罷了。照常理說，必須兩段以上才可成篇；猶之乎兩句以上才可成句，是一樣

的。我們要知道篇是如何構造，只要把段的構造明白了，就得了。所以他的構造方法，最重要的，也不外乎：

(一)中心思想。根據前邊——第二章——所說的選題，確定觀點，取材，等等方法，把中心思想，抽繹出來，做成幾句主要句子，或一段重要的話兒，做個立論的標準，這種中心思想，就是古人所說的命意，東坡在儋耳時嘗教人以作文之法道：

儋耳雖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所謂

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不可徒得也，必得一物以攝之，然

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

也。——見學海類編東坡文談錄。

東坡之所謂「意」就是我所說的「中心思想」。我現在且拿蔡元培的

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做個例

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偽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作過清朝人叫做『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的紀載。莊子的天下編，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

現在治過『漢學』的人雖還不少，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

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一到先生手裏，就比較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纔滿一年。此一年的短時期中，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可算是心靈手敏了。我曾細細讀了一遍，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

第一是證明的方法。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原；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便不能發現他有無矛盾的議論。適之先生在這大綱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並且為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是無可疑的。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編成系統，不是窮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不是中國

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更，所以截斷乘流，從老子孔子講起，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漢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諸子；近人替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這都是鬧意氣罷了！適之先生此編，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古人記學術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說過了。適之先生此編，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跡，便是從老子到韓非，古人畫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經排比時代，比較論旨，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

以上四種特長，是較大的；其他較小的長處，讀的人自能領會，我不必贅說了。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這篇文章的頭一段『我們今日……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便把全篇的中心思想說出。再把這一段的意思歸納起來，便是：

第一，用『漢學』的工夫去搜集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材料；第二，是採取西洋人的哲學史的方法，來構成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形式。

(二)統一。下邊各段只是反覆說明這一段的意思，沒有一段或一句是越出這個中心思想的範圍的。譬如：

第一段：說明中心思想（如前）

第二段：說明胡適的『漢學』和西洋哲學史的研究。

第三段：說明胡適有此研究，所以能在北京大學，於極短時期，成此名著。

第四段：說明他這部書的第一種特長。

第五段：說明他的第二種特長。

第六段：說明他的第三種特長。

第七段：說明他的第四種特長。

以上這四種特長皆是他研究『漢學』和西洋人的哲學史的結果。

第八段：說明期望他由斯道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三) 聯絡。看了上面各段分析的說明，自然可以會尋出他的形式

上和意義上的聯絡，他這篇文章的大略計畫是：

第一步，說明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必須兼通『漢學』和西洋哲學史。

第二步，說明胡適便是兼通『漢學』和西洋哲學史的人中的一個。

第三步，說明他所以能編這樣的哲學史。

第四步，說明他編哲學史的特長，也可以說，他的方法——四種。

第五步，說明作者對於胡適的希望。

我想作者未下筆之先，已經有了這種設計在心，或記錄在紙上，然後按着計畫，一步一步寫出，便是一篇極統一，極聯絡的有系統的文字。

第二編 文體

文字的體裁，自梁昭明的文選至近人涵芬樓古今文鈔，代有不同，而由簡入繁，由渾至畫，却是一個共同的趨向。實則至前清姚姬傳氏始把文字的體裁畫分清楚，湘鄉曾國藩著經史百家雜鈔，祖之，雖少有更易，而大體初不相遠，至於近時侯官吳曾祺氏做涵芬樓古今文鈔，文字的體裁，分類益詳。但以我們研究作文法的眼光看來：（一）他們對於古今文字的分類浩繁，不適於普通作文法的研究；（二）止分文體，不說明文體的功用和他組織的方法，也不適於普通作文法的研究。現在為便利中等學校的學生研究作文起見，僅把他分做四類如下：

(一) 敘述文

(二) 描寫文

(三) 疏解文

(四) 論辯文

第一章 敘述文

敘述文字的目的是敘述一種史實，傳說，或親見親聞的事實，或則敘述理想的事實。所以這種文字大約分兩類：(1) 歷史的敘述文；(2) 虛構的敘述文。歷史的敘述文所敘述的就是上面所說的一種史實，傳說或親聞的事實，虛構的敘述文所敘述的，就是理想的事實。

第一節 歷史的敘述文

歷史的敘述文分四類：(一)敘述歷史上的事蹟；(二)敘述得自傳說軼聞的事蹟；(三)敘述親見親聞或親歷的事實；(四)假借的事實。待我一舉例如下：

(一) 歷史事蹟的敘述文：

(1)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記孔子世家。

(2) 辛亥八月十九日，即陽歷十月初十日，民軍起義於武昌，擁黎元洪為都督，稱中華民國軍政府，以黃帝紀元宣布宗旨，申明賞罰，人民安堵。——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

(二) 傳說或軼聞的敘述文：

(1)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

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繼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從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鬪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史記管晏列傳。

(2) 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史記淮陰侯列傳。

(三) 親見親聞或親歷的事實的敘述文。

(1) 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無足採者。——史記遊俠列傳。

(2) 林文忠之再起也，伍崇曜以數萬金必欲毒之，不得，乃賄通其家人，以極毒之藥，研末入之蠟燭中。文忠閱公牘，每至四更，毒煙入於臟腑，遂不十日而斃卒。——文

廷式知過軒隨錄。

(3) 對於『今文學派』為猛烈的宣傳運動者，則新會梁啟超也。啟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千秋所以補益之者良厚……梁啟超清

代學術概論。

(4)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沈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太史公自序。

(四) 假借的事實的敘述文。

怎樣叫做假借的事實呢？社會上實有其事，不過以種種關係，不好逕直紀載，不得不借着小說、戲曲、詩歌，用着『假語村言』、『張冠李戴』之暗暗的把真事影射出來，如：

(1)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醫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跛、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者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呼號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

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隲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乎觀人風者得焉。——柳宗元捕蛇者說。

(2) 小婦年十二，辭家事翁姑。未知伉儷情，以哥呼阿夫。兩小各羞態，欲言先囁嚅。翁令處閨閣，織作新流蘇；姑令雜作苦，持刀入中廚。切肉不成塊，殞碗登盤盪；作羹不成味，酸辣無別殊；析薪纖手破，執熱十指枯。翁曰：『是幼小，教導當徐徐。』姑曰：『幼

不教，長大誰管拘？恃其桀傲性，將欺頑老嫗；恃其驕縱資，吾兒將伏蒲！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撻俱；五日無完衣，十日無完膚。吞聲向暗壁，啾唧微歎吁。姑云：『是詛呪！』執杖持刀鋸，『汝肉尙可切，顏肥未爲瘤！汝頭尙有髮，薨盡爲秋壺！與汝不同生，汝活吾命殞！』鳩盤老形貌，努目真兇屠！阿夫賂顧視，便噏『羞恥無！』阿翁賂勸慰，便噏『昏老奴！』隣舍賂探問，便噏『何與渠！』……豈無父母來，洗汨飾歡娛；豈無兄弟問，忍痛稱姑劬！疤痕掩破襟，禿髮云『病疏！』……鄭板橋集姑惡篇。

第二節 虛構的敘述文

虛構的事實敘述文有兩種：(1)敘述純出理想而事實上不可能的；(2)敘述一種雖屬於理想而有實現的可能性的。

(一)憑藉歷史中一件事實而虛構以發揮作者理想的敘述文，如列

子說：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口鼻，燻然肌色，肝壽，昏然五情爽惑，又有十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壽，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歎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棄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兪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人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癆；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瘡癢；乘空如履實，褻虛若處牀；雲霧不核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隕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得之矣。』

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君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遐，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其他如西游記和鏡花緣中的君子國，女兒國，歧舌國，等等小說，皆是假借歷史上一件人人都曉得的事實，而加之以想像的構造，去說明自己的理想的敘述文。

(二)不假借歷史的事實，全憑理想構成的敘述文，我現在拿托爾斯泰的國家一篇作代表：

有童子三人相聚而談。長曰，費知亞，生已十年矣；次曰，嘉舜，少費知亞一歲；又次者八歲，名曰，瑪沙，女子也。嘉舜曰：「吾輩俄羅斯人也，必不許普魯士人奪我輩之寸土片地。」費知亞曰：「然。凡此寸土片地，皆屬之於我輩，蓋此乃吾輩昔所侵奪者也。」瑪沙忽起而問之，曰：「爾等所稱吾輩，果何人耶？」費知亞曰：「爾尙稱也，此非孺子

所能知者所謂「吾輩」即吾國之祖國耳。」嘉舜申之曰：「人各有其國，或爲此國人，或爲彼國人，不相混也。」瑪沙曰：「然則余其爲何國人耶？」費知亞曰：「亦爲吾輩，皆俄羅斯人也。」瑪沙曰：「設余不欲爲俄羅斯人者，又將何如？」曰：「爾旣生於俄羅斯，則爲俄羅斯人，爾縱不願，亦欲何能？且人人皆有其君長……」語未已，嘉舜承之曰：「亦有其議院，……」旣而費知亞又繼前言曰：「且有軍旅以護之。惟人人當出租稅，以奉其上。」瑪沙問之曰：「胡以爲此者？」費知亞笑曰：「愚哉爾也！各人各愛其國耳。」曰：「余實不知何爲紛紛若是也！且吾輩遊戲時，輒以羣集爲樂，世人何獨不若此耶？」曰：「遊戲時固以羣集爲樂，惟天下事則不然。」曰：「余終不能明之。」嘉舜曰：「他日爾長則能明之矣。」瑪沙曰：「然則余終不欲長也。」

其他若柏拉圖的理想國，冰心女士的超人，朱執信先生的超兒，柳宗元的郭橐駝傳，雖皆出於理想，然均有實現的可能性。

第二章 敘述文的作法

敘述文，照着前面所說的分成兩類——（一）歷史的敘述文，（二）虛構的敘述文——現在他的作法，也要分作兩部分研究：（一）歷史敘述文的作法，（二）虛構敘述文的作法。

第一節 歷史敘述文的作法

歷史敘述文的作法，就是：

（一）真實的事實。無論他是來自近史或名著，或是得自傳說與軼聞，總要「信而有徵」，換一句話說，就是要「真實」。有人說，那些戲曲，小說，詩歌，說了多少社會，國家，的事情，把張三，李四，如何如何，寫得活靈活現，好像著者親眼看見似的，難道都是真的麼？要曉得張三，李四，不過是人類

社會中一個一個的分子的記號，書上所叙的張三，李四，不必實如其名，但是忠實的作者，他所叙述的事實，一定是真確的。葉紹鈞先生說：

『……然吾却亦自定宗旨，不作言體，不打誑語，雖不免裝點附會，而要有其本事，

庶合於街談巷議之倫……』

——顧頡剛《隔膜集》序。

所謂『不打誑語』，『要有其本事』，就是叙述文要忠實的定論。就像我所引的許多例子，也有詩歌，也有小說，也有古人傳記，沒有一處不是描寫社會的背景，人心的隱秘和政治的黑暗，絕不是各位作者憑空胡謔的。換句話說，歷史叙述文中所叙的張三，李四，可以是假的，而張三，李四的言論行爲，却不能不『有其本事』。譬如紅樓夢上所說的林黛玉，賈寶玉，薛寶釵，襲人，賈母，劉老老等等，實未嘗有其人，所謂大觀園，榮國府，甯國府，也未必有其地，但是他開卷便說：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

又說：

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又說：

……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跡，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亦只實錄其事，並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鈔寫出來，問世傳奇。

你看他一則曰『曾經過一番夢幻』，一曰『甄士隱』，一曰『閨閣中歷歷有

人；』再則曰，『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曰『賈雨村，』三則曰，『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又曰，『俱是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又曰『亦只實錄其事，』可見林賈等雖無其人，大觀園，榮甯二府雖無其地，然而其事確是真實的了。要真實的事實，必須有精確的觀察。

(二)精確的觀察。遇到一種事故，要想把他叙得真切，必須要先慎重的用一番精確的觀察，把他的真象——原因，現象，結果，和影響——一搜索出來；章士釗先生說：

欲得是說，最宜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劍蕪然，劍至終

層，將有見也。——甲寅雜誌政本。

章先生本是論研究時局政象的方法，其實敘述文的第一步工夫，也只是

把他的真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蘇子瞻說：

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譬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

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做用，且只作此意求之。

勿生愈念事跡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仿此——見與王郎書。

這就是老聃『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的意思。能『凝於神』能於一事只『作一意求之』，自然可以得着精確的觀察。

(二)筆記。我們對於一種事理欲有精確的觀察，固然要像蘇章二氏所說的要『剝至終層』和『只作一意求之』，但一樁事理，一個問題，一種科學，絕非盡能于一日兩日可以澈底了解的，所以必須把每天研究的心得記錄起來，以免遺忘而備參證。Robert Louis Stevenson 說他行路的時候，身上總帶着兩本書：一本是預備讀的，一本是預備寫的。他遇見什

麼引起他的注意的事物，便把他記在那本簿子上。所記的固然有許多極簡單，僅備遺忘，事後覺得一點價值都沒有的，然而若是須要他的時候，却是一字千金。中國的清代漢學家多遵用此術，以成偉著。如俞樾的羣經平議，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王引之的經傳釋詞，經義述聞，以及江永，戴震，顧亭林，孫詒讓諸學者莫不以日記爲畢生精力所萃，而亭林先生尤異常重視，他說：

恐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者，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

之。

——顧炎武 日知錄自序。

可見筆記的關係重大。初記的時候，不必要有次序，隨時記錄，詳略無定，少則一字兩字，一句兩句，多則數十百言，亦無不可。曾國藩一生的日記，哀然盈尺，他的事業，功名，道德，文章，都可於此中求之。胡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

時，所做藏暉室筆記，也是這種工夫。書中所記，頗足啓發青年，而他自己讀書做人的方法，也可「窺見一斑」。這是青年應當效法的——不但於研究真實的事理有益，也是練習敘述文的一個好法子。

(四)寫信。書信本不止是敘事的；然而敘事却是書信中很重要的部分。學校的學生，或是商店的青年，可以多找機會把他們的見聞或身親閱歷的事實寫信報告他們的爸爸，媽媽，或兄弟姊妹，或同學或朋友，到是練習敘述文的絕好方法。

(五)取舍。簡單的事物，敘起來很容易；遇着頭緒很複雜，歷史很長久的事體，若是不把材料審查一番，定一個取舍；重要的留着，無大關係的刪去，一定敘得麻煩討厭，茫無頭緒。所以有天才的作家常常敘一兩件瑣屑的事情，便可以代表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生活和情感；或代表一個人

的品格，性情，事業，學問，如太史公作管晏列傳，只叙幾條瑣事，而兩人的人格，功業，都可從其中看出。又如都德的最後一課，只叙述一個小孩子上學的事實，便把法國人對於德國的報仇雪恥的心理，描寫盡致。這便是經濟的手段。

(六)統一。叙述一種故事，所揀選的材料，不但要有關係，且要直接或間接與作者的目的一致的。古今來的歷史，好像一個雜貨鋪子，我們若是志在研究古今教育的變遷，把他叙述出來，便是教育史。裏面所用的材料，當然是直接或間接與教育方面有關係的；其餘的便不要了。若是志在研究社會學，把我們民族生活的變遷及為生活所起的運動叙述出，便是社會進化史。裏面所搜集的材料，當然是直接間接關於社會問題的。設如你是個文學家，把我們民族發表的思想和情感的文學的變遷叙述出來，

便是文學史，所搜集的材料，當然是直接間接關於文學思潮方面的。假使你敘述文學的變遷，忽然把關於社會學的材料，或教育學的材料，屬雜在裏面，便是違背統一的精神，便要失却本來對於這篇文字所希望的效力。我且拿胡適之做的吳敬梓傳做個例：

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劉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縣的吳敬梓。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他生於清康熙四十年，死於乾隆十九年（西歷一七〇一—一七五四）。他生在一個很闊的世家，家產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錢，不久就成了一個貧士。後來他貧的不堪，甚至於幾日不能得一飽。那時清庭開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趙國麟薦他應試，他不肯去。從此，「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後來死在揚州，年紀只有五十四歲。

他生平著作，有文木山房詩集七卷，文五卷，（據金和儒林外史跋）詩說七卷（同）；又儒林外史小說一部，（程晉芳吳敬梓傳作五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評本五十六卷，齊省堂本六十卷）據金和跋，他的詩文集和詩說都不會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傳世間，爲近世中國文學的一部傑作。

他的七卷詩，都失傳了。王又曾（穀原）丁辛老屋集裏會引他兩句詩：『如何父師訓，專備制舉材。』這兩句詩的口氣，見解，都和他的儒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晉芳拜書庭稿也引他兩句：『遙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烟委麴塵。』——可以想見他的詩文集裏定有許多很好的文字。只可惜那些著作都不傳了，我們只能用儒林外史來作他的傳的材料。

儒林外史這部書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見識高超，技術高明。這書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氣，批評明朝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

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是全書的宗旨。

書裏的馬二先生說：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這一段話句句是恭維舉業，其實句句是痛罵舉業。末卷表文所說「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這個道理。

國家天天掛着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

個給你官做」不給你官做，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方法。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提倡一種新社會心理，叫人知道畢業的醜態，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社會上養成了這種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給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養成這種社會心理。看他寫周進，范進，那樣熱中的可憐，看他寫嚴貢生，嚴監生，那樣貪吝的可鄙，看他寫馬純上那樣酸，匡超人那樣辣。又看他反過來寫一個做戲子的鮑文卿那樣可敬，一個武夫蕭雲仙那樣可愛。再看他寫杜少卿，莊紹光，虞博士諸人的學問，人格，那樣高出八股功名之外——這種見識，在二百年前，真是可驚可敬的了！

程晉芳做的吳敬梓傳裏說他生平最恨做時文的人；時文做得越好的人，他痛恨他們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罵八股文人，有幾處是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來指出。我

單舉兩處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寫范進的文章，周學臺看了三遍之後才曉得「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第四回寫范進死了母親，去尋湯知縣打秋風，湯知縣請他吃飯，用的是銀鑲杯箸，范舉人因為居喪不肯舉杯箸，湯知縣換了磁杯象牙箸來，他還不肯用。「湯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菜，却是不會備辦；後來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送在嘴裏，方才放心！」

這種絕好的文學技術，絕高的道德見解，豈是姚鼐方苞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最好的是寫湯知縣，范進，張靜齋三人的談話：

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

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

張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

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罈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把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搗死了。」湯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的典故，不由得不信！

這一段話寫兩個舉人和一個進士的「博雅」，寫時文大家的學問，真可令人絕倒。這又豈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這一篇短傳裏，我不能細評儒林外史全書了。

這一部大書，用一個做裁縫的荆元做結束。這個裁縫每日做工有餘下的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歡喜做詩。朋友問他道：「你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你做這貴行？何不同學校裏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

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裏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相與？我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這是真自由，真平等——這是我們安徽的一個大文豪吳敬梓想要造成的社會

心理——亞東本儒林外史

你看他全篇抱定了『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和『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這兩個主要思想——其實是一個主要的思想的兩方面——能在一部儒林外史取了那些適當的材料處處皆傾向這個主要思想，沒有一處是和他違背或衝突的。

(七) 聯絡。敘述文的聯絡，應注意：(1) 時間，(2) 空間。待我分別說來：
(1) 時間。敘述一件事，長久的，則以年或月或朝代爲時間的順序；短期的，則以日或時爲時間的順序；遇有不限定期，則以「初」「始」「繼」而「終則」等等表示時序，作時間的線索。我且舉幾個例子如下：

……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個『投名狀』來。」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

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沒人過。」王倫道：「與你三日限，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冲應承了。當夜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杖行李，小喽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吃些茶飯，帶了腰刀，提了袞刀，叫一個小嘍囉，領路下山，把船渡過去。

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從朝至暮，等了一日，並無一個孤單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已，和小喽囉再過渡來。回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今日並無一個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也難在這裏了。」林冲再不敢答應，心內自己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吃了，又歇了一夜。

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喽囉吃了早飯，拿了袞刀，又下山來。小喽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個過渡，來到林子裏等候，並不見一個客人過往。伏到午牌時候，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踪而過，林冲又不敢動手，看他過去。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個客人過。林冲對小喽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個孤單客人過往，如何是好？」小喽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當晚依舊渡回。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答應，只歇了一口氣。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

無，不必相見了，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內好悶，仰天長歎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時乖！」

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吃了，打拴那包裹攤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袞刀，又和小喽囉下山過渡，投東山路上來。林冲道：「我今日若還取不得『投名狀』，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兩個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候。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個人來。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朗朗，林冲提着袞刀，對小喽囉道：「眼見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別去尋個所在！」小校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個人來？」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個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袞刀桿擗了一下，轟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阿也！」撇了擔子轉身便走。林冲趕將去，那裏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來了三日，甫能等得一個人來，又吃他走了！」小校道：「雖然不

殺得人，這一擔財物，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小喽囉先把擔兒挑出林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個大漢來。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

……水滸。

上邊可以說一篇敘述林冲取「投名狀」，末了三段連用三個「次日」做他的聯絡。又如：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遷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乘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笠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遇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巽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

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咤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嘗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伴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蘇軾方山子傳

這篇文章第一段的『少時』、『稍壯』和『晚』是敘述方山子生平的聯絡的線索；第二段中的『少時』、『前十九年』和『今幾日耳』是詳述方山子生平豪俠之氣的線索；第三段中的『今』字也是推論方山子

的人品性格的線索，又如：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做重黎氏世序天官。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史記太史公自序

這一段文中，以「昔在顓頊，」「唐虞之際，」「至於夏商，」「其在周，」「當周宣王時，」和「惠襄之間，」等等做聯絡的線索。

敘述文的「時間」是最重要的問題。上邊所舉，皆是顯而易見的就。是不用那些表示時間的字，要其精神，也不能脫離時間的關係。

(2) 空間。這是拿事實發生或演成的地方做聯絡的線索的，如：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廡，答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薑姜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

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欲，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

及楚，楚子饒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

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

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

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

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上篇以「奔狄」「遇衛」「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

楚」及「乃送諸秦」的狄、衛、齊、曹、宋、鄭、楚、秦諸國爲聯合的線索，而重耳

出亡十九年之歷史，歷歷如在目前，可當一篇出亡記讀。又如：

那知廚勒住馬，只等報來。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挨入法場裏看，衆

士兵趕打不退。正相關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的，也強挨將入來。士兵喝

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裏，強挨入來要看！」那夥使槍棒的說道：「你倒鳥村！我們衝州撞府，那裏不會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個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出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趕退去，你放過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担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士兵喝道：「這裏出人，你挑那裏去！」那夥人說道：「我們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士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匾擔，立在人叢裏看。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換入法場上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等過去。」士兵道：「這裏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趕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士兵那裏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四下裏吵鬧不住。這

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

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道：「午時三刻。」監斬官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說時遲，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個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鏡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那時快，却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拗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

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槍棒的，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

個客商，鑽將入來，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

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槍來標的……——水滸第三十九回。

上邊這三段文字是敘述梁山泊好漢劫法場，你看他用了「法場東邊」
「法場西邊」，「法場南邊」，「法場北邊」，「車子上」，「十字路口」，茶坊樓上，「和那」，「東邊」，「西邊」，「南邊」，「北邊」等等表示地方的字眼兒做聯合的綫索，一方面把劫法場的一班英雄的部勒謹嚴，衆志成城，勇氣百倍的情形叙得鬚眉畢現，一方面把這一個法場叙得人馬踐踏，各自逃命，鳥驚獸散，落花流水的樣子，實在可與垓下之戰一段文字同「千古」！

(3) 事理。把我們所要敘述的事理，分出門類，按部就班的把他敘述出來，如：

又如：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漢書儒林傳。

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拾遺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讀，曰，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漢書公孫弘傳。

所謂「儒雅」、「篤行」、「質直」、「推賢」、「定令」、「文章」、「滑稽」、「應對」、「歷數」、「協律」、「運籌」、「奉使」、「將率」、「受遺」等等，又如「儒術」、「文章」、「將相」、「治民」等等名詞，皆是敘述諸人用以作聯絡的目次的，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事理的線索。但是這種的句子皆是平列的，他們可先可後，把原文兩段中的各句顛倒一下，不見得就失了聯絡的精神；即照原文，也不見得就增加聯絡的精神，因為他們沒有先後輕重的關係，若如下文便不然了。

……肅乃引孔明至幕下。蚤見張昭、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峨冠博帶，整衣端

坐，孔明逐一相見各問姓名，施禮已畢，坐於客位。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洒，器宇軒昂，

料道此人必來游說。張昭以言挑之曰：「昭乃江東微末之士，久聞先生高臥隆中，自

比管樂，此語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昭曰：「近聞劉豫州三

顧先生於草廬之中，幸得先生，以爲如魚得水，思欲席捲荆襄，今一旦以屬曹操，未審是何主見？」

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若不先難倒他，如何說得孫權？遂答曰：「吾觀取漢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不忍奪同宗之基業，故力辭之。劉琮孺子，聽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吾主屯兵江夏，別有良圖，非等閒可知也。」

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違也。先生自比管、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齊七十餘城，此二人者，真濟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廬之中，但笑傲風月，抱膝危坐，今既從事劉豫州，當爲生靈興利除害，剿滅亂賊。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縱橫寰宇，割據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雖三尺童蒙，亦謂彪虎生翼，將見漢室復興，曹氏卽滅矣。朝廷舊臣，山林隱士，無不拭目而待，以爲拂高天之雲翳，仰日

月之光輝，拯民於水火之中，措天下於衽席之上，在此時也。何先生自歸豫州，曹兵一出，棄甲拋戈，望風而竄；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乃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無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反不如其初也。管仲、樂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見怪。」

孔明聽罷，壓然而笑曰：「鵬飛萬里，其志豈羣鳥能識哉！譬如人染沈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爲難矣。吾主劉豫州，向日軍敗於汝南，寄跡劉表，兵不滿千，將止關、張、趙雲而已；此正如病勢危羸已極之時也。新野山僻小縣，人民稀少，糧食鮮薄，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豈真將坐守於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軍不經練，糧不繼日，然而博望燒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輩心驚膽裂，竊謂管仲、樂毅之用兵，未必過此。至於劉琮降操，豫州實出不

知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此真大仁大義也。當陽之敗，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不忍棄之，日行十里，不思進取江陵，甘與同敗，此亦大仁大義也。寡不敵衆，勝負乃其常事。昔高皇數敗於項羽，而垓下一戰成功，此非韓信之良謀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嘗累勝。蓋國家大計，社稷安危，是有主謀，非比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誠爲天下笑耳！

這一篇言語，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三國演義。

這是孔明舌戰羣儒的第一節，敘述他和張昭辯論的言語，便就不能像前邊所引漢書那樣平列的句子，可以任意顛倒，無礙聯絡。作者便要按着他的自然的順序敘述出來，才可保持聯絡的精神。無論那一件事理，總有他自然的順序，要在作者細心去尋，尋出他的綫索，自然可以『有條不紊』，『頭頭是道』。

(八)重點。敘述文的重點，就是把有關係的事實，加倍敘述，沒有關係的，一筆便輕輕寫過，不再贅敘。一方面可以引起人的注意；一方面可以省却讀者多少腦力，並且可以把減少興趣的文字極力沙汰，約分兩種：

(1)重點與詳情，——就是把事實的重要部分詳細地敘述。但是重要的觀察，因人不同，一樁事情，你看見這一部分重要，我看見那一部分重要，這也有一個說法：有時明明詳敘這一面而略其那一面，有時詳敘其軼聞瑣事，而略其遠者大者，即如司馬遷做管晏列傳，敘管子則略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大事業，而詳述其與鮑叔交游故事；敘晏子則略其身相齊國，名顯諸侯的大節，而詳述其以越石父爲上客，和薦其御爲大夫的故事。又如儒林外史敘蕭雲仙如何救老和尚的性命，如何征伐生番，如何在青楓城生聚教訓，如何愛民，如何淡於名利，輕視貨財，說得淋漓盡致，大約有

六七千字而敘述當時政府薄待功臣，不識臧否的情形，止了了一百餘字如下：

蕭采承辦青楓城城工一案，該撫提銷本內磚、灰、工匠，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厘五毫。查該地水草附近，燒造磚灰甚便，新集流民，充當工役者甚多，不便聽其任意浮開。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於該員名下着追查。

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應行文該地方官勤限嚴比歸款可也。奉旨依議。

只此百餘字，與前邊所敘蕭雲仙的人品事功對照，則當時政治黑暗，一般宵小妨賢妬功的情形，已不言而喻。

(2) 重點與位置。重點的位置，前面已經講過，是在前面或後面。但是長篇的歷史的敘述文，或大部的歷史，不盡如此。譬如胡適的許怡孫傳和李超傳是順着他們的思想的路程和經歷的階段敘述下去，重要的地方

絕不止在篇首篇末兩個地方，然而我們讀了：

(1) 我的朋友許怡蓀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點半鐘。死的前十幾天，他看見報紙上說我幾個朋友因為新舊思潮的事被政府驅逐出北京大學。他不知那是謠言，一日裏寫了兩封快信給我，勸我們『切不必因此灰心，也不必因此憤慨。』(三月五日信)他又說『無論如何，總望不必憤慨，仍以冷靜態度處之，……所謂經一回的失敗，長一回的見識。』(三月五日第二信)——許怡蓀傳首段前半節。

(2) 我們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這些問題：

(a) 家長族長制的專制。

(b) 女子教育問題。

(c) 女子承襲財產的權利。

(a) 有女不爲有後的問題。

(節錄李超傳末一段)

由前邊一段，至少可以知道許怡蓀是個「最富於血性」「誠懇」「忠厚」的社會革命家；由後邊一段，更可以明瞭李超致死之因與此事關係種種社會問題。所以歷史敘述文的末段比首段更重要。太史公做史記，末了把他的自序揭出，於是一腔心事才得大明；而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以敘述一個會寫字的季遐年，一個賣火紙筒子的王太，一個開茶館的蓋寬，和一個做裁縫的荆元結果，實是作者最後提出他做書的宗旨和理想的社會人格。俗語「畫龍點睛」就是這個意思。

(九)興趣。敘述文的作法，大概說完了，只是還有一件要注意的，就是興趣。商業中往來的信件，衙署中往來的公牘，法庭中的記錄，報告，判決

錄，律師的控訴狀，和航行日記等等，當然用不着興趣，只要樸實說理，簡單明瞭就得了；其餘各種敘述文却不然。沒有興趣，一定引不起讀者注意的，但是興趣究是何種意義？依我的見解，興趣的要素有兩個：一個是所取的材料，皆能與讀者以切己的興奮；一個是要帶着一點人生的藝術的傾向，能用這材料敘出人生的真義，抉出人心的隱微，道破社會的黑幕，指導或暗示光明的趨向。若果兩個要素具備，一定可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如胡適的吳敬梓傳，三國演義中孔明舌戰羣儒，水滸中的梁山泊好漢劫法場各段文字，那個不是帶着一股活氣，那個不是深入人心，人家讀了，自然「不忍釋手」！

第二節 虛構敘述文的作法

虛構敘述文有兩個前提：

(一)可能。虛構敘述文，雖不能如歷史敘述文必須以真實的事實爲重要的構造條件，然也必須以『有見諸事實的可能性』爲構成的條件。不過這個『可能』的意義，並非真像那常聞習見的事實的可能性，不過相傳已久，普通心理上皆有這種事物的觀念罷了。譬如古人所謂雲龍風虎擡搖而上天，海運則將徙於南溟的鷗鵬，皆不過把人人曉得的偉大的動物格外誇大的結果；至於所謂『仙女臨凡』、『諸神下界』、『千手千眼的觀世音』、『三頭六臂的楊二郎』、『一筋斗十萬八千里的孫悟空』，也不過極力的把人類中的傑出的人物格外誇大的結果。也是社會或羣衆的心理中預先承認有種人如龍如鷗，如孫悟空觀世音這樣的人物，或有存在的可能，然後龍和鷗的威力，觀世音孫悟空的神通才有憑空虛構的可能。就是虛構的敘述文，其中大部分的動作云爲還是和我們人

類的習慣和周身以外的聞見遇合，有關係的。自然，我們要是做神怪小說的時候，可以自由用我們的想像，理想，不過也要留心我們所做的小說的環境，事實，使他們彼此可以調協，不致衝突，——這是叫做『不可能中的可能』。

至於虛構敘述文中人物，雖然全出於理想，然而各有各的特性，也同人間的生物一樣；所以我們敘述文中某一個人或物，都要『設身處地』，把各個的特性敘說出來，像西遊記的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各有各的個性，孫猴子的一言一動，絕不同豬八戒一樣；沙僧的一言一動，又不同孫猴子，豬八戒一樣。至於太上老君絕不像西天佛祖，觀世音菩薩絕不像唐三藏，——這叫做『性格的可能』。

(二)興趣。虛構敘述文大致分爲兩種：一種是荒誕的小說；一種是

傳奇的小說。前者發生的早，是神話時代，神秘思想的產物；後者發生的較遲，亦不外崇拜偉大人或物，或英雄，神女的思想的產物。然要皆以使讀者感發興起爲目的，所以興趣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我們做文字不但這個問題和搜集的材料要有興趣，我們配合材料組織篇幅，也要能以增加興趣。才是。不然，問題和材料，雖有興趣，而配合不妙，組織不好，則興趣必爲之大減。譬如我們買了許多的山珍海味，羊羔，鮮魚，若是烹調不得法，便失了他們的美味；倒不如善于烹調的一碗豆腐湯，一碗兒蔬菜。那末，要想文字有興趣，必要有一種計畫；這一種計畫的普通條件如下：

(a) 要把本文的事實，所發生的地方和必須預先敘述；在這種事實之下，才能使讀者十分瞭解的行動，就是第一段文字，叫做引言。(Introduction)

(b) 進一步，就要漸漸地或快快地加緊敘述的力量，使讀者發生興趣——就是行爲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列子湯問篇

分析如下：

(1)『太行王屋二山……隱土之北』一句是本篇事實發生的地方，和必須預先敘述的事實的行動，就是『引言』。

(2)『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始一返焉』是把愚公移山的計畫實行的歷程漸漸敘出使讀者增加興趣，就是『行為的進程』。

(3)『河曲智叟……何者而不平』又進一步，文字愈益生動，讀者至此，一定急於要曉得愚公如何回答，便是『行為的極點』。

(4)『河曲智叟』以應，』一句是斷定行為發生到極點的理由。(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x)

(5)『操蛇之神……無隴斷焉』是餘尾或結論。(Salutation or Conclusion)

寥寥短篇，竟借着愚公及孀妻，弱子，把至死不變，不知老之將至，與猛勇精

進的精神，曲曲傳出，這是虛構的敘述文的好模範。

至於「統一」、「聯絡」和「重點」的位置，大致和歷史的敘述文相同，所以一概從略。

歷史敘述文與虛構敘述文的長短。歷史敘述文可以引起青年研究歷史，注意社會問題，留心周身以外之事物的習慣，虛構敘述文可以引起青年的自由思想，鼓鑄他們創造的精神——這是他們的長處。然而若偏重於歷史敘述文，則爲事實所拘，不免囿於跡象，適足滅殺青年創造的精神；若偏重於虛構敘述文，則落入空想，又不免與現實社會和人生需要隔離——這是他們的短處。然而照我們現在的社會情形和青年的需要說呢，似宜多作歷史的敘述文爲是。

第三章 描寫文

第一節 描寫文的目的及分類

我們假使是個建築師，遇見了一座巍義宏壯的建築物，一定要把他的高度，長度，寬度，樓幾層，屋幾進，磚若石約若干，棟若梁約幾何，人工幾何，需日若干，建築費共若干，可保險幾何年，一一的測度和記述出來；我們若是個植物學者，探了一枝花木，便要研究他是單葉植物，是雙葉植物，或是顯花植物，是隱花植物；若是動物學者，捕獲一個動物，便要研究他是陸棲類？是水棲類？還是兩棲類？是羽族？是毛族？是鱗族？還是介族？筆之於書，各從其類，不容或亂。——這種文字叫做描寫文，或狀物文。

假使我們遇着一個高大建築的氣象雄闊，見了花容月貌，或是聽了

鳥鳴鵲唱，雉吟虎嘯，看了獸突豕奔，鳳舞鸞交，興起種種情感，發生種種興趣，我們把他們給我們興起情感發生興趣的印象，記述出來——這種文字，也叫做描寫文或狀物文。

那末，描寫文的類別，若照上面說的，便可分為兩大類別：（一）科學的，或分析的；（二）藝術的，或暗示的。

（一）科學描寫文，所有各科教科書，關於科學的論文，或是工作圖的註解，商品的說明書，皆是的。這類文字，第一要詳細，第二要完整。凡是要求完整詳細的意思多，要求藝術或美感的意思少的描寫文，皆可歸入此類。

（二）藝術描寫文，包括着所有在虛構的和歷史的敘述文的裏面的描寫文，除去地誌，如記載戰地的，或描寫物事的詩歌以及凡是要求藝術的，或比興的意思多，而要求科學的，或分析的意思少的描寫文，皆是此類。

第二節 科學的描寫文

我們要曉得科學的描寫文怎麼做法，須先曉得科學是什麼東西。科學，簡單的說就是求知，求誠，求真實的方法。科學的態度，就是無論對於那種事理，都要問他爲什麼這樣，爲什麼那樣，他們的共通之點在那里，他們的相異之點在那里，務必達到「以類聚，」「以羣分」的目的。我且引幾節關於科學的描寫文在下面，作研究的標準：

(1) 顯花植物之特性。顯花植物，牽生種子，子內藏有原始幼植物，謂之曰胚，如第

九圖是。胚得適當之溫潤，發生爲萌芽。發芽時，以需種種養分，如澱粉、油、暨含窒素物質，故特豫儲於種子之內。某種種子，例如牽牛子，營養物質，在胚周圍，其色白，其狀若粉，是曰胚乳。胚乳即由澱粉、油暨含窒素物質所成者也，而稱含胚乳之種子曰有胚乳種子。豆科植物，暨櫛（橡實之類）之實，概缺胚乳，所需之營養物質，蘊於胚之一部，

即子葉之內，故稱是類曰無胚乳種子。子葉者，種子萌發之際，始顯出之葉也，如牽牛子，如豆，如櫛，如薔薇，芍藥，暨此外數多植物。子葉有二，如稻，如麥，如百合，如射干，如蘭，子葉僅一，故得大別顯花植物爲單子葉植物與雙子葉植物之二類——黃以仁編譯的植物學講義。頁二三。

(2) 游水類動物，似魚形之獸也。全體無毛，皮下有脂肪形如鰭，無後肢，有橫闊之尾鰭，與水面平行。眼極小，無耳輪。其鼻孔爲噴水孔，通於頭頂，此類多棲於海中，有肺以通呼吸，故時時浮出水面，動物中之最大者也。

(a) 抹香鯨——長約九丈，時出於海面，面上顎有鯨鬚，此鬚可爲工業上之用品。

(b) 抹香鯨——頭極大，齒惟下顎有之。長約七八丈，生一種油料，曰鯨腦油；其肉可資食用。

(c) 海豚——頭部甚長，上下顎有圓錐形之小齒，多羣集而泳於海中。

(d) 儒艮——亦海獸也。產於沿海，長約一丈，以海草爲食。——杜亞泉編動物學教科書。

(e) 梓人爲筍虺，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虺。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虫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虺，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虺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竊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聲宜，若是者以爲聲虺。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虺鳴，小首而長，擣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翔（同殺）援箠（同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既必撥爾而怒，苟撥爾

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同斐）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周官考工

記。

第三節 科學描寫文的兩大要素

科學描寫文的兩大要素是：（一）精細與完整；（二）興趣。

（一）精細與完整。 真實是歷史敘述文的要素，而精細與完整，便是分析的或科學的描寫文的重要的質素了。怎樣叫做精細呢？就是要把要描寫的物事的本質描寫的精細無遺。怎樣叫做完整呢？就是要把要描寫的物事的本質，作有系統的描寫，使人一見，便如「掌上觀紋」，「按圖索驥」。這是要留心科學的分類法。描寫出來的物事，可以照着繪圖，可以照着列表，使學者格外易於明瞭，並使他知道所描寫的屬於那一類，那一種，所以

尋源溯委，應有儘有——這便是精細與完整的功用。

(二)興趣。科學描寫文要素是要精細完整；目的是求知，誠，真實，那末興趣是不甚重要的事情了。這也不然；因為人類是智慾的和情感的動物，所謂知慾就是求知，誠求真實的科學的慾望，由之而達到滿足這種慾望的方法之一，便是科學的描寫文。所謂情感，就是人類自然的，隨時隨地觸物即發的喜怒哀樂愛惡欲的情感。原來科學家對於他所研究的學術，有了心得，發明真理，或是從前懷疑，一旦豁然貫通；或是昔所未聞未見，現在忽然發見，便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因此格外歡喜研究，這便是他的興趣，無待乎在語言文字裏面，尋求興趣；不過一般科學描寫文是為青年讀者豫備的，若能于精細完整之外，再加以文字上的吸攝力，格外可以引起他們的注意和研究的興趣。試讀上面所引的三個例，第一個顯花植物之

特性純爲精細完整的描寫文，並沒有興趣的意味參加其間；第二個游泳、游水、類動物，說他們的種類，因而談到他們器官肢體的功用，便有些興趣了；第三個攷工記的一段，不但部居類別，瞭若指掌，在古代科學的描寫文中爲絕無僅有，就是他那樣躍躍紙上的活潑氣象也足以使讀者眉飛色舞！科學的描寫文，最容易枯澀，乾燥，最容易使初學生厭，那末興趣不是不可少的要素了。所以雖是分析的描寫文，也應當注意文字組織的三種要素——統一，聯絡，和重點。因爲描寫文包含一件物事的種種散漫的節目，有些是不關於描寫主旨的，有些雖有關於描寫的主旨但不甚重要的；若是沒有剪裁和組織的方法，就容易失却完整和精細的精神，像這樣的描寫文，不小心的青年學生常常會做出來的，我們不能承認他是科學的描寫文。

(1) 統一。保持這科學的描寫文的統一，首先要定描寫的目的；其

次就要排去一切與目的無關的節目。譬如我們看見了一朵花，目的在描寫他的構造，那末，就要把他的胚乳種子的有無，葉的單雙，花的隱顯，木本呀，草本呀，熱帶的產物呀，溫帶的產物呀，要說清楚，使讀者一看就知道他是那一類的植物；至於他的顏色是紅的，黃的，臭味是清香，是幽香，開得好看，不好看，萬不可夾敘在裏面。又如我們要到了西湖，看見他們在那兒修蘇堤，白堤上的兩條馬路，要考查他們修理兩堤和建造馬路的工程，應當描寫的，只是：(1)兩堤各寬幾何丈，(2)高幾丈，(3)長幾何丈，(4)馬路所經過的距離幾何長，(5)自某處起至某處止，(6)人工幾何，(7)磚石幾何，(8)經費幾何，(9)需時日幾何，(10)兩堤的形式若何。至於蘇堤的風景怎樣好，白堤風景怎樣好，或是憑欄游覽的士女怎樣多，皆與本題無關，應當一律屏除。

(2) 聯絡。科學的或分析的描寫文，不但要力求統一，並且要保持他的聯絡。假使你所描寫的雖然都是應當描寫的，不過「頭上一句，腳上一句」，「贖之在前，忽焉在後」，致令讀者斂精勞神，手忙腳亂，摸不着頭腦，也是徒勞無功。譬如上面所舉的第一個例子：始而描寫「胚」的產生，繼而描寫「胚乳」的產生，繼而描寫「有胚乳種子」，「無胚乳種子」的分類；又由種子說到子葉之產生，再由子葉說到「單子葉植物」與「雙子葉植物」的區別，於是「顯花植物之特性」遂瞭若指掌了。又如第二例：首先描寫游水類動物的大概形狀；繼而描寫他的全體大部分的器官，及功用；後來才描寫他的比較小的器官及功用；後來才描寫他的棲息之地及生活的方法，末了則舉此類的數族動物以爲例，於是游水類動物的大概情形，我們也可曉得了。第三例則更條理井然，第一句「粹人爲筍虞」

揭示題旨；次則又以「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筮虞。」兩句總括下文；然後以「小蟲之屬，」，「羸屬」，「羽屬」，「鱗屬」，與「以爲雕琢」，「以爲鐘虞」，「以爲罄虞」，「以爲筮」聯絡一氣，挨次描寫；末了「凡攬綱援籒之類……其匪色必似不鳴矣」一段，專論鐘虞所刻羸屬，詳略互見，系統不紊，而五獸形狀，功用，及其分類，便朗若列眉。照此看來，聯絡的唯一方法，便是保持我們預定的順序。

(3) 重點。在文學裏安置重點，本是一個引起興趣的好方法，而在科學的描寫文中，却不佔重要的位置。不過若是一面能够不犧牲聯絡的精神，一面又能運用安置重點的方法，却是可以的。如上面舉的第三例梓人爲筮虞的後一段專論「羸屬」極力描寫，便是此例。

不過最須小心的，就是不能因為重點減少文字的聯絡力；因為「聯絡」是科學的描寫文中最緊要的元素。

第四節 藝術的描寫文

要曉得藝術的描寫文怎樣做法，必要曉得藝術是什麼，照托爾斯泰說：凡是能把我受的情感和印象傳授給別人，使他也受着和我一樣的情感和印象的，就是藝術。——參觀托爾斯泰的什麼是藝術——那末，我們為什麼要做藝術的描寫文，也就是爲着要把我們對於一個物事所感受的情感及印象傳給別人，使他和我們感受同樣的情感和印象了；試讀以下所引各文：

(1) 孔明廟前有老柏，

柯如青銅根如石。

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

君臣已與時際會，

樹木猶爲人愛惜。

雲來氣接巫峽長，

月出寒通雪山白！

憶昨路遠錦亭東，

先主武侯同閔宮。

崔嵬枝幹郊原古，

窈窕丹青戶牖空。

落落盤踞雖得地，

冥冥孤高多烈風。

扶持自是神明力，

正直原因造化工。

大廈如傾要梁棟，

萬牛迴首邱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

未辭翦伐誰能送？

苦心豈免容蠹蟻？

香葉終經（一作鶯）宿鸞鳳。

志士幽人莫怨嗟，

古來材大難爲用。——杜工部詩集古柏行。

(2) 素練風霜起，

蒼鷹畫作殊。

擰身思狡兔，

側目似愁胡。

條鋸光堪摘，

軒楹勢可呼。

何當擊凡鳥，

毛血灑平蕪——杜甫的畫鷹。

(3) 鄧公馬癖人共知，

初得花廳大宛種。

夙昔傳聞思一見，

牽來左右神皆竦。

雄姿逸態何噲粹，

顧影驕嘶自矜寵！

隅目青錢夾鏡懸，

肉駿礮礪連錢動。

朝來久試華軒下，

未覺千金滿高價，

赤汗微生白雪毛，

銀鞍却覆香羅帕。

卿家舊賜公取之，

天腕真龍此其亞。

晝洗須騰涇渭深，

朝趨可刷幽并夜。

……
——
杜甫驄馬行

(4) 二馬並驅攢入蹄，

二馬宛頸鬃尾齊；

二馬任前雙舉後，

一馬却避長鳴嘶。

老髻奚官騎且顧，

前身作馬通馬語。

後有人近飲且行，

微流赴吻若有聲。

前者既濟出林鶴，

後者欲涉鶴俛啄，

最後一匹馬中龍，

不嘶不動尾搖風。

韓生畫馬真是馬，

蘇子作詩如見畫。

世無伯樂亦無韓，

此詩此畫誰與看？

蘇軾韓幹馬十四匹。

(5) 春雲濛濛雨淒淒，

春秧欲老翠剌齊，

嗟我燔子行水泥，

朝分一壠暮千畦，

腰如筮篠首啄雞，

筋頰骨殆聲酸嘶。

我有桐馬手自提，

頭尻軒昂腹脅低，

背如覆瓦去角圭，

以我兩足爲四蹄。

笠踊滑汰如鳧鷖，

織纈束素亦又齋。

何用繁纓與月題，

渴從畦東走畦西。

山城欲閉聞鼓聲，

忽作的盧躍檀溪。

歸來挂壁從高棲，

了無芻秣飢不啼。

少壯騎汝如老鷲，

何曾蹶軼防顛躓？

錦囊公子朝金闕，

笑我一牛踢老犁，

不知自有木駃騠——蘇軾秧馬歌。

(6)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汝水徂來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

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兩峯，或得日或否，絳綺駁色，而皆若僂。——見姚姬傳登泰山記。

(7)……那樹邊，地邊，天邊，

如雲，如水，如烟，

望不斷——一線。

忽地裏撲喇喇一響，

一個野鴨飛去水塘，

彷彿像大車音浪，漫漫的工——東——嘯。

又有種說不出的聲息，若續若不響。——見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門晚景。

(8)……對面來了個繹人，

拉着個單桅的船徐徐移去。

雙穩掛在船唇，

被面開紋，

活活水流不住。

船頭晒着破網。

漁人坐在板上，

把刀劈竹拍拍的響。

船口立個小孩，又憨又蠢，

不知爲什麼？

笑迷迷痴看那黃波浪……——見俞平伯的春水船。

(9) 東望東海，

鯉魚斑的黑雲裏，

橫拖着要白不白的青光一帶。

中懸着一顆明珠兒，

憑空盪漾，

曲折橫斜地來往。

這不要是青島麼？

海上的魚麼？

火車上的燈？汽船上的燈？——還是誰放底玩意兒麼？

升了，升了，

明珠兒也不見了。

山下卻現出了村燈——一點——二點——三點。

夜還只到一半麼？

這分明是冷清清的晨風，

分明是呼呼地吹着，

分明是帶來的幾句雞聲，

日怎麼還不浮出來呢！——康白情草兒日觀峯看浴日。

(10)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正在嘆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看去，誰知那明湖業已澄靜的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台樹木，格外光彩，覺得比上頭的一個千佛山還要好看，還要清楚。這湖的南岸，便是街市，却有一層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開花的時候，一片白花映着，

帶水氣的斜陽，好似一條粉絨毯，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老殘遊記。

(11)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而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準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鐵鉞植者七人；甲冑執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二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三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焉。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斫者，飲者，溲者，涉者，降者，痒者，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而踴躍者。

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主事，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盂，簋，筥，筐，筥，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
韓愈畫記。

第五節 藝術描寫文的兩大要素

藝術描寫文的兩大要素是（一）暗示；（二）興趣。

（一）暗示

讀者讀了上面所引的藝術描寫文的例子，可以抽繹出來他的精神，只是：

（一）具體的描寫。

(2) 自然的畫意。

(3) 字句的渲染。

怎麼叫做具體的描寫呢？譬如杜甫寫孔明廟前的老柏，只寫他「雲來氣接巫峽山，月出寒通雪山白，」與「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而千年老柏的孤高耐寒的節操，和那「黛色參天」的氣象，已覺凜然可畏。又如，他的畫鷹那首詩把那鷹的姿勢精神，寫得栩栩欲飛，處處是描寫畫鷹，不是真鷹，却只用了「素練風霜起，……毛血灑平蕪」四十個字，若是一部一部細細地描寫，反足以減少他的精神。又如他的驄馬行那首寫驄馬的神駿，只須「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和「隅目青瑩夾鏡懸，肉駿碾礪連錢動」四句；寫他自愛的氣象，只須「雄姿逸態何嶠嶭？顧影驕嘶自矜寵」兩句；寫他的才能，只須「晝洗須臾涇渭深，朝

趨可刷幽并夜」兩句。杜少陵說他自己「下筆若有神」實在不是假話。蘇軾的秧馬歌也是具體的寫法。

怎麼叫做自然的畫意呢？就是描寫一種景致，或一個物事，應用自然派的畫意，紅樓中有一段話，很可拿來說明這個意思，特引在下面：

寶玉道：「可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鄉村，近無附郭；背山

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過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

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畫圖」四字，正畏非

其地而強爲其地，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卽百般精巧，終非相宜！」

就是順應天趣，還他本來面目的意思；如蘇軾的韓幹馬十四匹，韓愈的畫記，把那馬的行動，神情，個性，人的行動，神情，個性，以及牛羊三矢服用之具，寫得「莫有相同」而皆各盡其妙。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門晚景，把那「樹

邊地邊，天邊，」的「如雲，如水，如煙」的景致，只須「望不斷——一線」五個字寫得如畫；又如俞平伯的春水，樸樸實實地說話，却把個春水行船寫得「如在目前」；又如姚姬傳的登泰山記，康白情的日觀峯看浴日把東海日出的朝景，也寫得活潑潑地，鬚髯我們看見那「蒼蒼涼涼」的朝日似的；又如老殘游記描寫大明湖南望一段景致，都是自然的畫意。

什麼叫做字句的渲染呢？我們做科學的描寫文，只要問字的意義確當，不要講究字的音節，詞的修飾；做藝術的描寫文，却不然了：有時我們於樸實的描寫之外，還要用藝術的工夫，但以不違背上面所舉的「具體的描寫」與「自然的畫意」為條件，如「霜皮」、「黛色參天」、「雲來氣接巫峽長，日出寒通雪山白」的「霜皮」、「黛色」、「氣接……長」和「寒通……白」等字；「顧影驕嘶自矜寵」與「肉駿礮礮連錢動」好個

「矜籠」「碾礪」好個「連錢動」又如「撲刺刺一響」「漫漫的工——東——嚙」和「拍拍的響」又如「紅的火紅……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上下却現出了村燈——一點——二點——三點——大有「餘音繞梁」「如聞其聲」的境界。這種境界，又超出畫工之外，却不背乎畫意與具體的寫法——這就叫做字句的渲染。

以上三種寫法，有一個神秘的力。這力是什麼？就是「暗示」「暗示怎講呢？我且拿康白情的兩句詩「一半給我們看，一半留着我們想」來做注解。作者只將他的對於一個物事的觀念理想，用具體的畫意的寫法極力把他表現，又用字句的修飾的力，極力的渲染，只因為自然的美，藝術的美，天地的秘密，是不能用言語文字盡情表露的。上乘的藝術的描寫文，也只能夠把所描寫的物事在字裏行間暗暗地傳出他的「真美善」罷了。

一部紅樓處處可以發見這種精神，而描寫物事最顯著的，爲描寫大觀園一篇——紅樓第十七回。你看他寫富貴氣，寫山林氣，寫統籌氣，莫不曲盡其致；又看他一名之立，一聯之懸，莫不具見匠心，讀者熟讀深思，自能心領神會，不暇一一徵引也。

(二) 興趣

在藝術的描寫文裏面，興趣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我們自己都可以覺得；我們讀紅樓、儒林外史、和西廂記，爲什麼一遍，二遍，三遍，五遍，以至千百遍也不厭煩？不是因爲他有興趣麼？至於別的小說，一遍，二遍，便就覺得不耐煩讀他，不是因爲他沒有興趣麼？譬如你描寫西湖的三潭印月，只說：

西湖當中有一個灘，灘之南面，有三個潭，潭水深不可測，月亮出來，照着潭水，異常

好看。

試問這樣沒滋沒味的文字，誰人去讀？也大殺西湖的風景，應當把三潭印月本莊上構造的精巧，幽靜，和乾隆下江南時的遺跡，呂留良，黃宗羲諸先生的祠堂，以及彭雪琴的詩及刻石描寫一翻；再把他南邊小南湖的御書樓，東南邊的雷峯塔，西南邊的劉莊，康莊，李莊，高莊，西邊迤邐而南，繞出前面的蘇堤，和遠望的天竺，北高峯，南高峯，東邊的湖濱市場，北邊的湖心亭，阮墩，白堤，裏西湖的山，的水，的古跡——蘇小的墳，岳翁的墓，秋瑾，徐錫麟的忠骨，凡足爲湖山生色的皆須用具體的，自然畫意的寫法，描寫一翻，然後再說三潭的深淺，大小，形狀，夜月照臨的光影，那末，三潭印月的美景，才有可以引人入勝，勾人心魄的價值。像杜甫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便有此種興趣。我且拿薛福成記巴黎油畫院的一段文字做個例：

赴油畫院，觀普法交戰畫圖。其法爲一大圓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人。

入其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湖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處，放鎗者，點礮者，舉大旗者，挽砲者，絡繹相屬。各處有巨彈墮地，則火光迸裂，頓餘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緒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觀！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情景靡不逼真。幾自疑身行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爲壁也——畫也；皆幻也。

——見薛福成的四國日記。

我們讀過這一段文字，一定也就像薛先生說的，「幾自疑身外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而且讀了一篇之後，腦筋裏便留了一種遠跡，永遠忘記不掉。若以科學家的觀察來描寫他，一定要說那圓室怎樣造的，用什麼材料，室內布景用什麼方法，什麼材料；油畫的材料如何化合，光線如何配置，一覽之後，便索然無味，又怎樣能使我們發生興趣，又怎樣能給我們一

個印象，深深地刻在腦筋裏，又如杜甫的哀江頭詩裏：

憶昔霓旌下南苑，

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裏第一人，

同輦隨君侍君側。

輦前材人帶弓箭，

白馬嚼齧黃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雲，

一笑（或作箭，又作發）正墮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

血污遊魂歸不得！

你看他描寫楊妃的顏色，只須「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墮雙飛翼」兩句，和「明眸皓齒」四字，而傾國傾城之美，已畢現於我們的眼前。所以我們讀了杜甫的全集，也只有這樣的詩兒能使我们不忘！這是什麼緣故呢？一來他要描寫一件物事，對於各種關於本題的衆多的事實能以知所選擇；二來選擇之後，他又善於使用。故往往同一物事，同一材料，一到他手裏，加上藝術的烹調，便成一篇極富有感興的作品。所以興趣差不多是要全靠着選擇衆多的事實和善於使用他的兩種方法；然若要想盡這兩種方法的能事，應當注意統一、聯絡、和重點三事：

(一)統一。我們要描寫一座房子，拿過筆來，忽而說他的基地如何堅實；忽而說他的顏色如何美麗；忽而又說他的門上雕刻如何精巧；忽而又說他的樓閣如何莊嚴。描寫一座山，忽而說他怎樣的高峯插天；忽而說

他怎樣的樹木青翠，忽而說他的層巒疊嶂，怎樣巍峩偉大，令人敬畏，忽而又說他的小橋流水，柳暗花明，怎樣幽靜可愛。教人看了，摸不着作者對於那座房子的意思：還是要描寫他建築的莊嚴呢？還是要描寫他的精巧奪人呢？對於那座山，還是要描寫他崇高的氣象呢？還是要描寫他宜人的風景呢？這個毛病，就是『駁雜不純』。不但是把好壞的材料和事實混在一塊，才謂之『駁雜不純』，就是都是好的材料和事實，都很有興趣的，但是有許多是與描寫的主旨無關的，兼容並蓄，也叫做駁雜不純。所以我們要保持藝術描寫的統一，第一要照着目的去選擇材料和事實。

(1) 照着目的去選擇材料和事實。目的在描寫那山的崔巍嵯峨的崇高氣象，就不要把他那美麗的性質寫出來；若目的在寫他的美麗，便不要把他的偉大的氣象也夾在裏面。描寫那房子及其他物事，皆是如此。譬

如蘇軾的西湖一絕：

畢竟西湖六月中，

風光不與四時同。

接天蓮葉無窮碧，

映日荷花別樣紅。

他眼中看見的西湖，是六月的西湖；他所要描寫的西湖，也只是這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的西湖，所以他排除了許多西湖中「非六月中」的風光——與四時同的風光——僅僅以：

接天蓮葉無窮碧，

映日荷花別樣紅。

兩句，把六月中西湖的風光描寫得一覽無餘。又如翁卷的鄉村四月：

綠遍山原，白滿川，

子規聲裏雨如煙。

鄉村四月閒人少，——

纔了蠶桑又插田。

他所看見的鄉村，是「四月閒人少」的鄉村，所以他的聞見，只是「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煙，」和「纔了蠶桑又插田，」舉凡「閒人不少」的和非四月的鄉村風景一律排除，這才是統一的手段。上面所舉的例，如杜甫蘇軾之詩，太史公以下諸家之文，那一個不是這種精神，——照着目的去選擇材料和事實的精神。

(2) 觀點。觀點的意義及用法，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但還未詳盡，現在再把關於描寫的觀點說一說。我們雖然拿定了描寫的主意，然若不把

觀點弄清楚，還是有礙文字的統一，觀察點有方位和遠近的區別。站在所描寫的物事和景致的前面所觀察的與站在他的後面，或左，或右所觀察的，一定不同；站在距離遠的地方觀察一個物事或風景，與站在距離近的地方觀察他，也一定不同。方位的觀點，已見前，不說了，單說遠近觀點的區別和觀點的變易兩事。如：

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縮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赤金盤螭纏絡圈；身上穿着縷金百穿花大紅雲緞窄背襖；外罩五彩刺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紅樓

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物樹杪之間。俯而

視之，則清溪瀉玉，石隱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跨港，獸面銜吐，橋上有亭……

紅樓。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柳子厚至小邱西小

石潭記。

上面所引的各文所描寫的，物事或風景，皆是就近的地方觀察，如杜甫的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古柏行，畫鷹，聽馬行，蘇軾的秧馬歌，薛福成的觀法國油畫院記也是據近的觀點描寫的。又如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羣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

迴環來往，

夷猶如意，

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胡適的鴿子詩，見嘗試集。

又如蘇子瞻的超然亭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餽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

禍而辭福

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悲哀乎？

予自錢塘移守西膠，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蔴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

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

俯維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搗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

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于物之外也。

這一首詩，一篇文，所描寫的物事，是從遠處觀察的——遠的觀點。不過有點區別：這首詩是從遠處描寫所見的物事；這篇文却是借遠處所見的古跡，來描寫近處，觀點同，而所描寫的對象不同，這是要注意的。其他如姚姬傳的登泰山記，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門晚景，康白情的暮登泰山西望的詩，也都是遠望的——遠的觀點。

有時在一篇文裏，想描寫一個物事的全部，不能不『變易觀點』，但

是當變易觀點的時候，必須點清立場。Standing point，才不致淆亂讀者的
心思，我且把紅樓描寫大觀園的文字，引幾段來作個例：

……賈政道：「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政先看那正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銹脊；那門欄窗櫺，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面，白石台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

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裏！」說畢，望前一望，見白石巉巖，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徧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賈玉，逶迤走進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

說着，進入洞來，只見……

……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邊，兩明一暗，裏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牀几椅案；從裏房間裏，又有一小門，出去却是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

……一面說一面走着，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隈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

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籠一般；裏面數椽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樞柘，各色樹
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
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

至此四段，他的觀點已有八次變換，如：

(1) 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

(2) 遂命開門。

(3) 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

(4) 說着，進入石洞來。

(5) 於是出亭過池。

(6) 於是大家進入。

(7) 又有一小門出去，卻是後園。

(8) 轉過山隈中。

處處點醒觀者的立點，雖曲折迂回，而各處景致皆宛然在目，歷歷不爽，是夾叙夾寫的文字——變易觀點的法子。

還有選擇與所描寫的物事有關材料和事實，要受做者的情感的影響。因爲人人所處的境遇不同，情感亦各異。情感既異，則同一物事，處境好的，對於他的觀察，同處境壞的，對於他的觀察，一定不同。同一景致，快活的人對之只看見那許多可樂觀的地方，可欣賞的東西；憂傷的人對之，只看見那許多可悲哀的地方，可歌泣的東西；意境超遠的對之，則又覺得山河大地，隨在可樂，情不爲境遷，心不爲形役。如柏林之圍一篇，是法國人敘述德兵圍巴黎的故事。法國人當時兵敗國辱，故所見事實，在在皆足以引起他愛國的悲憤，如：

老人臥處所可望見者之遺物，往烈之餘澤也。壁上則名將鬚眉，戰場風景，羅馬王
襁褓之圖也。架上則奪歸之旗幟，表勳之金牌也。又有聖希列拿島之崖石，玻盒盛之。

又有美人之像，髮髮盛服，衣黃色之裙，羊腿之袖，半尺之帶，令人想見拿破朝之妝束

焉。——胡適譯的短篇小說

等等遺澤，在法國人當時看了，撫今追昔，皆是足以引他們的慷慨悲歌的
地方。然當時德人的情感一定不然。假使他們要敘述德兵攻入巴黎的情
狀，一定要描寫德兵軍容如何威武，戰利品如何的多，礮擊巴黎如何有效，
盡選那些足以裝點德軍義勇的物事以入文——這是處境不同，情感各
異，而描寫物事或景致的材料的選擇，也就不同的原故。又如：

方宅十餘畝，

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

桃李羅堂前。

矍矍遠人村，

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

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

虛室有餘閑。

.....

在一個「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陶淵明對於那十餘畝方宅，八九

間草屋，只看見「榆柳蔭後簷……虛室有餘閑」種種「復得反自然」的美景。若是一個熱中權利的觊覬狗對之，必然只看見那些湫隘卑小「藁門圭竇」等等貧賤氣象，與他心理相背的事實。若是他要描寫這方宅草屋，一定要說得不堪駐足了——這是意境不同，而描寫的物事或景致的材料的選擇，也必不同的原故。雖說都由於情境之自然，然作文時也須準着上邊所說的標準，留心分別，慎于選擇才是。

還有一樁要注意的，就是描寫文字，不可節目太繁，頭緒太多；換一句話說，就是觀點不可屢屢變更。平常人的力量，對於有限的節目或頭緒，還可以照顧得了，若太繁多，便要發生困難，或是破壞了文字的統一。本來一件物事或風景繁簡興趣，和他的背景，各有不同，我們不能說描寫文應該要多麼長才好；但是可以說描寫文越短越好。因為越短越有生趣，越能統

一、且能入畫，已經不是容易事。至如紅樓裏面描寫大觀園那樣長篇的文字，包含許多不同的觀點，和許多敘述體的文字，必須有很好的精力和天才，聚集多少不同的畫圖在一個主要的目的裏面，更是不容易的事。

(二)聯絡。在帶着暗示的描寫文裏面，保持聯絡，也有一定的方法，控制文中的各部分。

這種方法，叫做自然的次序，就是我們可以照我們觀察他們的自然步驟安排他們的次序。例如杜甫的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他始而看見了那個山水障，做一個駭怪疑問之詞，「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然後一看，才曉得……「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繼而便致歎於「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再看，又驚歎他那「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的巧奪天工；再細看，又見

『野亭』的『雜花』，『漁翁』立『孤舟』，『水』的深闊，『岸』與『島』的精細到了『秋毫末』，和那『臨江活』的『斑竹』，再細看，又看見劉侯的大兒『能添老樹顛崖裏』，小兒『貌得山僧及童子』，看他的畫這樣神妙，這樣胸襟高曠，於是便引起他『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的遐想來了。又如他的驄馬行，其始描寫初看見『花驄』的情形，其次描寫他的姿態，等到『朝來久試華軒下……』四句以後，才批評他的駿才『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這種寫法，何等的如情如理！所謂如情如理，就是『自然的次序』，其餘如所引的蘇軾、胡適以及紅樓中描寫大觀園的文，都有自然的次序，保持他們的聯絡。

(三)重點。在散見于敘事文中的描寫文裏，若這種描寫文，若只在補足這篇故事的背景，重點是不甚重要的。因爲有了重點，反足以破壞本

文的主旨，因為他是敘述文，不是描寫文。但是文中，敘述描寫文，在他們的行動急轉直下的時候，卻應當選用極精彩的語句做重點，最好的例是柏林之圍的末一段：

嗟夫！老人未嘗誤聽也。凱旋門外，黑影簇簇成陣，迎朝日而來。背上之纓，見矣！耶拉之鼓聲作矣！凱旋門下，許伯「凱旋之樂」大奏，與普魯士軍隊步伐之聲相和。

凱旋門街深寂之中，忽聞大聲呼曰：「上馬！上馬！普魯士人至矣！」

普軍先行之四人，聞聲仰視，乃見窗上一魁偉老人，雙臂高舞，四肢顫動，頹然而仆，

朱屋大佐此時真死矣！

此文描寫朱屋大佐「戎服介冑立窗上」，看見普魯士兵入城，因而致死的情景，所以讀到「上馬！上馬！普魯士人至矣！」和「乃見窗上一魁偉老人，雙臂高舞，四肢顫動，頹然而仆……」戛然而止。——便是敘述文中描

寫文的重點。

(a) 重點的地位。也和別的文字一樣，或在前，或在後。在前的如杜甫的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驄馬行的「……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在後的如蘇軾的無錫道中賦水車「喚取阿香推雷車」秧馬行的「笑我一生踢老犂，不知自有木馱駝」薛福成的觀巴黎油畫院記「畫也，皆幻也。」和胡適之的鴿子「忽地裏翻身映日，白羽襯青天，鮮明無比」至於中國的絕詩重點大半在後，又不徒描寫的作品爲然也。

(b) 特點的詳說。還有一種保持描寫文重點的方法，就是用種種方式詳說所描寫的物事或風景的一二種特點，以喚起人們的注意，如：

「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媽媽引着，便往東轉彎，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

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知道方是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推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鑿金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鑿銀字跡，道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紅樓。

這一段本是描寫榮府的軒昂壯麗，而從黛玉的眼中，只見着他那「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又有一副對聯……」幾樣東西，偏把他詳細說了一番——這也是描寫文中一個保持重點的方法。

第六節 個人風儀和特質的描寫文

(一)人身的風儀和特質的描寫。這一個問題爲什麼要特別提出來呢？因爲在小說或傳記裏面描寫人身的風儀和特質的描寫文字，可以說是佔重要的部分。

我們描寫一個人，舉凡他的年齡，身長，體格，他的形容，髮膚，目光的眸或瞭，鬚眉的長或短，他的衣服，靴，帽，領袖的式樣，顏色，皆可相當的表現這人的道德和性質。但是若在一个警察官眼裏，以上種種的描寫皆是無用的。因爲這些寫法，並不足做認識此人的標識。如紅樓夢上描寫寶玉道：

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抹金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綵；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

底小朝靴……

假使不接着底下：

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眼似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纏絡，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

的儀表，神情和特別物——美玉——，黛玉也不能「一見便吃一大驚」又如：

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氈笠，上撒着一把紅纓，穿一領白緞子征衫，繫一條絛線，下面青白間道行纏，抓着褲子口，獐皮襪，帶毛牛膀靴，跨口腰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

我們讀水滸到此處，假使沒有

「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

那末，稍微高大一點的漢子，都可以裝得出，有了這兩句，才把一個喚做清

面獸的楊志的風儀和特質便寫將出來了。但是，這還是普通的描寫法。

(二) 風儀和特質的特別描寫法。我們描寫人身的風儀和特質，預

先要有個目的：

(a) 要是描寫他的狀態如：

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裏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頂上明

黃纓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揸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白間道行

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鈹響口雁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撲刀，辭別

朱武等三人——水滸。

不一定要敘他生長得怎樣，面貌怎樣。

(b) 若是要教人知道他的來歷和特別的標識，則須說：

……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膊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

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水滸。

(c) 要是描寫他的氣概和特質，則如：

史進看他時，是個軍官模樣，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歌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縑，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鬃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水滸。

(d) 要寫婦女的風儀和特質，則如：

態澁意遠淑且真。

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

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

翠微留葉垂鬢唇！

背後何所見？

珠壓腰肢穩稱身！……

——杜甫麗人行。

總而言之：我們目的在寫他的態度和風儀，則不一定要把他的年齡多大，髮的黑白，眼的藍黃，一一敘述；若是描寫他的最特殊的標識，以求辨別，則又不必把他的衣裳鞋帽，器械，服御，一一敘述——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描寫文中的譬喻法。

在描寫文中最富於暗示性的便是譬喻法，尤其是帶有比較意味的譬喻法。用這種方法，不但能把不易認識或領略的事物使人認識或領略，並且能使平常的事物格外的生動，活潑，或格外的了解。就是在科學的，分析的描寫文裏，這種方法，也是很有價值的。如：

至其光之紅色與空氣之分子接觸時，竟能巧妙通過。反使其分子隨紅光波浪而運動，其情景與船之遇大小浪無異。凡船遇小浪時，其浪雖為船所觸而反躍，至遇大浪時，則不論大小汽船，凡在浪之上者，必須與浪之運動相同，方能通過。

這是科學談話第一編夕陽反照何故云翌日天晴中描寫霞光通過空氣的光景，就是用譬喻的一個例子。又如：

長虹斗落生跳波，

輕舟南下如投梭。

水師絕叫鳧雁起，

亂石一線爭蹉磨！

有如走兔鷹隼落，

發馬下涇千丈坡，

斷絃柱箭脫手，

飛電過隙珠翻荷——蘇軾的百步洪詩。

你看他一首詩連用了多少比喻，而百步洪的景態已宛然如畫。至於帶有比較意味的譬喻，則如：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妝濃抹總相宜。

這是蘇軾描寫西湖的詩。又如白樂天的長恨歌說：

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

又如東坡贈辨才的詩道：

吾比陶令愧，

師比遠公優。

這樣比譬，皆足增人快感。

青年作者應注意的四件事：

最後對於青年作者提出四個重要的條件，即是應特別注意的事：

(1) 做描寫文時，應把你描寫文的目的牢牢地記在心頭，使你所做的能以充分地完成那個目的。

(2) 當你做一篇人身的或風景的描寫文時，要加倍地留心把那應當注意的事抽尋出來。

(3) 若是能以把時日和觀察在描寫文中表明出來更好，因為他能使描寫文益加真切。

(4) 描寫你親身所見的事物或人身，是最好的方法，因為他可以練習你選擇物

事或人身的特質的技術。

第四章 解說文

第一節 解說文的目的和類別

解說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讀者解說一件事理，使他們瞭然他的內容和意義。

(一) 我們當教習的上了講堂，用種種方法，引起學生對於我們所講授的學科的注意，發揮裏面的精義。若把這種語言記錄起來，或是由教者自行編著，便是演說錄，或講義——就是解說文。如：

……甚麼叫做「轉注」？這一瓶水，展轉注向那一瓶去，水是一樣，瓶是兩個。把這
個意思來比喻，話是一樣，聲音是兩種，所以叫做「轉注」。譬如有個「老」字，換了

一塊地方，聲音有點兒不同；又再造個「考」字。有了這一個例，字就多了。但是人的意思，萬變不窮，說話也萬變不窮，却往往就這個意思，移做別個意思。所以一個字往往包容得三、四個字的意思；又添出「假借」一件例來。譬如「令」，本來是號令，後來發號令的人，也就叫做「令」，不必別造一個令字。「長」字本來是長短的長，後來看成年的人，比小孩兒身體長些，也就叫做「長」；年紀老的也叫長；做了官，在百姓的上，也就叫做長。有了這一條例，就省造了許多。——章太炎先生的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見章太炎的白話文。

又如：

中國開化頂早。在四五千年以前，有一個皇帝，叫做伏羲氏。他做了八卦，就是三乾（天），三坤（地），三坎（水），三離（火），三艮（山），三震（雷），三兌（澤），三巽（風）。——上邊注的是卦的名目；下邊注的是卦的意義。——這八個卦，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

不過上古的時候，沒有歷史，並且事物還簡單，所以這八卦爲甚麼緣故，要畫這樣一個形象，却無從知道。伏羲氏死了以後，便是神農氏做皇帝；那個時候，社會漸漸開明，事物比以前要多了，那簡單的八卦，漸漸裏不夠用起來了。

所以到黃帝的時候，有一個倉頡便照着萬物的形象，造起字來。譬如，日字作☉，象太陽的形像；月字作☾，象月亮的形像；鳥字作𪇐，魚字作𩺰，象鳥魚的形像；草字作屮，木字作𣎵，象草木的形像。這些是頂早造的字，就叫做「象形」字。

但是有形可以象的，才可以造象形字；沒有形可以象的，便又想出一種法子來；譬如上字作上，下字作下，立字作立，上，下，立這些字，都是沒有形可以象的，於是假定一畫做個標準；在一畫上面豎「丨」，便是上字；在一畫下面豎「丨」，便是下字；至於立字這一畫，又把他當做地的記號，上面寫個「人」字，——「人」是古文的「大」字，大字本來的意思，就是人字——彷彿是人立在地上的樣子；這種叫做「指事」字，意思是說

指着這事體的樣子，看了這個假定的形像，可以曉得這個字的意義。

後來還有「會意」字，是把幾個字合成一個字，這幾個字的意義，就是這合成的一個字的意義。譬如「天」字從「一」「大」兩個字，就是說：天是第一樣大的東西，沒有第二樣東西能比他的。「初」字的意義，是起頭裁衣服，所以從「刀」「衣」兩個字，就是說：拏把刀去裁衣服的意思。「休」字的意義，是說人休息，所以從「人」「木」兩個字，就是說人坐在樹木底下休息的意思。「老」字的意義，就是說老年人，所以從「人」「毛」「匕」，就是說：人到老了，他身上的毛，如眉毛，鬚鬚，頭髮，這些東西，都要從黑顏色變化做白顏色的意思。——匕字就是變化的化字的正體。——這象形，指事，會意三種字都是從形像意義上頭造出來的。

但是社會上的事體，是一天多一天，形像，意義，是有不夠用的時候，於是又造出一種「形聲」字來。甚麼叫做「形聲」字呢？就是一邊寫這字的形像——就是意義

——一邊寫這字的聲音。譬如，「蘇」字，本義是紫蘇，是草類的東西，所以從艸，——艸字就是草木的草字的正體——是個形；聲音和「穌」字一樣，所以從穌，是個聲。「喉」字本義是喉嚨，喉嚨在嘴裏邊，所以從「口」，是個形；聲音和「侯」字一樣，所以從侯，是個聲。「響」字本義是音響，所以從音，是個形；聲音和「鄉」字一樣，所以從鄉，是個聲。「餅」字，本義是粉做的餅，可以吃的，所以從食，是個形；聲音和「耳」字一樣，所以從耳，是個聲。自從這形聲字一造，一切的東西，都可以有名目了。這是因為無論甚麼事物，總有個意義，所以總可以有個字去配他做形。一切事物，都是先有聲音，才造文字，所以這字的聲音叫甚麼，便可以配一個同音先造的字去配他做聲。

此外還有「轉注」「假借」兩種，我在上面已經說明，合起來叫做六書。這便是中國造文字一定不可變的規則。——章太炎先生的中國文字略說，見章太炎的白話文。

(二)古籍裏面有一字一句久成疑義，或爲古人誤解的，把他疏通證明，或把他的謬誤糾正，旁徵博引，發前人所未發，這種文字，叫做疏證文，又叫做『考』——也是解說文。如王念孫讀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讀到『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爽之徒』覺得文字上下有錯亂，於是搜集本篇和本書與本句同一組織的句子來疏證其謬而改正之，如下：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濇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爽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下先生』即指濇于髡諸人而言。又曰：『自如濇于髡以下』，又曰：『自如孟子至於吁子』，匈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騶衍，濇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濇于髡諸人之上，則

文不成義矣。——見王念孫的讀書雜誌。

(二)我們看見了一個火車頭，把他的形狀，構造，顏色，材料描寫之後，恐怕對於機械學沒有相當知識的人還是不懂，於是把他裏面基本功用說明，如：怎樣把鍋 Boiler 裏的水鼓鑄成蒸氣，怎樣使蒸氣運轉圓柱 Cylinders 內的塞子 Pistons，活塞桿 Piston rods 怎樣使得運轉曳轉 Driving Wheels 的曲柄 Cranks 運動。這種種的說明，可以使讀者不但知道他的外觀，並洞悉他的作用。這種文字，便是說明書，或表明的附記，或一種製造機器或建築工程計畫書，——也是解說文。如：

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今欲利便個人企業之發達於中國，則從來所行之自殺的稅制，應即廢止；紊亂

之貨幣，立需改良；而各種官吏的障礙，必當排去，尤須輔之以利便交通。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今茲所論，後者之事屬焉。此類國家經營之事業，必待外資之吸集，外人之熟練而有組織才具者之僱備，宏大計畫之建設，然後能舉。以其財產，屬之國有，而為全國人民利益計，以經理之。關於事業之建設運用，其在母財利子向未完付期前，應由中華民國國家所雇專門練達之外人，任經營監督之責。而其條件，必以教授訓練中國之佐役，俾能將來繼承其任，為受雇於中國之外人必盡義務之一。及乎本利清償而後，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所雇外人，當可隨意用舍矣。於詳議國家經營事業開發計畫之先，有四原則，必當依據：

- (一) 必選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資。
- (二) 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
- (三) 必期抵抗之至少。

(四)必擇地位之適宜。

今據左列之原則，舉其計畫如下：

(一)築北方大港於直隸灣。

(二)建鐵路統系，起北方大港，迄中國西北極端。

(三)開濟運河，以聯絡中國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

(四)開發山西煤鐵礦源，設立製鐵鍊鋼工廠。

右列四例，爲一計畫，蓋彼此互相關聯，舉其一有以利其餘也。北方大港之築，用爲

國際發展實業計畫之策源地，中國與世界交通運輸之關鍵，亦繫夫此。此爲中樞，自

餘四事旁屬焉。——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實業計畫。

(四)又如我們信仰一種學說，深恐學者又所未解，因而把這種學說的根本方法詳細說明，使多數人易於領悟，如現在新聞雜誌上所載的柏

格森的哲學，羅素的數理哲學，和安斯坦的相對論，皆是這一類的文字——也是解說文。最好的例子是胡適之先生的杜威論思想不避冗長，把他引出：

杜威先生的哲學的基本觀念是：『經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環境。』但是應付環境，有高下的程度不同。許多蛆在糞窖裏滾來滾去，滾上滾下；滾到牆壁也會轉灣了。這也是對付環境。一個蜜蜂飛進屋裏打幾個回旋，啞的一聲直飛向玻璃窗上，頭碰玻璃，跌到在地；他掙扎起來，還向玻璃窗上飛；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頭；他飛到玻璃上，爬來爬去，想尋一條出路；他的『指南針』只是光線，他不懂這光明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氣一樣，何以飛不出去！這也是應付環境。一個人出去探險，走進一個無邊無際的大樹林裏，迷了路，走不出來了。他爬上樹頂，用千里鏡四面觀望，也看不出的一條出路。他坐下來仔細一想，忽聽得遠遠的有流水的聲音；他忽然想

起水流必定出山，人跟着水走，必定可以走出去。主意已定，他先尋到水邊，跟着水走，果然走出了危險。這也是應付環境。以上三種應付環境，所以高下不同，正爲智識的程度不同。蛆的應付環境，完全是無意識的作用；蜜蜂能用光線的指導去尋出路，已可算是有意識的作用了，但他不懂得光線有時未必就是出路的記號，所以他碰着玻璃就受窘了；人是有智識能思想的動物，所以他迷路時，不慌不忙的爬上樹頂，取出千里鏡，或是尋着溪流，跟着水路出去。人的生活所以尊貴，正爲人有這種高等應付環境的思想能力。故杜威的哲學基本觀念是：『智識思想是人生應付環境的工具。』知識思想是一種人生日用必不可少的工具，並不是哲學家的玩意兒和奢侈品。

總括一句話，杜威哲學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樣能使人類養成那種『創造的智識』（Creative Intelligence）使人應付環境充分滿意。換句話說，杜威的哲學

的最大目的是怎樣能使人有創造的思想力。

因為思想在杜威的哲學系統裏佔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現在介紹杜威的思想論。

思想究竟是什麼呢？第一，戲台上說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也』，那個『思想』是回想，是追想，不是杜威的『思想』。第二，平常人說的『你不要胡思亂想』，那種『思想』是『妄想』，也不是杜威所說的『思想』。杜威說明思想是用已知的事物作根據，由此推測出別種事物或真理的作用。這種作用，在論理學書上叫做『推論的作用』(Inference)。推論的作用只是從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作根據，使人對於後者發生信用。這種作用，是有根據，有條理的思想作用。這纔是杜威所指的『思想』。這種思想有兩大特性。(一)須先有一種疑惑困難的情境做起點。(二)須有尋思搜索的作用，要尋出新事物或新知識來解決這種疑惑困難。

譬如上文所舉那個在樹林中迷路的人，他在樹林裏東行西走，迷了方向尋不出路子；這便是一種疑惑困難的情境。這是第一個條件。那迷路的人爬上樹頂遠望或取出千里鏡四望，或尋到流水，跟水出山；這都是尋思搜索的作用。這是第二個條件。這兩個條件都很重要。人都知『尋思搜索』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疑難的境地也是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因為我們平常的動作，如吃飯呼吸之類，多是不用思想的動作；有時偶有思想，也不過是東鱗西爪的胡思亂想。直到疑難發生時，方才發生思想推考的作用。有了疑難的問題，便定了思想的目的；這個目的便是如何解決這個困難。有了這個目的，此時的尋思搜索便都向着這個目的上去，便不是無目的的胡思亂想了。所以杜威說：『疑難的問題，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

杜威論思想，分作五步說：（一）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難之點究在什麼地方；

(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

(一)思想的起點是一種疑難的境地。

(二)指定疑難之點究在何處。

(三)提出種種假定的解決方法。

(四)決定那一種假說是適用的解決。

(五) 證明

以上說杜威分析思想的五步。這種說法，有幾點很可特別注意。(一)思想的起點是實際上的困難，因為要解決這種困難，所以要思想；思想的結果，疑解決了，實際上的活動照常進行；有了這一番思想作用，經驗更豐富一些，以後應付疑難境地的本領就更增長一些。思想起於應用，終於應用；思想是運用從前的經驗，來幫助現在的生活，更預備將來的生活。(二)思想的作用，不單是演繹法，也不單是歸納法；不單是從普通的定理裏面演出個體的斷案，也不單是從個體的事物裏面抽出一個普遍的通則。看這五步，從第一步到第三步，是偏向歸納法的，是先考察眼前的特別事實和情形，然後發生一些假定的通則；但是從第三步到五步，是偏向演繹法的，是先有了通則，再把這通則所涵的意義一一演出來，有了某種前提，必然要有某種結果；更

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證明某種前提是否真能發生某種效果。懂得這個道理，便知道兩千年來西洋的『法式的論理學』(Formal Logic)單教人牢記 A E I O 等法式和求同求異等細則，都不是訓練思想力的正當方法。思想的真正訓練，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經驗來作假設的來源；使人有批評判斷種種假設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來證明假設的是非真假。

杜威一系的哲學家論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設』。試看上文所說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夫只是要引起第三步的種種假設；以下第四第五兩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設演繹出來，加上評判，加上證驗，以定那種假設是否適用的解決方法。這第三步的假設是承上起下的關鍵，是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頭。我們研究這第三步，應該知道這一步在臨時思想的時候是不可強求的；是自然湧上來，如潮水一樣，壓制不住的；他若不來時，隨你怎樣搔頭抓耳，挖盡心血，都

不中用。假使你在大樹林裏迷了路，你腦子裏熟讀的一部穆勒名學或陳文名學講義，都無濟於事，都不能供給你『尋着流水，跟着水走出去』的一個假設的解決。所以思想訓練的着手工夫在於使人有許多活的學問知識。活的學問知識的最大來源，在於人生有意識的活動。使活動事業得來的經驗，是真實可靠的學問智識。這種有意識的活動，不但能增加我們假設意思的來源，還可訓練我們時時刻刻拿當前問題來限制假設的範圍，不至於上天下地的胡思亂想。還有一層，人生實際的事業，處處是實用的，處處用效果來證實理論，可以養成我們用效果來評判假設的能力，可以養成我們的實驗的態度。養成了實驗的習慣，每起一個假設，自然會推想到他所涵的效果，自然會來用這種推想出來的效果來評判原有的假設的價值。這才是思想訓練的效果，這才是思想能力的養成。——胡適文存。

(五)又如遇見歷史的事實，一人的行爲的奇特，把他的原因結果推

闡出來，或把他行爲的動機解釋出來，這種文字，往往見之於敘事文，——傳記，歷史，小說等等，——也是解說文。如：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

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

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

信語親越，吳國旣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欽知彌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輪擲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天初而訖，百三十篇。』——史記太史公自序。

我們讀了上面幾篇文字，可以曉得解說文是什麼，並且可以曉得解說文和敘事文，描寫文的區別了。

第二節 解說文的要素

解說文的目的是向讀者說明一件事理，使他們瞭然他的內容和意義。那末，做者對於他所解說的事物，必要澈底了解，又要用一種方法，使人一見就明白。所以這種文字有兩個要素：

(一)明晰。我們對於明晰的意又有兩個解釋。一個是要我們對於所要解釋的事物要澈底了解，這是已經說過的了；一個是我們自己澈底了解了，假使像林琴南那樣「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還是沒用。其實不能了於口，或明白的寫出來的，實是心裏未十分明白。所以要說得明白，寫得明白，還是先要心裏對於這個題目，十分明白，不然，勉強寫出，一

定是「隔靴搔癢」

蘇子瞻平生詩酒風流，對於酒的釀法很研究，所以他作的酒經一篇，也就非常明晰，現在我把他寫在下面：

南方之氓，以糯與秫，離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而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

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三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甑，接而井泐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吾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甗水，凡水必熱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塞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甗，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筭

半日，取所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並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爵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爵，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麴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酒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二)興趣。但是有些人他對於一個問題或是一件物事的現象，曉得很清楚，關於這個問題或這件物事的事實，也曉得的很多，或則可以說全局在胸；然而他說出話來或作出文來，往往犯了寬泛，空想，雜亂無章，或輕重倒置的毛病，也是「吃力不討好」，引不起聽者或讀者的興趣來。這一個病根，在什麼地方呢？依然是忽略或輕視文字組織的基本要素——統一，聯絡和重點，——這三個要素又剛剛地在解說文中與在敘述文和描寫文中居同一重要的地位的緣故。

(1) 統一。在解說文中，要保持統一，首先要限制題旨，就是要選擇這個問題中我所最了解的一部分，而又在普通文字範圍內可以發揮的。譬如我們做描寫火車頭的文字，可以專門描寫中國的火車頭或日本的火車頭為題旨的限制；描寫做酒的製造可以專門描寫中國製酒法，或再縮小一步，描寫南方的製酒法，為題旨的限制。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排除許多破壞文字統一的材料。

(a) 界說。題旨限制了以後，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下一個很明確的界說或定義。因為讀者所想的與作者所想的，往往可以背道而馳；除非你把你所要解說的問題的界限，劃得清清楚楚。

(b) 種類與差德。怎樣才能够把一個要解說的問題的界限劃得清清楚楚呢？換一句話說，怎樣能够給這個所要解說的問題一個界說呢？

第一要表明這個問題屬於那一種；第二要表明屬於那一類；第三要表明這類與別類的不同的是什麼——差德。我現在索性引杜威先生的話來把界說種類和差德解釋一下。他說：

「界說」是表明「類」的唯一法門。做界說唯一的要務，就是在先定「大類」

再加「差德」；我們認識這樣東西的大類，還認識他的差德，纔是真能算知道這個

東西——見杜威的思想之派別。

他又說：

我們更要知道類之爲物，不是孤立的，是上下有系統的。「類」的上面還有「種」

在譬如我們認定牛馬，從牛馬上面推，則哺乳動物爲種，而牛馬爲類；再從上推，則動物爲種，而哺乳動物爲類。從牛馬下面推，則牛馬爲種，而黃牛，黑牛，黑馬，又爲類。

了。——同前文。

杜威先生前段所謂「大類」就是後段所謂「種」。我們無論選擇那種題目，都先要表明這個題目的種類與差德，譬如胡適之先生的「杜威論思想」

首先把杜威的哲學基本觀念「知識思想是人生應付環境的工具」次則就把

他的思想論的特質說出：不是「戲台上說的「思想起來好不傷慘人也！」的那

種「回想」或「追想」也不是「平常人說的「你不要胡思亂想」」那種的

「妄想」他「說的思想是用已知的事物作根據，由此推測出別種事物或真理的作用。」

又如蘇子瞻作酒經，首先提出「南方之氓」四字，可見得他說的釀酒法，是南方的釀酒法，不是北方的釀酒法；次則提出「吾始取而肥之……」一句，可見他說的釀酒法，又是他採取南方的釀酒原料而參以他自己的主

張的釀酒法，界說都非常的明顯，絕不致令人見了發生誤會，既不致發生誤會，則讀者便可了解他所解說的內容，自然是快活的。那末，這文字的興趣，便是統一的界說替他保持的了。

(c) 區分。我們遇到一個要解說的題目，既然把他的界說弄清楚了，然後就要根據這個界說把他裏面須要解說的問題劃成部分，有主要的，有次要的，這就叫做「區分」(Division)。這種區分是從界說裏抽繹出來的；譬如胡適之的杜威論思想，既把他的界說——知識思想是人生應付環境的工具——定了，然後便把這個問題分作五步：(一)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之點究在什麼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個假定能够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又如

章太炎先生解說「六書」的意義，首先他拿「社會漸漸開明，事物比以前要多了，那個……漸漸裏不够用起來了」這個基本觀念做六書相繼發生的理由，於是順着「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自然的區分，處處都向着那個基本觀念走，所以說得「語不離宗」。這還不甚明白，我再拿左傳上一段文字來做個例：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廢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桓公六年。

申繙說「命名」以「信義象假類」爲基本觀念，就是他對於「命名」一定的界說；又據以提出「以名生」、「以德命」、「以類命」、「取於物」、「取於父」做爲他區分的註腳，然後反覆解說，而終結以「大物不可以會」文字中天然區分，如指諸掌，學者一讀自然明白，不須解釋。

(2) 聯絡。解說文的聯絡方法，應注意以下四事：

(a) 綱領。做解說文的時候，既然把他的區分劃出來了，就應照着他關係的輕重，分出先後的次序，如杜威論思想上的第一步，第二步以至第五步，使他互相關聯，不致屹然獨立，或顛倒失序。

(b) 重要的句子。綱領的次序排好以後，把各綱領的主要意義，揭示出來，如杜威論思想的五步的第一步那一段的主要句子，就是頭一句。上文說過，杜威一派的學者認定思想爲人類應付環境的工具。人類的

生活，若是處處沒有障礙，時時方便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但是人生的環境，常有更換，常有不測的變遷。『第二步那一段的主要句子是：『有些疑難是很容易指定的……』。但是有許多疑難，我們雖覺得是疑難，但一時不容易指定究竟那一點是疑難的真問題。』第三步那一段的是：『既經認定疑難在什麼地方，稍有經驗的人，自然會從所有的經驗，知識，學問裏面，提出種種的解決方法。』第四步那一段的是：『有時候，一個疑難的問題能引起好幾個假設的解決法。』第五步那一段的是：『第四步所採用的解決法，還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實可靠，還不能十分確定，必須有實地的證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證實，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過是一個假定的例罷了。』——參看胡適文存的原文。

(c) 轉詞。但是上面所引杜威論思想的五段文的主要句子，都是

有次序的數目字在每個綱領之前做他們的聯絡的，有時這些次序的數目字不能用，他們的次序的聯絡只得另外設法子了。用相當的轉詞做他們的聯絡的媒介，如章太炎的中國文字略說的七段文字是用『不過』、『所以』、『但是』、『後來』、『但是』和『此外』等等，便是這個例子。

(d) 結論。我們做解說文的聯絡還有一個法子，就是於每段之終，把本段的意思用簡短的言語總結一下，使讀者回顧前景，可以增加他的興趣，又可推論出下段的意思，這種聯絡也很自然，與在每段之首提出主要的句子同一功用。請看蔡元培的國立北京大學校旗圖說一篇，便可明白：

各國的國旗，雖然也有採用天象，動物，王冠等等圖案，但是用色彩作符號的占多

數。法國三色旗，說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大主義的符號，是最彰明較著的。我國國旗用五色，說是表示五族共和，也是這一類。我們現在所定的校旗，右邊是橫列的紅藍黃三色，左邊是縱列的白色，又於白色中間綴黑色的「北大」兩篆文，並環一黑圈，這是借作科學，哲學，玄學的符號。

我們都知道：各種色彩，都可以用日光七色中幾色化成的。我們又都知道：日光中七色，又可用三種主要色化成的；現在通行三色印刷術，就是應用這個原理。科學的關係，也是如此。世界事物，雖然複雜，總可以用科學說明他們；科學的名目，雖然也很複雜，總可以用三類包舉他們。那三類呢？第一，是現象的科學，如物理，化學等等；第二，是發生的科學，如歷史學，生物，進化學等等；第三，是系統的科學，如植物，動物，生理學等等。我們現在用紅藍黃三色，作這三類科學的符號。

我們都知道：白是七色的總和，自然就是三色的總和了。我們又都知道：有一種哲

學，把種種自然科學的公例貫串起來，演成普遍的原理，叫做自然哲學。我們又都知：道有幾派哲學，把自然科學的原理，應用到精神哲學，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統統貫串起來；如英國斯賓塞爾氏的綜合哲學，法國孔德氏的實證哲學，就是這種哲學，可以算是科學的總合；我們現在用總合七色的來表示他。

但是人類求知的慾望，決不能以綜合哲學與實證哲學爲滿足；必要侵入玄學的範圍。但看法國實證哲學盛行以後，還有柏格森的女學，很受歡迎；就可算最顯的例證了。玄學的對象，叔本華叫做「沒有理解的意志」；斯賓塞爾叫他做「不可知」；哈特曼叫他做「無意識」；道家叫做「玄」；釋家叫做「涅槃」；總之，不能用科學的概念證明，全要用玄學的直覺照到的，就是了。所以我們用沒有顏色的黑色來代表他。

大學是包容各種學問的機關；我們固然要研究各種科學；但不能就此滿足，所以

研究融貫科學的哲學，但也不能就此滿足，所以又研究根據科學而又超絕科學的玄學。科學的範圍最廣，哲學是窄一點兒，玄學更窄一點兒。就分門研究說，研究科學的人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就一人經歷說，研究科學的時間最多，其次哲學，其次玄學。所以校旗上面紅藍黃三色所占的面積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

這就是國立北京大學校旗所以用這幾種色，而這幾種色所占面積又不相同的緣故。

你看他各段之末都有一句結論，如：

(a)『這是借作科學，哲學，玄學的符號。』

(b)『我們現在用紅藍黃三色，作這三類科學的符號。』

(c)『這種哲學，可以算是科學的總合，我們現用總合七色的來表示他。』

(d)『所以我們用沒有顏色的黑色來代表他。』

(e)『所以校旗上面紅藍黃三色所占的面積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
是何等明晰！何等的啣接！這種文字最宜于初學做文的模範。

(3)重點。 解說文的重點的方法，大概同敘述文描寫文彷彿，如：

(a)空間的重點。 遇到重要的地方，詳細的說明一下，可以占了很大的地方，使人起一種強烈的注意和感情。

(b)位置的重點。 就是把重要的放在前或後提起人的注意，或引起人的回想。

後一條——位置的重點——前面已說過，不再贅了。現在只提出關於解說文的重點的一個條件：

(o)重要關係的事實說明。 演說或作文，或遇到關係重要的事實必須聲明或申敘的時候，應在開始的時候說明或插敘在中間。

如梁啓超的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的頭一段：

學校裏的講演，應該是討論學術，我忽然拈出『無槍階級對有槍階級』這個怪題，像是很不該。但我想：所謂學術者，並不是專記誦那死的學理，還要兼研究那活的實際問題；我們無論對於那門學術，總應該採取這種態度。法政學校學生的態度該怎樣呢？自然是要應用法政學理來解決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種種問題，遇有這類目前切要問題，爲國人所急欲解決而未能解決者，我們便應該從四方八面想出一個解決方法供國人採擇，這是法政學生應有的特別責任。現在的中國，人民厭苦兵禍，可算得全國人心理所同然，但是苦無救濟之法。質而言之，裁兵問題，便是關於我們個人生死國家存亡最痛切的問題。今天所講，就是把我個人對於這問題的意見，提出來請教諸君。我講演之前要先聲明一句：我的話絲毫不含煽動性質，我是完全拿學者的態度來討論政治學上的實際問題。我確信這問題是我們應該討論而且人人都有權討論的——見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

這一段是：一方申述他要提出這個問題的理由；一方表明他講演這個問題的態度。是演說時一個最好的「開場白」！又如：

……簡單說一句，實業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對於那舊的，已經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所以有幾家辦得格外好的，不惟事事不讓外國人，只有比他們還要辦新進步。剛纔所說的是組織方面，至於技術方面，也是同樣的進化。前幾天有位朋友和我說一段新聞，我聽了甚有感觸，諸君若不厭麻煩，請聽我重述一番。據說北京近來有個製酒公司，是幾位外國留學生創辦的，他們卑禮厚幣，從紹興請了一位製酒老師傅來。那位老師傅頭一天便設了一座酒仙的牌，要帶領他們致敬盡禮的去膜拜。這班留學生，自然是幾十個不願意，無奈老師傅說不拜酒仙，酒便製不成，他負不起這責任，那些留學生因為熱心學他的技術，只好胡亂陪着拜了。後來這位老師傅很盡職的在那裏日日製酒，却是每回所製總是失敗；一面這幾位學生在旁邊研究了好些

日子，知道是因南北氣候和其他種種關係所致，又發明種種補救方法，和老師傅說，老師傅總是不信。後來這些學生用顯微鏡把發酵情狀打現出來給老師傅瞧，還和他說明所以然之故；老師傅聞所未聞，纔恍然大悟的說道：『我向來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誠心，或是你們有什麼沖撞；如今纔明白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從此老師傅和這羣學生教學相長，用他的經驗來適用學生們的學理，製出很好的酒來了。這段新聞，聽着像很瑣碎無關輕重，卻是『科學的戰勝非科學的』真憑實據。又可見青年人做事，要免除老輩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幫助也並非難；只要你有真實學問再把熱誠貫注過去，天下從沒有辦不通的事啊……。

這也是梁先生的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那篇演說裏的一段言語。照他的本質看來，原來是敘述文；而他在本篇中的關係，卻是解說文的性質。因為引這段故事的目的，在給「實業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對

於那舊的，已經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和『科學的戰勝非科學的』一個『真憑實據』——這樣插叙的解說文，也是增加重點的氣力的好方法。

第五章 論辯文

第一節 論辯文的目的和類別

我們對於一個問題，發表一種主張；或是對於一個物事的性質，功用，效率美惡下一種批評，或是對於人家的主張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態度；或是對於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黨派發表一種勸告或覺書，——由這種種目的所發表的文字，都叫做論辯文。若分開來說：『對於一個問題，發表一種主張』的是論說文；『對於一個物事的性質，功用效率善惡下一種批

評』的是批評文；『對於人家的主張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態度或是答辯人家反對自己的主張』的是辯駁文；『對於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黨派發表勸誘，或忠告』的，是誘導文。

什麼樣兒的是論說文呢？請看下面的兩篇文字：

(1) 『平民文學』這四個字，字面上極易誤會，所以我們先得解說一回，然後再行介紹。

『平民的文學』正與貴族的文學相反。但這兩樣名詞，也不是十分拘泥。我們說貴族的平民的，並非說這種文學是專做給貴族，或平民看，專講貴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貴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過說文學的精神的區別，指他普通與否，真摯與否的區別。

中國現在成了民國，大家都是公民。從前頭上頂了一個皇帝，那時『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大家便同是奴隸，向來沒有貴族平民這名稱階級。雖然大奴隸對於小奴隸，上等社會對於下等社會，大有高下，但根本上原是一樣的東西。除却當時的境遇不同以外，思想趣味，毫無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上，分不出什麼區別。

就形式上說，古文多是貴族的文學，白話多是平民的文學。但這也不盡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所以確有貴族文學的性質。至於白話，這幾種現象，似乎可以沒有了。但文學上原有兩種分類，白話固然適宜於『人生藝術派』的文學，也未嘗不可做『純藝術派』的文學。純藝術派以造成純粹藝術品為藝術唯一之目的，古文的彫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話也未嘗不可彫琢，造成一種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遊戲的文學，那便是雖用白話，也仍然是貴族的文學。譬如古銅鑄的鐘鼎，現在久已不適用，只能尊重他是古物，收藏起來；我們日用的器具，要用磁的盤碗了。但銅器現在固不適用，磁的也只是作成盤碗的適用。倘如

將可以做碗的磁，燒成了二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做了一座純白的觀世音，那時，我們也只能將他同鐘鼎一樣珍重收藏，却不能同盤碗一樣適用。因為他雖然是一個藝術品，但是一個純藝術品，不是我們的所要求的人生的藝術品。

照此看來，文字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區別，現在再從內容上說。內容的區別，又是如何？上文說過貴族文學形式上的缺點，是偏於部分的，修飾的，享樂的，或遊戲的；這內容上的缺點，也正如此。所以平民文學應該著重，與貴族文學相反的地方，是內容充實，就是普遍與真摯兩件事。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祇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因為英雄豪傑，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也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為普遍，也更為切己。我們不必講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祇應講說人間交互的實行道德。因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決不偏枯。天下決無祇有

在甲應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說，即使世間男人多數最喜說的殉節守貞，也不合理，不應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類，自然也有一種一律平等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既不坐在上面，自命爲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傑。祇自認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渾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們說及切己的事，那時心急口忙，祇想表出我的真意實感，自然不暇顧及那些彫章琢句了。譬如對衆表白意見，雖可略加努力，說得美妙動人，却總不至於謔成一支小曲，唱的十分好聽，或編成一個笑話，說得闔堂大笑，却把演說的本意沒却了。但既是文學作品，自然應有藝術的美，祇須以真爲主，美卽在其中，這便是人生的藝術派的主張，與以美爲主的純藝術派，所以有別。

平民文學的意義，照上文所說，大略已可明白。還有我所最怕被人誤會的兩件事，

非加說明不可——

第一，平民文學決不單是通俗文學。白話的平民文學比古文原是更爲通俗，但並非單以通俗爲唯一之目的。因爲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他的目的，並非想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樣，乃是想將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適當的一個地位……。

第二，平民文學決不是慈善主義的文學。在現在平民時代，所有的人都祇應著自立與互助兩種道德，沒有什麼叫做慈善……平民文學所說，是在研究全體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夠改進，到正當的方向，決不是說施粥施棉衣的事……。

……周作人的平民文學，見點滴。

(2)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纆，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柁，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審乎！

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營邱，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寶之君，尙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史記貨殖列傳。

第一篇文字，周作人先生提出「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做他的平民文學的主張；第二篇雖說在列傳裏面，可以說是司馬遷的一

篇古代經濟思想的起源論，他對於經濟思想發生的基本觀念，只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一句，至於他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是「上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與之爭。」以上兩篇都是論說文，那末，什麼樣兒的是批評呢？再看下面的兩個例子。

(1)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

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

風乎？」

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

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節以下無譏焉。」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爲之歌大雅曰：「美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賤，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箠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韻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見舞韶箠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

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於政。無邑無政，乃

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困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

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加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嚚，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

(2)……並世王閭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為其祀為能盡俗；——蕭穆猶未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夫欲物其體勢，視若散塵，笑若齟齬，行若曲肩，自以為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司馬遷」

班固之言！……見太炎文錄。

這一段文字是批評近代文學的；前頭那一篇是批評人樂和舞的，便都是批評文了。又什麼樣兒的是辯駁文呢？再看下面例子：

(1)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2)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盍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愛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宮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向請命。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埴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愛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奮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賓見無

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敵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禱勤勞！

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
可以已也。如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前邊兩篇文字是辯駁文字中的答辯體；不過第一篇是友朋間和平的討論；後一篇是國際間一面帶着責問的態度，一面含有抗辯的性質。至於近世論辯文字，以我所見，其平易近人，而又雅俗共賞，不肯邏輯的，無過於章士釗先生的作品，現在不能具引，僅節錄一二節以見一斑：

(3) 愚熟觀嚴論，而見其最爲惶惑者，則民約之所自起也。其言曰：「草昧之民，其

神明既爲迷信之所深拘，其形骸又爲陰陽之所困阨，憂疑好殺，家相爲仇，是故初民
號爲最苦……盧梭之所謂民約，吾不知約於何世也？此卽生物學家所以審盧梭
者。實則初民相爭好殺之相，郝伯思立說，已想像及之；並非生物學家之所擬論。卽在
吾國，柳子厚作封建論，已能言其梗概，此先郝伯思又近千年矣。惟有當注意者，則二
子之所推論，雖與生物學者，約略相通，而後者以證民約之不可能，前者則轉以爲民
約之所由始。郝之言曰：「民之始，猶禽獸也，離羣處獨，斃殺殫息，人以其一而與其羣
爲戰。當此之時，其小己之自由，固甚大也；然而弱肉強食，晝夜喘喘，無一息之休居，不
得已乃相約而爲羣焉。」是所謂約，卽約於弱肉強食之時也。柳之言曰：「彼其初與萬
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衛。荀卿有言：「必
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
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茲雖未明

言約，而爭者皆願聽命於能斷曲直者，非有約胡能？是所謂約，即約於假物相爭，爭而不已之時也。盧梭之所言約，質雖不同，而起源大率如是。嚴君嘗評郝說而以為似矣，顧乃不知盧梭之民約，約於何世，何耶？——讀嚴幾道民約平議。

(4) 愚之所最不可解者，首在「籌安」二字。彼豈不以由我之道，國家可得長治而久安也。則所謂安者，果愚所見非謬，嘗以國中不見革命之禍為衡，而國中不見革命之禍，苟非國中利害衝突，質劑停勻，斷乎無幸。此其理昭哉無窮，雖至愚者，不能瞑目而無見也。今若於倉黃之中，推翻共和，創設帝政，此其所為影響於革命者，有二要義：一曰，己身以革命倡；一曰，認革命為憲法上之權利。此非愚一人之私言也。卜頌德之論法蘭西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之投票曰：「票為可決，實不待言。苟一票否焉，則此一票，意在主戰。故凡共和國遭逢此境，政府所事，直革命之行爲。羅伯士比所用革命二字，其義指此，良不誣也。當是時也，造法之權，在法操之國民，而為暴力所

支，不能運用。其在事實，則誰能行苛虐達者，誰即擁有造法之權耳。誰能別行一苛虐達，造法之權，又即歸之。」前舉二義，已可於此數語中，約略盡之，則其事正與革命爲嫌，而漫曰，「安焉，安焉，」此非別有奧義，爲淺闇所不及知，乃自陷於矛盾而不覺矣。

——見帝政駁議。

這兩段是辯駁人家的主張的文字。至於答辯人家反對議論的文字，則如：

(1) 對於你們提出的重要問題，「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築好政府呢？」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來破壞與建設都不是絕對的相反，他們的關係也有點像你們說的雞蛋與雞的關係；有時破壞即是建設，有時建設即是破壞；有時破壞必須

在先，有時破壞自然跟着建設而成，有時破壞與建設同時並進，等到雞蛋殼破裂時，小雞也已下地了。況且人各有偏長，而事業須合衆長。燒房子有時要人做，收拾廢椽剩瓦也要人做，打圍起屋也要人做。我曾說過：

君期我作瑪志尼，我祝君爲倭斯韋。

國事今成逼體濟，治頭治脚俱所急。

我們對於國人的宣誓是：

各行其事，各司其事。

再者，我們很誠懇的替你們指出「到民間去」四個字，現在又快變成一句好聽的高調了。俄國「到民間去」的運動，乃是到民間去爲平民盡力，並不是到民間去運動他們出來給我們搖旗吶喊。「到民間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胡適的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答辯，見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勞

力週報。

(2) 愈與進士季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

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邱與廬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劍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駼，漢之時有杜度。此於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有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漢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

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諝」、「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諫」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如何法守也？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質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韓愈的諱辯。

這兩篇文字的辯論的理由，就一方看來是很充分的，但我並非絕對贊成他們的主張。不過韓愈作諱辯，其理由，雖以現在眼光觀之，覺得不甚充分，然在當時，還算是大膽。且其詞鋒犀利，引徵詳實，很可做辯駁文的榜樣。

現在要講誘導文了。這一種文字，雖然說理，但偏於感情方面，或是出

於「將成其美，匡救其災」的意思，所以要有誠懇的態度，謙虛的辭氣，又要處處留心所誘導者的心理，因勢而利導。所以這一類文字，大部分包括在書信裏面。至於古代文字像孟子一書，差不多都是此類文字，現在只引一兩條做例，等到後面書信的寫法篇內，再行詳細討論。例如：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

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

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

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

因齊宣王好勇，遂勸他好勇以「安天下之民」，便是誘導的好法子。又如：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乎？」

王曰：「王政可得聞歟？」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以富人，哀此鳧獨。』」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

因齊宣王毀明堂之間，遂勸他「行王政」；因他好貨，遂勸他「與百姓同

之。』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因他好色，則又勸他「與百姓同之。」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真可算得善於因勢利導的了！

第二節 辯證的名學

我們同人辯論的時候，必須有我們辯證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名學，又叫論理學，西人叫做邏輯。所以普通都叫他做「推理的科學」(The science of Reasoning)；又叫他做「科學的科學」(The Science of science)。中國自孔子起，便注重「正名」，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不過他只把這個意思運用到論政治上去，並沒有詳細說明他的方法。墨子則不然了；他說：

凡出言談，則不可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

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情，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

——墨子非命下。

他所謂『立儀』就是要先定論辯的『名學』。『謂發議論若不以論理學爲基礎，那議論都算白發了。』——見梁啓超的墨子學案小取篇說。

夫辯也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

上邊所說的那一樣不是我們人生所不可缺少的生活需要？于此我們可以見得論辯，或名學關係重大了。名學有兩類：(A) 演繹的名學；(B) 歸納的名學。

(一) 演繹的名學 Deduction

怎樣叫做演繹的名學呢？就是『自一事或一理推及他事或他理，故

其爲根據之事理爲已知，或假設爲已知；而其推得之事理爲已知事理之變體或屬類。——胡明復的科學方法論。

這種演繹法我們隨時隨地的言語動作，皆受他的支配。而且自上智以至于愚夫愚婦皆受他的支配，幾而不自覺。譬如甲不洗澡，我們便說他不講衛生，『因爲講衛生的必常洗澡。又如我們看見牆腳下的石頭上發濕，便說，『呀，明天要落雨。』月亮四圍有白圈，我們便說，『呀，明天要颳風。』因爲俗話道『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其式如左：

- 一、牆腳下的石頭發濕要落雨。
- 二、現在牆腳的石頭發濕了，
- 三、故知要落雨。

這就是演繹法的三段論法 (Deduction Syllogism) (1) 是大前提

(Major Premise) (一) 是小前提 (Minor Premise) (二) 是結論 (Conclusion) 怎樣叫做大前提呢？就是提出一件普通認為真實的事實的例子。怎樣叫做小前提呢？就是說者或辯論者所提出與這例子同類的事物。有大前提的例子，小前提的同樣推出來的便是結論。這就叫做三段論法。又如：

大前提——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孔子人也，

結論——故孔子必有死。



這是西洋的三段法。至於印度因名學論辯的方式則如下：

聲是無常……………宗

所做性故……………因

譬如瓶等……………喻

瓶有所做性，瓶是無常；聲有所做性，聲亦無常……………合

是故得知聲是無常……………結

也可把他做爲三段，並不失他的辯論的精神，如：

聲是無常的。(無常謂不能永遠存在)……………宗

因爲聲是做成的……………因

凡是做成的都是無常的，例如瓶……………喻

——參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普通的論辯不必用三段法，只用兩段法

(Entryname) 就行了；譬如我們說，『孔子必

死，因爲他是一個人；』或則說『孔子必死，因爲人皆有死。』前面一句，省



去大前提；後面一句，省去小前提。這樣的論理形式，省略大前提或小前提的，就叫做兩段論法。

但是我們雖然曉得這種論証的方法，要是不「蒐求一切事物的真象」和「整理各種現象相互的關係」，這種推理，非徒無益，反而有害。墨子說得好：

馮（訓乃）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

就是教人不但要明白名學的形式，還要詳求事理，推究因果，做名學的基礎。——參看梁啓超的墨子學案。

然要「蒐求一切事物的真象」和「整理各種現象的關係」，又非徒用演繹的名學所能奏效。譬如孟子說：

楊子尊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韓愈說：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

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

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他們論證的大前提都是非「聖人之徒」，違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道」，就是犯了不能「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的毛病。要醫這種毛病，一定要用歸納的名學。

(二) 歸納的名學 Induction

怎樣叫做歸納的名學呢？就是：「先觀察事變，審其同違，比較而審察之，分析而類別之，求其變之常，理之通，然後綜合會通而成律，反以釋明事變之真理。故歸納之法，其首據之事理爲事實，而其歸納之結果則爲通理，

即實事運行之常則也。——見胡明復的科學方法論。譬如你要到水果店裏去買蘋果，第一次拿了一個色青而質硬的咬了一口，又澀又縮嘴，把他丟掉了。第二次拿的一個也是又青又硬的，咬了一口，仍然是又澀又縮嘴，丟掉再咬別的，顏色體質和口味都仍然同第一個一樣。於是我們可以得了一個結論，就是：蘋果之色青而質硬的，都是澀的，不好吃的。這就是歸納法。胡適之先生研究『我，吾，余，予』四個字用法完全一樣，搜出許多例證，便是應用這個方法。我且把他引在後面：

(A) 主格。

(1) 我非生而知之者。——論語

(2) 吾日三省吾身。——同上

(3) 余雖爲之執鞭，——史記

(4) 予將有遠行。——孟子

(B) 一，領格，不加『之』字的。

(1) 可以濯我纓。——孟子

(2) 非吾徒也。——論語

(3) 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左傳

(4) 是予所欲也。——孟子

二，領格附加『之』字的。

(1)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左傳

(2) 吾之病也。——韓愈原毀

(3) 是余之罪也夫！——史記

(4) 如助予之歎息。——歐修陽秋聲賦

(0) 一, 受格, 在語詞後的。

(1) 明以教我。——孟子

(2) 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愈祭十二郎文

(3) 女爲惠公來求殺命。——左傳

(4)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孟子

二, 受格在介詞後的。

(1) 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孟子

(2) 爲吾謝蘇君。——史記張儀列傳

(3) 與余通書。——史記

(4) 天生德於予。——論語——見胡適的國語文法概論

這是研究學問, 搜集例證的歸納法; 至於研究事理, 搜集例證, 亦同, 例如:

與言至此，最易流於悲觀，發爲過激之論。愚且極力自鎮，除客氣務盡，而唯質之歸納之方，事實既詳，然後著爲微說。夫夙昔以爲憂者，非外力之深入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解所以媚之；於是媚外之道，亦與之纒長而增高。前清之外部，宜望塵莫及也。

夙昔以爲憂者，非財力之困乏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知借債以彌縫之。愈彌縫之而愈困乏；愈困乏而愈不得不彌縫。坐是外人益益持吾短長，國欸日見押，國產日見消，路礦日見失，甚且土地日見蹙也。

夙昔以爲憂者，非人民生命財產之危險乎？而今則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數千里之地，悉蹂躪於豕狼。焚燒淫掠，無所不至。政府傾南北勁旅數萬衆以合圍之，卒莫能克。不僅不能克，時乃兵匪交通，共肆荼毒也。前者南京不毀於所謂亂黨，而毀於所謂國軍。而今則西北之元元困於匪而又困於兵也。

夙昔以爲憂者，非行政不能統一乎？而今則內而部自爲政，加甚也；外而省自爲政，加甚也；地方財政之不可理加甚也，人民之感其痛苦又加甚也。

夙昔以爲憂者，非革命之子，起自田間，粗鄙近利，不解政治乎？而今則方鎮大員，莫或識丁，清流之士，四方屏迹。其他販夫，走卒，刁生，惡胥，革員，廢吏之蠅集蟻附，儼然操數萬萬人之生命於其手，而惟所割，其勢日進而未有已也。

夙昔以爲憂者，非天下不定，商工失所乎？而今則『兵亂日聞於郡縣，盜賊徧擾於城鄉，商賈不行，農機停業』（原注，此不忍雜誌所以罵倒黨人者）又烈於前也。而且武夫屠伯，奸紳猾吏，日借法律以爲殺人之具。人不自保，何意謀生因之企業愈停滯，利子愈下落，誠不知伊於胡底也！

夙昔以爲憂者，非黨禍之烈乎？而今則無京無外，暗鬪彌厲，掌政權者非某派不能，掌兵權者非某系莫可。大派之中，又含小派；正系之內，復分旁系。派派相牽，卽系系相

旣，恍若國家可亡，淚若系不可亂見象之惡，又非可以言語形容也。

凡此種種，隨筆所之，已至滿幅，讀者試思之，此其爲說，容有未然者乎？——章士釗的政本。

由此所舉事實的歸納結果，便是：袁世凱解散國會，撲滅民黨以後之政治不但不足以強國，即自保其弱，懦夫且嫌其難。這就是應用他「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的方法。歸納的名學，至此當已略得大概，本書非專講名學之作，不能詳也。不過西洋名學的歸納法，自培根發明，穆勒發揮光大以後，歐洲的科學和文化始有此突飛之象。穆勒之歸納法的五種方法是：

(一)求同

(二)求異

(三) 求同與異

(四) 共變

(五) 求餘

耶方斯講歸納則以歸納法只是演繹法的一種。『分開來說，歸納法有幾部工夫：

第一步，觀察一些同類的『例』

第二步，提出一個假設的通則，來說明這個『例』

第三步，再觀察一些新例，看他們是否和假設的通則相符合。若無例外，這通則便可成立；若有例外，須研究此項例外，是否有可以解釋的理由；若不能解釋，這通則便不能成立。一個假設不能成立，便須另尋新假設，仍從第二步做起。——胡適的國語

文法概論。

依我看來，青年初學做文或和人辯論遇有疑難問題，還是照着杜威論思想或穆勒所舉的那五種辯證方法，一步一步的推求前去，自然得着圓滿的結果。梁任公先生說名學家一段論結露的原因的文字，很是有趣，今特不避煩瑣，索性把他引在下面：

我們要知道空氣爲什麼凝結而成霜露等物。第一步：可用求同法研究他。暑天飲冰水，看見玻璃杯的外面結露；冬天外邊下大雪，屋裏燒著大火爐，看見玻璃窗內面結露；拿面鏡子或銅墨盒蓋，用口向著他呵氣，他面上就結露；綜合這三種現象，可以得一個公例，是：「凡結露的物體，比諸四周圍的空氣較冷，」這算是一個原則了。但還有一種現象應該注意：夜間樹葉上也結露，何以見得那塊葉一定比四圍的空氣冷呢？這很容易證明。試用兩個寒暑表，一個懸在空中，一個放在葉上，那葉上的表一定比空中的表溫度較低。可見樹葉結露的原因，完全與玻璃等相同了。這就是用求

同的法求出來。

雖然何以見得這一定是原因不是結果呢？或者因為結露之故，纔令該物體冷了，也未可知。即不然，或者別有一個原因，而結露與體之冷，同為聯帶的結果，也未可知。所以這個原則是否可靠，還要用別的方法來證明。於是用求異法。同是裝着冰水，為什麼玻璃杯結露，瓷酒杯不結露呢？同在一個滑面上呵氣，為甚麼玻璃鏡的露結得快，墨盒蓋上結得慢呢？同在一個墨盒蓋上呵氣，為甚麼光滑的那部分結露多，雕刻或鏽壞的那部分結露少呢？就這些異處逐一求去，可見結露之有無快慢多寡，一定和該物體更有關係了。

於是再用共變法，將各種物體一一檢查，可以發現兩個原則：第一，傳熱難的物質結露易，傳熱易的物質結露難。第二，散熱易的物態結露易，散熱難的物態結露難。既是傳熱難而散熱易的物體，那麼，一面他的外部感受冷氣，就把原有的熱容易散了。

法；一面想從別處傳通熱量以補償所消失，卻甚遲慢。他那外層的滑面，自然是要比四圍空氣較冷了。這就可以證明最初發現的的原則，一點都不錯。

最後再用同異交得法來證實他。試取那種種結露的物體來比較：以物質論：或是玻璃，或是銅，或是樹葉，各各不同。以形狀論：或是圓的立體的，或是方的平面的，或是尖的，各各不同。以位置論：或在桌子上，或在牆上，或在空地，各各不同。以時候論：或在冬，或在夏，或在日裏，或在夜間，各各不同。除卻「傳熱難，散熱易，本體比周圍空氣較冷」這一個條件外，其餘各種情狀，沒有一樣不相同，然而同生出結露的現象。又翻過來，取那種種不結露的物體來比較，一個瓷杯，一個陶杯，一個石杯，玉杯，金杯，銅杯，竹杯，木杯，款式容量，都和玻璃杯一樣；裝著一樣多的冰水，同一個時候，擺在一張桌子上，除卻「傳熱難，散熱易，本體周圍空氣較冷」這一個條件外，沒有一樣和玻璃杯不相同。然而都不能生出結露的現象。於是乎「傳熱難，散熱易，本體比周圍空氣

較冷爲結露原因』這一個斷案，便成了顛撲不破的真理了。——梁啓超墨子學案。

至此歸納法的應用，當更加明白了。我們和人辯論的時候，準着這種方法，第一步多多的搜集與這問題相同的例子，第二步再搜求相異的事實，而得相同的結果的原因；若果推出那不同的原因，與這同的例子並無違反，便可推出他們的共變的結果（或同異交得的斷案）。不過我們要曉得：

(一)歸納法不能獨擅其長的，必須與演繹法相互運用。因爲歸納法搜集衆多的事例，又要把這樣衆多的事例，一一去應用，得了斷案，成爲定理，以後拿他做通則去推論，便是演繹法了。由此可知演繹法的通則，又都是由歸納法生出來的了。譬如，『人皆有死』一個通則，我們用他斷定『孔子必死』、『蘇格拉底必死』、『你必死』、『我必死』，這也是自古及今大家看見你我同類的人，千千萬萬，都是不到百年就會死的，所以歸納起來，得了一個『人皆有死』的通例。

(二)宇宙的真理，不是人能一下發見出來的，在這個時期，他發見了一部分，過了一些年，你又發見了一部分。所以此時認爲真理的，後來便被人發見一部分的錯誤，于是所謂由歸納法推定的通例，便失其根據。牛頓「吸力說」出，科學界大慶成功；現在安斯頓的相對論出，而牛頓的學說，又要搖動。可見就是歸納法所推定的通例，也只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宇宙或有絕對的真理，而人類之智慧有限，科學之所得，只不過一時的，相對的應用通則罷了。

所以我們和人辯論，不可輕於說絕對的話，就是歸納法演繹法推定的，也只是比較的，一時的相對的，一來可以免去多少名字上的謬誤，二來也可以不致與人以瑕隙，授人以攻擊之端。

第三節 論辯的方法

我們和人辯論，固然要有名學的根據，又須有以下種種的方法把他

表現出來：

(一) 達變。天地間找不出兩個同樣的人，也找不出兩株同樣的樹，舉凡壤壤熙熙，林林總總，森羅萬象，莫由盡同，所以同一馬克斯主義，一到了英國，便變成了基爾特社會主義；到了法國，便變成了工團社會主義；到了俄國，便變成了多數派社會主義；到了美國，又變成了I, W, W的組合。法國也是共和國，美國也是共和國，瑞士也是共和國，而美國是總統制，法國是內閣制，瑞士是行政委員制。于是可知無論什麼主義，什麼制度，甲地同乙地所實現的，一定不同。——這就是變的原故。又如辛亥以前，人人視皇帝爲神聖不可侵犯，現在却不然了；從前對於軍國主義提倡得最利害，崇拜得最利害的，現在却極力的提倡廢督裁兵了；從前稱徐世昌做大總統的，現在却請徐世昌走路了；從前隨孫中山革命的，現在却威

迫孫中山退位了。前後判若兩人，今昔懸若天淵——這也是變的原故。不過前邊的變，是空間性居多；後邊的變，是時間性居多。但是我們總要研究他們爲什麼變呢？這便是要「明因」了。

(2) 明因。我們遇到一個問題：譬如南北問題，我們便要問：爲什麼陳炯明要聯絡吳佩孚？孫中山要聯絡張作霖呢？轉過來說：爲什麼張作霖要與孫中山聯絡？吳佩孚要與陳炯明聯絡呢？又譬如梁啓超的思想變遷，我們便要問：爲什麼他在前清主張君主立憲，革命以後，他也主張共和了呢？做總長的時候，便談談政呀，內閣呀，一旦不做官，便又談起社會來了？又如胡適之的思想的變遷，爲什麼他初回國的時候，宣言二十年內不談政治，現在居然主張「好政府主義」，且罵中國的事都是些清高的人不肯出來奮鬥弄糟的呢？章太炎爲什麼始而罵蔡元培，勸請孫中山退位，爲南

方的李完用，沒有幾天，却又電稱黎總統，表示贊成他的意思，把這些問題解答了，便是明因。

(3) 徵兆。『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是一種徵兆；『履霜堅冰至』也是一種徵兆；『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也是一種徵兆。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鐵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膠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倉公答文帝詔問道：「……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臈臈，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我引這兩段故事，就是要證明「徵兆」關係很大。我們遇見一種特異的現象，皆可應用我們的學術經驗，判斷他將來的結果。章士釗先生說的：

夫至全國人舉爲亡國之預備，是其國有亡徵，無可疑也。所謂亡徵者，何也？亦如前
言外患益益迫，財政益益窮，盜賊益益橫行，地方政治益益紊亂，工商業益益衰敗，官僚私鬪益益急激而已。——甲寅雜誌政本。

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能把一種事理的徵兆看得清楚，便可拿他做爲論辯的材料。易經說：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隨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所謂「觀其會通」也只是從意象上着手；所謂「意象」也不過是「天下之隨」的徵兆。以此爲論辯的材料，所以說「繫辭焉以亂其吉凶」。

(4)舉例。我們要增加我們辯論的活力，必須善於舉例。例是什麼？就是某種事實在某種情形之下；或某種境況內涵有某種事實；或某種事實情形，在同一情形或境況之下，必生同一的結果。所以以彼例此，或以此例彼，藉爲論辯的武器，這便叫做舉例。墨子小取篇說：「援也者，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援」就是「例援」。有人說，援例，例在先而援在後；舉例係先下結論，而後舉例以證之，其實同物，不能以先後而分其性質。譬如：

此觀於吾之外交而可知也。前清之來，當局無能，識者嘗其壘外，攻之特甚，而吾權

利之未盡喪於滿清之手，未始非輿論之功。又當時封疆大吏，率多老成，與滿廷旨趣不必劃一。每當國有大計，機至迫切，頗能逕出所見，慷慨上爭，與朝旨忤，所不計也。滿洲未運，賴此而維持者不少。庚子之役，劉張二督之保衛東南，今總統袁公之遮蔽齊魯，明明與政府立異，而舉國食其賜。其大證也。而今何如者——甲寅雜誌政本籍。

這是用前清末造輿論與督臣和政府立異的好處，做他的『不好同惡異』的主張的例子。又如約翰德凱的墨西哥的狄克推脫論說：

凡人論事，事後皆智。以墨亂言之，其先非無補救之術，特當局者不自知耳。惟美亦然。南北戰爭，距今五十年矣，而若從今推究所以免除內亂之法，未始無之。惟人性未完，先智不足。史例所詔，往往一國之內，何弊當更，何事當廢，而其人民有權更之廢之者，乃因循復因循，及至無可挽回，訴之武力，即欲為之，亦已晚矣。墨美固皆同此例也。巴士的獄未陷之前數月，路易十六之所讓於民者，廣大無倫。苟若五年之前，僅出其

一部與民更始，革命之禍，吾知免矣。迨戰禍既開，無論所讓與者，至於何許，要皆無濟。以法證墨，又豈不然？——見章士釗先生的帝政駁議。

這是拿法國革命做墨國革命的例子的。又如：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左傳成公二年。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左傳莊公十一年。

上邊所謂「城濮之賦也……」和「禹湯罪已……」云云，是拿已

往的史實做例子的舉例第一要親切，就是要與所論辯的事實，同一性質；第二要酌量所論證的問題的輕重，以爲舉例多寡的標準。不然，舉例太多，喧賓奪主，反足以減少本文的精神。若是對於一個事體舉了許多同類的例，然後證明所以的結論，或是先舉許多同樣的例，然後把他所得的結果抽繹出來，據以論斷所辯論的問題，這便近於歸納的名學。墨子小取篇所說的「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同他者同也，「吾豈謂「也」同他者異也。」」也就是這個意思。

(5) 譬喻。譬喻不過當一種事理，很費解或是不能直言的時候，則用譬喻以代之，倒也有力，且很經濟。譬如：

柳氏碎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窩雞是的，還動他的菓子！可是你真

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們要去，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鴿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倒有」——紅樓。

又如：

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也可以參攷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見胡

適文存問題與主義。

所謂「倉老鼠問老鴿去借糧……」和「臨症須知」、「驗方新編」都是譬喻。又如：

顧說者曰：今之人好以觝排異己罪政府，亦不盡然。某處亦用新人矣；參政且收各派矣。交涉敗後，覺引用新學人物之要尤切。舉世不談之「立法院」，至由大總統三令

五申，剋期舉辦，子其謂何？」愚曰：「此傳所謂『吾且柔之矣。』對抗力且以消失淨盡，與彘言保持對抗力，以躋政治於常軌者，不正倖馳也耶？一年以來，頗聞有建議廢學校，復科舉者，交涉既齟，又聞有頌功德請慶祝者，此其人皆夙稱才士能吏，縱非赫赫，而亦不能謂舊，顧何以如是？果其自始即持此見，冀貫澈之，吾又何責而事乃大謬不然。偶見文道經所遺雜識，謂：『有譚宗浚者，生平最惡洋務之人也。一日謁相國閻敬銘，閻稱洋務不可不習，譚乃走告某御史，請上摺設立洋務學堂。某怪之，則曰：非此不足以取悅閻丹初也。』今之才士能吏，無往而不閻丹初其主者，故有如此之怪現象——章士釗的共和平議。

這種譬喻帶有例證性質，故更親切有味；而「今之才士能吏無往而不閻丹初其主者」一句，把特別名詞用做他動詞，越發生動說苑上說。

梁王謂惠子曰：「顧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

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絃，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

可以知到譬喻與辯證的關係了。譬喻和舉例有時似乎相同，其實不然。舉例是用同樣的事實來做例子。譬如孟子說，「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說：「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子爲我願之乎？」譬喻是用不同性質，而僅有一部分形狀或情形和我們所要論証的事物相同，便拿來做譬。如孟子說：「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孟子和人辯論最善於舉例和譬喻，學者可以拿他做爲研究的材料。但是像他的「楊子爲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那樣的武斷的舉例和譬喻，便要不得了。

(6) 根據。我們和人辯論必須先有立論的根據，就是我們和人辯論所持的標準，也就是我們的根本觀念——信仰。譬如中國的政治行動，人民的權利的保障，要以民國約法為根據，違背約法的袁世凱和徐世昌，人民皆得起而非之，攻之，驅除之。在現在政治活動之下，沒有人敢彰明較著的反對約法的（若作學理上的討論，則不在此例）又如文學，我們要以古今大文學家的傑作做我們的研究和辯証的根據。不過這有一層困難，就是甲所信仰，認為可以做辯証的根據的，乙未必也認為可以做辯証的根據。如可蘭經 Koran，回教徒認為可以做人生行爲的標準和知人論世的根據的，耶教徒却視之漠然；無政府黨所信仰的典籍，又不能做為共產黨所共認為辯証的根據。所以和人辯論，須要「除客氣務盡，」拋却主觀見解，所引為根據的，務得聽者讀者全體的同情，方不致招人反對或反駁。

然而難矣。

(7) 證據。證據有兩種：(一) 物證，(二) 人證。張三做賊，李先生王先生說，曾見他夜入某家行竊；鎮上失火，李先生同張先生親眼看見一個人拿着引火物丟在草堆裏，事後他們說了。我們因為李王和李張都是誠實有信用的人，可以相信張三確是做賊，鎮上失火確是人放的。這都是人證。不過人證很不足靠；最好的證據是與這一種事實有直接關係的物事。如路上有一個人，死在地下，頭上受了斧痕的重傷，因而致命；於是偵察王二家裏有一把斧子，其斧口與傷痕的長闊一樣，再檢查王二的衣巾上有血跡；又檢出王二身邊二百塊錢的紙幣；然後再打聽死者的下落，曉得他于某日某夜動身赴某地，身邊帶有二百塊錢中國銀行五塊錢一張的錢幣；再回頭察一察王二的紙幣，果然同死者身上的一樣，然後再追問王二，這

紙幣是從那里來的，若果沒有確實著落，便可做爲王二「謀賊害命，攔路行劫」的證據。又如紅樓夢中的賈瑞調戲他嫂子鳳姐，在鳳姐「房後小過道裏那間空屋裏」抱住賈蓉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然後賈濤也來了，若是鳳姐真要到賈母跟前去告狀，這真是「人贓現貨」，是最確實的證據。這雖是一個滑稽的比譬，然而于此可見物事的關係了。有時人證也沒有，物證也沒有，只得多多搜集與事實發生有間接關係的情況，一旁證，一步一步的推去，也可得到相當正確的辯證。

第四節 論辯文

論辯文的組織，普通的分四部：(一)發端，(二)陳述，(三)證明，(四)結論。

(一)發端

我們做文或演說，總要先敘明事由，然後才入正文。這樣的事由，就是古人所謂「開宗明義第一章」，在本書，我叫他做「發端」。在論辯文或言論的辯論中，這個部分，尤其要緊。要把所論辯的問題的意義和對手方的意見，先行大略申敘一番，始足引起讀者或聽衆的注意。因為作者或說者的態度和主張，皆可於發端中推見其一斑。不過發端的言辭切忌冗長和晦澀；晦澀則讀者或聽衆不易領略，易起他們沈悶；冗長則過費讀者，或聽衆的腦力和時間，易使他們厭倦。所以發端詞要簡單明瞭，又要富於攝引力；如：

(1)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陀，愛季陀生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曰：「今日必達。」——左傳。

(2)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莊子天下篇。

(3)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柳宗元駁服讎議。

上面三個發端：一個是敘辯論的事由，不明下斷語，而是非曲直，已在其中；一個是總論全篇的大意，末了一個也是敘述辯論的事由，而末了個斷語，這是他們同之中不同的地方。

(二) 陳述

接着發端之後，便入正文入了正文，便須發表自己對於本問題的意見，或是答辯反對的言論，或是反對人家的主張。有的先歷述一般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輿論，然後陳述自己主張；有的先述所與論辯者對於本問題的意見，次述一般人對於此種意見的贊否，然後才把自己的主張發表出來；也有自己先提出主張，後才把各方面的議論一一批評。甚至有時故作一種驚世駭俗之論，以聳聽聞，然後繼續陳明，層層論辯，到了末了，卒歸於平正通達，亦足以提起讀者或聽衆的好奇心，研究心，以鼓舞他們的興趣，減少他們的厭倦。例如：

(1)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以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顯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遺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左傳文公十八年。

(2) 不侈於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暋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鬥，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

禮樂——莊子天下篇。

(3)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

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

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輶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輶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鱉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柳宗元駁復讎議。

以上三個例子是接續發端所引的文字來的；不過三個例子雖同一陳述，但各有不同。第一個先拿先大夫先君的教訓做準則，然後據以發表他對於莒僕必『出諸竟』的道理；第二個例子本係六段平行文字，前五段的組織完全相同，如：

.....
(a) 不侈於後世，.....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盪聞其風而說之。

(b)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c) 公而不當，易而无私，決然无主，趣物而不爾，不顧于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d)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關尹，老聃開其風而悅之……

(e) 苟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開其風而悅之……

(f)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上頭五段組織完全一樣；第六段——惠施多方……其言也不中——組織形式雖稍有不同，而其意義實與上五段相同。一直到「證明」、「結論」都是平行，此其所以不同也；第三個例子先推原刑禮之本，然後據以辯駁主張，旌誅並用之非是。

(三) 證明

發表意見之後，必有種種證據——聖賢訓典，歷史事實，或本問題的因果與事實——舉出，始足以堅持立論的根據，確保讀者或聽衆的信仰；

例如：

(一)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啟，欒敷，大臨，危隆，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鬪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鬪，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紹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可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

凶，謂之饗饗。舜，賓於四門，流四凶族，一渾敦，窮奇，檇杌，饗饗，一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左傳文公十八年（續前）

(2)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殺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

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嘗，以鯀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戶，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莊子天

下篇(續前)

(3) 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柳

宗元駁復讎議(續前)

第一個例子，是拿史事做證據的；第二個例子，是拿史事且拿墨者的言論和行為做證據的；第三個是拿聖經賢傳做證據的。

(四) 結論

到了證據確切，是非已定，便如公堂審判終了，兩造辯護的是非曲直，也已顯然可見，勝負之數已分，然後審判官據以判斷，而讞以定。所以結論在論文中是最重要的部分，因為作者或說者聚精會神地辯論的最後目的，就在此一段結論如：

(1) 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

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左傳文公十八年。

(2)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股，脛無

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

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篇。

——本篇以下各段均倣此。——

(3) 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顯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

以前議從事。謹議。——柳宗元駁復讎議。

第五節 統一

論辯的統一，自然也是要確守他的題旨，時時傾向他的中心思想。不過太拘守很了，轉失了文字的活氣。所以遇到必要的時候，可以敘述一種故事以蘇其氣。這好比羣山萬壑，迤邐而來，忽大河當前，勢若中斷；然而山脈已由地底渡過，隔岸又復層巒疊嶂。此在山勢本無傷，其脈絡聯貫，而

起伏靡常，波瀾奔流，益足以增其雄奇；且表現其自然藝術的美，如韓非說難說：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樂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怨君車者罪至別。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別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

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我們讀到「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忽然接上「宋有富人……鄭人襲胡取之」一段文字，似乎不相聯貫，而一思其意，已可神與之會，後邊又接着「然而……處知則難矣」一節按語，更覺息息相通，不但不失文字的統一，反足以增加興趣。「昔者……而後說之矣」一段用意相同，可以類推。又如章士釗先生共和平議引子華子晏子問黨篇道：

姜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濟其殆已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所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

學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將澆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墜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目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餬口，其孰肯以不資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媵阿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墜遊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宮，而君不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在這一篇文字，忽然說了這一大段故事，看來也似乎有點有礙文字的統一；然而「專政者之通象」已躍躍紙上，毫不費力，却自有一種蘊藉熨貼

之致，且堂堂冠冕，令人無可置辯。此種作法，無以名之，名之曰「暗渡法」，猶山之忽而中斷，實則由河底以達於彼岸也。

還有一種保持統一的法子，就是常常把文中重要的語句提出，或稍變更字句提出，以醒讀者的耳目，喚起他們的回顧；如呂相絕秦一篇就是這個例子。其文如下：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穀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穀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是以不克逞志於我。」

「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猶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後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

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願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

「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暝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微亂？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左傳成公十三年。

本篇主意在說明「伐秦」之由——晉國怎樣有德于秦，怎樣對得起秦國，秦國怎樣「無成德」，怎樣對不起晉國……所以篇中提明「則亦既報舊德矣，」「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是以有殺之師，」「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我寡君

是以有令狐之會。——皆是喚醒讀者或聽者注意的處所，所以我叫他做『提醒法』。

至於複說一層，也是保持統一的方法。把主要的思想找些適當的地方或時機，在文中或演說中常常反覆申說，以清醒讀者或聽衆對於本問題主要思想的記憶。

第六節 聯絡

聯絡在論辯的文字或演說中，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可以說再沒有別的，減少文字或論辯的感化力，比沒有聯絡更甚了；也可以說再沒有別的，增加文字或論辯的感化力，比有聯絡更甚了。文字或語言的感應力能以強烈的引入下一句，才能使他本句格外有力；能以強烈地引入下一段，才能使他本段格外有力。或是有了第一句，第二句才見到好處，有了第二

句才見到，第一句和第三句的好處，一段的聯絡也是如是。

(一) 重要部分的提示

人的一身，自頂至踵，處處都有極自然，極順序的關聯；而最重要的，莫過於神經系統的結合。文字的聯絡，也專恃注意重要的部分，以爲「神經系統」就是把文中或演說中重要的部分，或明提或暗示，使他的密切關係，能時時引起讀者或聽衆的注意，自然可以保持，甚至增加聯絡的精神。此種情形，在論辯文中固然要緊，在演說中，尤其要緊。因爲文字還可以一再尋繹文中意義，演說則一說之後，不能再說，若是不把重要的部分，簡單地時時提示，聽衆必難全體領會；如：

且美之批評，雖間亦因人而異，然不曰是於我爲美而曰是爲美，是亦以普遍性爲標準之一證也。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復有人我之關係，遂亦不能有利害之關係。馬牛，

人之所利用也；而戴松所畫之牛，韓幹所畫之馬，決無對之而作服乘之想者。獅虎，人之所畏也；而盧溝橋之石獅，神虎橋之石虎，決無對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實也，而吾人賞花，決非作果實可食之想。善歌之鳥，恆非食品，燦爛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審美之觀對之，其價值自若。美色，人之所好也，對希臘之裸像，決不敢作龍陽之想；對拉飛爾若魯濱司之裸體畫，決不敢有周昉秘戲圖之想。蓋美之超絕實際也。如是——見蔡子民先生言行錄以美育代宗教的說。

本段雖不言美育代宗教，而處處說美的「超絕實際」，便有取宗教而代之的可能性，這是提示的一個方法——聯絡的方法，又如：

何以言之？男女媾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名之不改，故皆習謂淫，謂惡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鉅典，行之於朝廟，行之於都市，行之於稠人廣衆，如中國之操拜跪，西國之抱腰接吻，沿習至今，亦孰知其惡。

者？乍名爲惡，卽從而惡之矣。或謂男女之體，生於幽隱，人不恆見，非如世之行禮者，光明昭著，爲人易聞易觀，故習謂淫爲惡耳。是禮與淫，但有幽顯之辨，果無善惡之辨矣。是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於幽隱，而生於面額之上，舉目卽見，將以淫爲相見之禮。

矣；又何由知爲惡哉？——譚嗣同仁學。

這一段就名之用發揮「天地間仁而已矣；無所謂惡也。惡者卽其不循善條理而名之，用善者之過也」的道理。雖不提出「仁」之名，而「習謂淫爲惡」理明辭達，意思已流露于外，所以在本文不失其聯絡，其提示之法，與前略同。

(二) 明顯的關係

上邊所說的聯絡方法，雖說用來可以使文字或語言前後嚙接，不相離貳，但還不甚明顯，讀者或聽衆，還要用些腦力去貫穿他的意思，不如把

他的明顯的關係——題旨——常常提出，自然可以得到自然的聯絡；如：

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詠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爲畫菊，若是默默無言，究竟不知菊有何好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若能解語，使人狂喜不禁，便越要親近他；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詠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の妙景妙事都有了。」——紅樓。

這一段文字的次序既異常自然，而他的關係又異常明顯，文字上的聯絡，可算得天生成的了。這樣的聯絡，文言文白話文中很多，讀者稍加注意，便可得着許多例子。

第七節 重點

論辯文或演說中，重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一篇文字或一場演說，若是沒有幾處吃勁的地方，定然不能引起讀者或聽衆的興趣。不是讀了一段兩段便丟掉，便是聽了十句八句便跑開。所以要想人家讀了越讀，聽了越想聽，自然要特別注意重點的地方。然要不外乎：(1)發端；(2)中權；(3)後勁。發端沒有勁，後面雖有好文章，好議論，不能等到人家讀到或聽到好處，便沒有味了；中權就是文字或演說的中間，若果沒有勁，讀者或聽衆便要中道而廢；後勁就是文字或演說的煞尾，若是沒有勁，人家就是勉強讀了或聽了，也不過等諸過眼浮雲，或如東風之吹馬耳，那里還能留着深的印象在他們腦筋裏面？所以發端、中權、後勁，都要有重點。如：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

君面倬衷其親，不倬征繕以立罔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倬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左傳僖公十五年。

這一段言語，始而曰「不和」以晉國之敗，而敢出此言，實在駭人聽聞，繼而曰「必報讎」曰「必報德」這樣的決心，又屬令人佩服；終則曰「以此不和」戛然而止，斬釘截鐵，凜然難犯，何等有勁！至於前節所說的複說一法，也可以應用來作重點。

附錄

書信的寫法

書信是應用文字的一種，並且佔最普遍，最重要的地位。若以文學的眼光看來，中國的文學，自古及今，要算是書信最近於自然，最富於情感的了。因為他是人類發表意思，傳達情感的一種工具，就是把當面要說的言語寫在紙上，傳之遠方，彷彿打電話似的；然而既然成了應用文字的一種，自然要有應用的方法，略略地把他寫在下面：

(一) 要素

書信既然是發表意思，傳達情感的工具，自應注意下列八事：

- (1) 不用古典，不求雅馴，不事虛文。
- (2) 說話要合彼此的身分，高亢不得，卑微不得。
- (3) 一是二，二是二，直捷爽快。
- (4) 要有最誠懇的態度，最深厚的情感。
- (5) 字畫要清楚整齊，切忌塗改，以易於使人了解不致發生誤會為主；再能加以挺拔秀麗之氣，起人美感更妙。
- (6) 用標點符號表足語氣，依文法分段，每段起頭應底兩格。
- (7) 墨色要烏黑有光，墨質要調製勻稱，不使浸溼，致礙美觀；切忌用紅墨水或鉛筆，免得人家說我們輕率。
- (8) 凡遇書寫地名，人名，和數目字，以及年，月，日，時，都應格外慎重，免得誤事。

(II) 稱呼

書信的稱呼分二類：

(1) 家族的稱呼——如父子，兄弟，夫婦，直接間接的稱呼。

(2) 社交的稱呼——即師友直接間接的稱呼。

家族的稱呼則有父系，母系，妻系，兄弟姊妹系的分別；對於生我的父母，就稱「父親」，「母親」，自己稱「男」或「女」，「兒」或「女兒」。對子女則稱「兒」或「吾兒」，「女」或「吾女」，自稱做「父」或做「母」。

父親的父親，稱做「祖父」，母親稱做「祖母」，自稱「孫男」或「孫女」。

祖父的父母，稱做「曾祖父」，母親稱做「曾祖母」，自稱「曾孫男」或「曾孫女」。

父親的兄，稱他做「伯父」；弟，稱他做「叔父」；伯父的夫人稱做「伯母」；叔父的稱做「叔母」或「嬸母」；自稱做「姪」或「姪女」；對於自己的姪輩則稱「姪」或「姪女」；自稱「伯父」或「叔父」。

父親的姊妹稱做「姑」或「姑媽」；自稱做「姪」或「姪女」；女子對於兄弟的子女直稱做「姪」或「姪女」；自稱「姑」或「姑母」；父親的伯父或叔父，無論親疏，通稱「叔祖」；自稱「姪孫」或「姪孫女」；叔祖的夫人，稱做「叔祖母」。

姑媽的兒子稱做「表兄」或「表弟」；女兒稱做「表姊」或「表妹」；自稱做「弟」或「妹」——以上是父系的稱呼。

對於母親的父親，稱爲「外祖父」；母親稱爲「外祖母」；自稱「外孫」或「外孫女」。

母親的兄弟稱爲「舅父」，舅父的夫人稱爲「舅母」，自稱做「外甥」；舅父稱外甥做「甥」，自稱做「舅父」。

母親的姊妹，通稱「姨母」，自稱「姨姪」，或「姨姪女」，簡稱「姪」，或「姪女」，亦可。姨母自稱做「姨母」，稱其姊妹的子女做「姨姪」，或「姨姪女」，或簡稱「姪」，「姪女」亦可。

舅父的子女，稱爲「表兄弟」，或「表姊妹」，自稱亦同——以上是母系的稱呼。

對於妻子，舊稱做「夫人」，女子稱夫舊做「夫子」，現在可以相呼做「我的某某」，「你的某某」，很足以示愛情。

丈夫的父親，稱爲「舅」，或「翁」，母親稱爲「姑」，自稱做「媳」，夫人的父親稱做「外舅」，母親稱做「外姑」，自稱做「壻」。

夫人的兄弟，俗呼做「內兄弟」，莫如彼此相呼做「兄」或「弟」。丈夫的兄，俗呼爲「大伯」，弟俗呼爲「小叔」，現在可直稱爲「兄」或「弟」。至於夫人的姊妹，通稱爲「姊妹」，自稱做「兄」或「弟」；丈夫的姊妹也通稱爲「姊妹」，自稱「弟婦」或「嫂」——以上是妻系或夫系的稱呼。

伯叔的兒子，相呼爲「從兄弟」，「從姊妹」，可簡稱「兄」或「弟」；「姊」或「妹」，或稱「幾哥」，「幾弟」，或「幾姊」，「幾妹」，更爲親切。遠房或族間的兄弟姊妹，也可像這樣稱呼。

姊姊的丈夫呼做「姊丈」，妹妹的丈夫，稱爲「妹倩」，自稱「內兄」，「內弟」，或「姨」，我的意思，也是統以「兄弟姊妹」相稱，親切得多——以上是兄弟姊妹系的稱呼。

社交的稱呼分師弟、朋友、兩系：

對於教習、尊重的稱「師」，普通的稱「先生」，自稱做「學生」，教習稱學生做「吾弟」，「賢弟」或「賢妹」，自稱做「兄」——這是師弟的稱呼。

朋友呢？交情很厚很深的，可按彼此年齡的長幼，相呼為「兄弟」「姊妹」，泛泛的交情，則稱做「吾兄」「老兄」「老哥」，自稱做「弟」。若是交情很厚而學問品行在師友之間，年齡長十年以上的，應當以「先生」稱之，而自稱為「弟」。

(三) 名號

書信上的名號，大致於受信人則寫號，發信人則書名，應注意下面幾條例子：

(1) 給父母的信，只寫發信人的名，受信人則只寫做『父親』、『母親』或『父母親』便了。父母之於子女，則直呼其名。

(2) 普通交際，發信人的姓名，一齊要寫出來；初次通信的朋友更要注意。

(3) 若是很好的朋友，發信人只寫名兒就夠了；不必寫姓，以示親切。

(4) 發信人切忌寫號。

(5) 所有從前對於受信人『某翁』、『某老』、『某公』的稱呼，一律刪除。

(四) 格式

從前中國書信的格式很麻煩，現在極力從簡，大略如下列各式：

信紙的格式

第一式

我的父，母親：

我自從辭別你兩位老人家以後

我在學校自己知道做我應當做的

事，你兩位老人不必掛念。敬祝

你兩位老人家的健康。

你們的兒子（或女兒某某）

這一個式子是兒子寫給他的父母的信，上邊用『我的父，母親，』下邊用『你們的兒子，或女兒某某，』我覺得比用那什麼『父母雙親大人膝下』和『男或女某某跪稟』等等要好得多了；信的煞尾用『敬祝你兩位老人的健康，』比用那什麼『肅此，奉稟，敬叩，萬福，或萬福金安，』——『抬頭』要好得多了。

爲什麼「親」字之下打兩個圓點（：）呢？這就是文字符號的冒下的記號（〇）。

1011,) 表明以下是對父母說的話。

爲什麼第二行「我自從辭別你兩位老人家以後」那一行要比「我的父母親」那一行向下低兩格呢？這是因爲分段的緣故。

第二式

某某我兒（或女）：

你的信我收到了.....

家中老少，都很平安.....。

現當天氣溫和的時候，正好努力求學，像那林中的樹郊外的草那樣發榮滋

長才好.....

.....在外邊就全要靠自己去找尋你的正

當，快樂的生活。

父，母親。

這一個式子是父母回信給兒子的，把從前上邊的什麼『知悉』、『見字』後面
的什麼『手諭』、『手書』的虛文都刪除了。

上邊的格式，——第一式，第二式，——都沒有寫「寫信人的住址，發信的月日」
和「受信人的住址。」遇到寫信給初次通信的朋友，或是寫信人的住址變更，受信
人還沒有曉得的時候，這種格式便不合用。

第三式

蕪湖，狀元坊後身

老鐵路公司內

豫豐煤礦公司

某某先生：

你的信我收到了……勞動號出版在即……

……蕪湖方面的勞工狀況，自當趕緊報告，但因各方調查的稿件，還沒有聚齊。……

○ 某君我已經會

見他了；他說當寫信去催他付託調查的人，疾速寄稿，……

……蕪湖生活，日見艱難，米價越過越高……

……江中還泊着幾隻大鐵船，你猜是裝什麼的？你猜是裝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們已經搬到新房子來了，你也遷居了麼？敬祝

陳某某先生

某某先生：

你們的電燈公司今年既是大加擴充，生意自當日盛一日。現在蕪湖市面怎

樣？你們公司每天要出多少燈頭？你們的發動機有幾架？有多少匹馬力？機器是那國造的？

我們學校現在很注意商科的各門課程……

……

……此頌

進步。

弟某某 某年某月某日

這一個式子，多一個受信人的住址，發信多的人最適用。因可以請別人代寫信封代封。

第一式

郵票	本埠 油坊巷三號 豫濟煤礦公司
王 某 某 先 生 某某	

這是寄本埠信的封面的寫法。右邊上角一塊方形直線，是貼郵票的地方。中國人

不講究貼郵票，這是很不好的事。萬不能隨意亂貼。

第二式

郵票
正陽關
鹽店巷 高宅
高 某 某 先 生
蕪湖，狀元坊後身
鐵路公司內豫豐公司高

這是寄在本省地方的信封寫法。不過這種寫法，還只是沒有出省；若要出省，便要寫省名；出國呢，則要首先寫受信人所居國名。

第三式

郵票	江蘇，武進縣城內
高等小學校	
陳某某先生	
安徽，蕪湖第五中學李	

上頭這個格式是由安徽蕪湖一個人寫給江蘇武進縣一位朋友的，所以要把江蘇，安徽的省名一齊寫出。

第四式

郵票	中國，上海 法租界，奧禮和路
鼎祥里十七號	
王 某 先 生	
日本，東京，神田區， 十七番地，聖天館汪	

上頭這個格式，是從日本國寄到中國來的信底寫法。就是從甲國寄到乙國信底寫法。

第五式

郵票	上海，英租界
	南京路，十八號
陳 某 某 先 生	
倫 敦 蔡	

這是由英國倫敦寄信到中國上海的格式，就是由甲國一個世界馳名的地方寄信到乙國一個世界馳名的地方，可以把國名省略的格式。

由甲國寄信到乙國，信封上須用兩類文字：(1)乙國文字；(2)甲國文字。由乙國到甲國亦同。——如此，可免誤會。

但受信人的住在地，是全世界或全國著名的地方，雖是一個鎮市，一個通商碼頭，

無論甲國寫給乙國或甲省寫給乙省，都可直寫某地某地，不要加註國名省名。如倫敦 London，紐約 New York，柏林 Berlin，上海 Shanghai，可以不寫「英國倫敦」(London, England,)，「美國紐約」(New York, America)。「德國柏林」(Berlin, Germany)。「中國上海」(Shanghai, China)。「上海，漢口，天津，蕪湖」可以不寫「江蘇上海」，「湖北漢口」，「直隸天津」，「安徽蕪湖」。例如：

第六式

郵票

天津

奧租界，三十五號

直隸省立第五中學校

張志英先生

蕪湖某某

上邊一個格式，便是由安徽省的蕪湖寄到直隸省的天津去的。而受信人，和寫信人的住在地，皆不繫以省名，便是因為他們都是著名的地方的緣故。

第七式

郵票	蕪湖 赭山
掛號	省立第五中學校 劉 某 某 先 生 安慶城內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李

上邊格式，是掛號的信封寫法。右邊上角是貼郵票的地方，左邊上角是註明「掛號」字樣的地方。收信人和發信人的住址都要寫得清清楚楚。因為掛號的信都是

很重要的，不可失落。若單把收信人的住址寫清楚，固然是送得到；但有時收信人遷移他處去了，那信便無從退回，所以不得不把兩方住址寫得清楚。

第八式

郵票	南京 花牌樓大街， 聚興隆雜貨號
快信	王湧發先生 蕪湖，長街，單瑞豐

上邊是一個快信的格式。大致和前式相同。不過寫信人前式是一個人，這裏是一個團體（商店）罷了。

(五) 分類

書信的種類很多，然撮其大要，爲我們現在所急需的，不外下列四類：
(1) 家庭書信——父子，兄弟，夫婦，姊妹，往來的書信，屬這一類，親戚的書信，附在裏面，如瑪麗的給我的海苔的信道：

我的親愛的海苔：

我正在沁芳園裏看你手栽的那幾顆牡丹開的花，——紅的鮮紅，白的潔白，紫的金紫——看得出神的時候，忽然碧棠笑嘻嘻地送了一封信給我；一看是你的，我便同他
Bigs 一下，又把他放在胸頭，然後把他拆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又是一遍，看了一遍，又是一遍。看過了，把信仍然藏在我的胸前衣袋裏。眼睛對着那鮮紅，潔白，金紫可愛的牡丹，在那甜蜜蜜地思索，差不多有半點鐘。驀地裏回頭一看，碧棠仍是笑嘻嘻地站在那兒，也彷彿呆了似的。

我於是一溜烟地跑到你我的書齋裏面來，寫信回你了。

你信中所說，句句皆是我肺腑所極銘感的話。你我的幸福，你我的快樂，你我的戀愛，完全——我敢說，並且我敢代你說——建築，安放在極純潔，極真摯，極自由的國土之上，一定有無數的愛神保佑，擁護我們，使我們的愛情永永無替，使我們的快樂常常地像你那手栽的牡丹，那樣鮮紅，那樣潔白，那樣金紫！使你的精神常常陶醉在我的心房裏；使我的精神常常陶醉在你的心房裏！

我的海若！我的親愛的海若！你還記得：我們去年到青島度蜜月的時候，一天夕陽欲下，攜手散步於海邊沙石之上，看那雙雙海鳥上下飛翔，不住地對着我們發出一種若羨若妬的聲音；我們兩人並肩而立，互相依傍，低頭見那海中的一對愛神底影兒，於是我看你，你看我，我們自己也覺得很是羨慕，格外替我們加上一層熱烈的愛力；此時海上的白鷗會了我們的意思，慢慢地在那天空之中，體貼這種滋味；茫

茫的海，也彷彿會得我們的意思，靜悄悄，明鏡似地照着我們兩個，使我們參透了人間的樂趣！我的海若，我的親愛的海若！你還記得麼？我還記得，我還常常地把他溫習溫習，彷彿是還在目前！

我們兩人的愛到了現在，還是和去年度蜜月的時候一樣——或則是有過之，無不及。不過我最怕的是有了累贅——意思謂生育子女，——我很希望我們兩個長此保存我們的 Pure Love 才好；這雖是我的私意，但是要想我們的高尚的戀愛，不致半途發生阻礙；我們以真正的快樂，不致被環境打消，或滅殺，日日向那圓滿的地方走，也非保存我們的 Pure Love 的態度不可。你該以為然罷。

我現在正讀 Ibsen's A Doll's House 和 Wilde's An Ideal Husband，真教我一邊是喜，一邊是愁！

我的海若，我的親愛的海若！我願你愛我，我願你拿着 Pure Love 的態度愛我！我

願你 *may* 我的信如同和我接吻一樣；我願你把我的信放在你的心頭上如同把我放在心坎一樣！祝你的平安！

你的親愛的瑪麗 九，六，三〇。

又如鄭板橋給他弟弟的信道：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頑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為刻急也。

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惜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至于髮繫蜻蜓，線縛螃蟹，為小兒頑具，不過一時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細繆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為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

蛇蝎，蜈蚣，豺狼，虎豹，虫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

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不相害而已。蜘蛛結網，於人何罪？或謂其夜間吮月，令人驚傾壁倒，遂擊殺無遺。此等說話，出於何經何典，而遂以殘物之命可乎哉？可乎哉？

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爲猶子而姑縱惜也。家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凡魚殮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不得一嘗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剜肉乎？

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將此書讀與郭嫂，饒嫂聽，使二婦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板橋全集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

(2) 社交書信——師友往來，只道情感，或述所經歷的事實的信，屬這一類；例如魏了明給韓伯陶先生的信道：

伯陶先生：

南北軍閥還沒有火併的好；南方軍閥——熊克武，唐繼堯，——自己又火併起來，北方軍閥——曹段——也火併起來。現在曹段兩方：一方挾着安福軍的勢力，一方挾着直隸軍的勢力，一刀一鎗，各不相下。論實質他們也是『魯衛之政』，沒有什麼好壞之分，只有比較程度之別。不過段祺瑞太倒行逆施罷了！

有人說：『只要把段祺瑞推倒，就好了！』這類的話，我在民國五年洪憲皇帝倒的時候也曾聽見人說。當時我便說道：『你我且莫歡喜。要曉得袁世凱不是偶然而生的，他是中國幾千年社會歷史的產物。現在袁世凱雖去，而產生袁世凱的幾千年的歷史和社會，沒有推翻，沒有改造。將來還有許多的袁世凱要出現咧！』果然不幸而言中，於是鬧了多少亂子，終造出段祺瑞 Dictator 的資格，國家因此喪失了多少權利土地。現在段祺瑞又要倒了，我們依然且莫歡喜。因為段祺瑞也是中國幾千年

歷史，社會的產物，段雖倒了，不見得就能把他鎗斃；就是把他鎗斃，曹錕，我們能保他不做段祺瑞第二麼？張作霖，我們能保他不做段祺瑞第二麼？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一個不易的辦法：我們眼光稍遠的人，只宜在社會的基礎上致力，在一般人民的知識上，習慣上，活動的能力上致力。不求速効，不濫虛名，眼前政象，只拿來供參考，不可投入漩渦中。從小處，近處，最平易處做起，從人不經意的地方做起。個人如是，團體也如是：三五年當有小効，十年定有大効。我們的目的可達，則他們一班為舊歷史，舊社會所產生的魔鬼，當可從根本上剷除。

不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大家同志贊同與否，還不可知，我却早已實行了。所以我對於段曹戰爭的勝敗，無所容心，因為他們無論誰勝誰敗皆和我們根本解決的問題上，不發生影響；換句話說，就是無論誰勝誰敗，皆不能發揮民主治主義的精神，皆不能不帶着軍閥的色彩——我們還是要根本解決。

你以爲何如？

今天看見上海報上說：「段祺瑞欲以手鎗自殺，經衛兵方阻得免。」段祺瑞若因窮兵黷武，禍國殃民，現在兵敗身辱，自知罪戾，一死自明，比段芝貴，丁士源，那些貪生怕死，寡廉鮮恥的東西，還要好些！

魏了明。九，七，廿三。

又如章士釗先生復黃遠生先生書道：

遠生先生左右：

辱書曲賜獎進，如劍凡鷺，何以克當？至假藉鄙狀，以形左右之撓謙，讀之尤爲慚慙！曩見北京亞細亞報載左右所爲一文，其時劍正章帝政駁議，將雜取所已表見之鼓吹文字，擇其可駁者而駁之；以左右縱橫論壇，久已主持風會，懼聞之者相與唱和而表裏也，則漫錄數節以入吾文，藉資商榷；初未計及作者處境之如何窘，設心之如何

著也。如此輕薄爲文，本是書生惡病，而釗尤甚。年來執筆，頻以此態施之時賢；甚至老宿若康、梁，其文有所不可，亦不肯一毫讓，固不獨於左右爲然也。

邇者吳君孤峯馳函詰責，謂不應內地言論家境遇之不同，尤不應昧於前後時勢之有所異。若以此顯預籠統之詞，妄加攻詰，則後禍將不可言。一語一針，令人愧汗迸發。今讀左右『哀悔憤慨』之書，詞情隨激，雖有不同，尤使讀者頻首至慮，不知所爲矣！願左右勿復言此！

十年以來，釗去國之日，十居八九，國中賢豪，頗少瞻依；至若左右，雖乏久要不忘之誼，而平昔聞之於朋友，證之於論著，——曩在京師讀左右所爲少年中國報慷慨奮迅，燭照幾先，至今未或忘之——稔知於梁君所謂操行可信者，斷乎無違。憶在京師相遇於佛蘇處，左右於鄙著多篇，未暇評駁，而惟稱獨立週報與某君言黨事爲梁任公辯護一書，謂有此文他文皆可不作，末俗澆漓，惟此足以醫之云云；是釗無他長，唯

天性不甚薄，左右亦既知之，今又何至視君子之過，而妄施小人之腹哉？願左右勿復疑之。

夫人心有其公同，物性有其通質，吾輩讀書明理之士，苟猶不知所以發揚公同貫融之道，則於斯世更將何之？當帝政之議未興，釗與友人聚議，逆料與時，必且一空全國之清流人士而荷賈之。由今觀之，乃知未確。大凡其人之行止，以為有關係，不可不審慎者，今皆勿負天下人之觀望。左右云：『本質固存，』信然，信然而今而後，可從容上於『發現優點』之途矣！願左右勉之。

辛亥以來，有為之士，未明異同離合之術，自驟其可同之基，而強萬不可同者以為同，以致國事敗壞，迄於今日！今既共明其所以然矣，則組織可同者之大同盟，以清國蠱，正吾輩所有事也。此意前已函告孤峯，頗以為知言；賢如左右，茲責又豈可卸？昔侯朝宗與人書，謂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豎，則有所捐捨而已。左右稽滯京師，

聲華甚茂。今決然「遁出」，可謂能捐捨者；若夫建豎，僅止於「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爲人之道」已乎？則猶未也。在昔文化未開，舍官無業，世不我用，雖才亦廢；則獨善其身，以求自了，猶可以言。今者有才以自用爲期，民權非奮鬥不得；而乃稍逢非議，輒思引避，將何以艱負於板蕩，別宏毅於斗管？故壯游北美，事固可嘉，唯在今茲，恐猶未嘗願左右且復思之。

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歐洲文事之興，無不與政事並進；古初大地雲擾，梟雄竊發，蹂躪僂辱儒冠。幸其時政與教離，教能獨立。而文人藝士，往依教宗，大院宏祠，變爲學圃。歐洲古文學之不已，蓋食宗教之賜多也。而我胡望者，以知非明政事，使與民間事業相容，卽沙士比，蠶俄復生，亦將莫奏其技矣！質之宏達，以爲何如？聊布腹心，依依不盡！

劍白 九月廿七日

(三)工商書信。設交易，議買賣，論貨物，說工作的書信，屬這一類；例

如：

伯修老哥：

我現在精神上受無限的痛苦，你曉得麼？今年正月本在高等小學校裏讀的好好的書，母親因為家裏窮，要等着掙錢吃飯，便托人把我講了這個生意，教我來當小管。——蕪湖俗話叫「學乖」。——我沒奈何，只得依着母親的言語丟掉書本兒來學生意。我起初以為學生意，一定是學算盤，學銀色，練習賬目，和交易裏面的精微與妙，當時也狠高興。自己想道：士，農，工，商，那一行不是人做的，那一行不可以做出大事業來？我現在雖不過是一個小管，——學乖的，——但是後來學出本事來，能以自己開他幾盤店，也可以為我所欲為的。

那知道進門的頭一天，我便曉得勢頭不好。那天晚上掌櫃的把我叫到面前，板着脸兒說道：『我們店裏的店規是很嚴的，』一手指着旁邊一塊木板，一根雞毛帚，連聲道：『若是犯了店規，那些東西，却是不留情的！』我便恭恭敬敬地問道：『掌櫃的先生，我初來到這裏，什麼都不曉得，還要求你老人家指教。並請給我一本章程。』掌櫃的把眼一翻，大聲道：『什麼叫章程！什麼叫指教！我那有這些閒工夫，來和你麻煩！』頸一扭，肩一聳，站起來走了。

那些同事的小管，看見我被掌櫃的罵了，都來埋怨道：『你怎這樣的不曉得！』見眼生情！『有什麼事來問我們好了。』我於是就向他們要本店的規則看，他們鬨然大笑，都齊聲說：『馱子馱子！』把我說的沒意思。我極力支持道：『諸位不要見笑，到底本店規則在那裏？』他們說：『在我們心裏。』我又問道：『你們諸位天天學些什麼？』他們亂應道：『吃飯睡覺！看櫃臺！倒便壺！拿烟袋！伺候茶飯！掃地抹桌子！』我聽

了這番話，簡直摸不着頭腦。

其中有一位很誠實的朋友向我道：「我老實告訴你罷。你只要把上邊所說的看櫃臺，倒便壺，拿烟袋，伺候茶飯，掃地，抹桌子，件件都做到，到了三年，便出師了！」我說：「那麼，算盤，銀色，帳目，以及一切關係買賣的精微，都不講究麼？」他說：「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若是靠着那個來找着教，是萬萬做不到的。」我說：「那麼，我便天天請教各位先生就是了。」他說：「還要碰他們的高興。若是不高興，你還是要挨罵。」講了這句話之後，他便唧唧地說道：「你趕緊把那個便壺送到掌櫃的房裏去，回頭來再倒一杯茶送給他。天天晚上要照着這樣做，掌櫃的就歡喜你了。」我聽了這話，老大不願意，遲疑了半天，那個朋友道：「趕緊去！我是衛護你；不然，是不告訴你的。」我于是勉勉強強地照着他的話兒做了。我自己想道：「我們當小管的，就是來做這些事的麼？這些事做好了，能算我們的本領麼？而且因為什麼，我們當小管的便應該替

掌櫃的拿便壺，倒茶倒水，伺候他呢？」

「呀呀！已經一點鐘了！我實在不能再望下寫了，下次再談罷，此頌進步。」

弟魯一鳴。九，二，三。

(四)論學書信。師友往來，研究學理的書信，屬這一類；例如：

猶龍先生：

我接了你的信，已經兩個多月，片言隻字，也沒給你，你一定要怪我，罵我，記望着我。我也不是慵懶的人，而且得了我的好朋友你，談學問的信，又那有不立刻回復的道理？不過我是八月二十八號到廣州去的，順便到香港，廈門，澳門，九龍各處玩了幾天，回來已經是十月十號了。這時你的信到了，已有三個多禮拜，本打算即刻復你，只因為你所研究的國文教授問題，我還有點意見，初到家裏，行色匆匆，又因為多年不涉

風濤之險，此次舟行遇風，好幾天沒進飲食，勞瘁飢疲，到了極點，打算休息兩天，精神稍好點，把我的一得之愚寫給你；那曉得第二天便大病起來，冷熱交作，一直病了一個多月，現在才算勉強可以起來，兩手發顫；然而這封信可不能再遲了！不過現在的情形也和你寫信的時候不同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廣州議決的學制案，固然我們不能說他沒有應待商榷的地方，然而大體却是不錯的。新學制系統案主張中學六年，分高初兩級：初級三年，高級三年。我的愚見如下：

初級中學

第一學年——教授胡適，陳獨秀，錢玄同，戴季陶，胡漢民，高一涵，周作人，諸人的作品，以及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君朔先生譯的法國大仲馬著的俠隱記，續俠隱記，萬國美術研究社編譯的夜未央等等。

第二學年——教授儒林外史，紅樓，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和今古奇觀的

選文。

第三學年——教授近代文言文，如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吳稚暉，蔡子民，章行嚴，嚴復，林紓，譚嗣同，汪精衛，黃遠庸，諸人的作品。——最好於本學年下學期教授清代的文學家的淺近文言，如曾國藩，鄭板橋的家書，以及戴，黃，方，姚，顧，顏諸人的作品。

高級中學

第四學年 視你所擬的中學第二學年的程度。

第五學年 視你所擬的中學第三學年的程度；兼授修辭學。

第六學年 視你所擬的中學第四學年的程度；兼授邏輯學。宜多講授古

今名家研究文學，批評文學的作品。——歷史的批評的，方法論的。

我們所擬的中學國文教授的程序，是假定入中學的學生都是受過完全的小學

國文教育，白話文字已有相當的程度的，不然，還要斟酌情形，略事變通。

不過，我覺得假使我們樣樣都能如我們所預定的計畫做到了，便能夠使學生圓滿得着他們所預期的應用文字的技術麼？還不敢說。因為學校的國文教授時間很少，僅恃教室裏所得的，一定有限。所以在教授正課之外，應當指導學生『自修』。自修有兩種：

一種絕對的自修

一種相對的自修

怎樣叫做『絕對的自修』呢？就是完全不要先生，全憑着我的本能，我的天才去對付，去研究。譬如研究國文，在暑假的時候，預先由國文教習指定幾部文學書，或文學，文字學，或模範文學，自己去研究，以說文，字典，爾雅，辭源等等做顧問，辛苦獨造，可以得着不少的創見。不過這是爲利根人說法，若是根氣鈍的，便費氣力，然而『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也未始不可得着相當的益處。我從前並沒讀過多少英文，也沒從過什麼好英文教習，然而我翻爛了兩部英文字典的結果，如今竟能勉強看點英文較高的書籍，怎樣叫做『相對的自修』呢？就是彷彿學校現在預習的辦法，譬如明天我們要教授太史公的遊俠列傳，或是胡適的美國的婦人，學生在頭天晚上，便把他們找將出來，看他兩遍，有不明瞭的地方，可以借着參攷書的力量，細心研究一下，有不愜意的地方，可以憑着自己的智識，眼光，預先在心頭批評一下。第二天再到教室聽講，自然所得的益處，較其他隨班聽講的人要多得多了。教習講解有不對的地方，也就不致爲他所誤了。我從前初到日本讀書，聽講非常困難，就用這個方法，得的益處很多。若是那天不先自修，不先預備，第二天的功課，便完全聽不懂。

現在我再把『相對的自修』講一講，相對的自修，先要教學生認清文學和文字

的區別，又要教他們了解白話和文言在現在社會中的價值。從前有一班人最可惡的，就是希望學生人人都要做文學家，人人都要『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開口文君，閉口子建，』都是這種謬誤思想的遺毒，以致到了進學，中舉，補廩，入貢，進一對普通信都寫不好的十有七八，就是鍊日價講文學而去掉應用文字不講的弊病。——這固然還有別的原因：研究的方法不好。所以文學文字在中文沒有明確的界說；而在英文却異常分明。文學 Literature 是表現人生的情感，想像，描寫自然界的蘊奧，而有體裁，有藝術，能使一般人類都能明瞭，都受感動的東西；文字 Language 只取敘事，表情，達意而已，無事乎藝術，也無事乎想像。文學不是一般人所能研究，所要研究的；而文字却是人人所應備的工具，其需要等諸布，帛，粟，米。至於白話文固為現在和將來社會所必需，就是淺近文言，也還有相當存在的價值。那末，『獨立的自修』怎樣呢？我們應該教學生注意的有五件事：

(一)由教習代選幾部好的思想、文法、藝術，不與現代或將來人生衝突的——文學書，如小說、戲曲，或其他書類，或是自己選擇，預定在一個期間，把他讀完。

(二)看的時候，要注意作者的時代、思想、師承、特性和他文中所特注的事實，以及他所信仰的主義。

(三)要注意他的寫法。譬如曹雪芹做紅樓，寫林黛玉，他的一書，一畫，一榻，一几，一山，一石，一言，一笑，一動，皆足以表現林黛玉的精神。施耐菴做水滸，寫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各有各的個性和精神，舉凡一拳，一脚，一跳，一躍，虎的騰挪呼嘯，和他們掙扎撕拚的情形，都有特殊的表現，不容人家張冠李戴。

(四)要注意文字的組織，要注意經濟的方法。美國的作文法家會說：“Write as you would speak”就是教我們做文章要經濟。要文字經濟，必要研究名家的作品，把他們文字組織的特長觀出，比較研究，然後自然會創造出新的組織來。

(五)要注意他的文法。因為文法因時代、文體、地理而不同。如左傳上的「室於怒，市於色，」和「劍及，」「屨及，」「車及」這些倒裝句法，皆不適於現代文字了；又如文言中「不吾欺也，」在語體中便作「不欺我的，」又如我們皖北人說「我回家，」安慶蕪湖的婦女却常說「我家去。」

此外還要注意句讀，讀法，段落。遇到心裏歡喜研究的文字，就用新式標點符號把他圈點出來，分出段落，然後對證原書，或請人糾正句讀，段落，若能清楚，那篇文字大意，已經「思過半」了。

不過這麼一來，學生固然得着許多的益處，先生可就要麻煩些了。那些以“Make money”為唯一目的的教書匠，一定要怨氣衝天，然而或者也有許多對於教育真有興趣，真有信仰的朋友們，贊成我這個主張的是不是？……

啾啾！啾！我的手不能動了！麻木了！身子也起不來了！哦！這是病後固有的現象，過一

會子就好了。不寫了罷！老朋友！

你的福。

弟無名。一〇，十一，廿日。

其詳見我的白話書信，這不過講個大略而已。

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的功用，現在一般讀書的人，漸漸曉得了；但是用的時候，總有許多不明瞭，所以在我的國文作法裏面，也有說明的必要。標點符號是輔助文字表明語氣，情感，起訖，和句讀的工具；也是研究古代書籍的一種很好的方法。在文學革命和整理國故兩個問題中，都有很重要關係。如：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台軍吏也。皆聚於軍中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下於先君。

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灶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

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勝也——左傳成公十六年。

這一段言語八問八答，當初讀的時候，費了多少思索的力量，才把他弄明白。假使用標點符號標示出來，青年讀者，定要省却不少的時間與腦力。我且把他標明，給大家看看，便相信了：

王曰，「聘而左右何也？」

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軍中矣。」

曰，「合謀也。」

「張幕矣。」

曰，「虔卜於先君也。」

「徹幕矣。」

曰，「將發命也。」

「甚器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

「戰乎？」

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戰禱也。」

這是何等的明白！即此，便可以推定標點符號的功用了。分說如下：

(一)句號(。)或(．)凡語意已經完足的文字叫做句；每句之末，須

用句號；例如：

(1)有志者事竟成。

(2)子適衛。

(二)逗點(,)或(、)逗點的用處最複雜,重要的是:

(a)一句裏包括許多連用的同類詞,或同類兼詞,要用逗點來分開;例如:

(1)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

(2)那後生推開篷,跳上岸,解了纜,把竹篙點開,搭上櫓,呀呀啞啞地,搖出江心裏來。

(b)遇到他動詞的受動詞,太長了,或要重讀他,因而把他放在句首時,應用逗點

來分開;例如:

(1)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子爲我願之乎?

(2) 朋友之意，不可相阻。

(○) 凡前詞所管的司詞，移在句首，(此在文言中者居多，語體文很少這樣用法) 要用逗點來分開他；例如：

(1)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就是「毋以「所惡於上」使下」，「所惡於上」便是「以」字的司詞。

(2)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就是「以「不腆敝賦」犒從者」，「不腆敝賦」便是「以」字的司詞。

(a) 有時一句之中，有夾注的文字，應當用他來分開；例如

(1)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2) 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兩句是「顓臾」的夾注；「天

地之正氣』是『清明靈秀』的夾注；『天地之邪氣』是『殘忍乖僻』的夾注。

(e) 有時起詞太長了，或太複雜了，也要用逗點來分開；例如：

(1) 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今兒……東西』是冗長的起詞。

(2) 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寡人之於國也』是冗長的起詞。

(3) 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都依次排列東西兩班。

(4)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

(f) 凡形容動詞，形容動詞同樣性質的兼詞，或形容動詞同性質的子句，應該停

頓的時候，也要用逗點來分開；例如：

(1) 是晚，寶玉，李嬪已睡了。

(2) 金榮越發得意，搖頭曬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

(3)「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

(g)有時很短的平列的句子也用逗點來分開；例如：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總而言之，一句話：所有平常的句子 Simple sentence 和複雜的句子 Complex sentence 中應行停頓的地方，都要用逗點把他分開，以舒調文氣。着了上例，也可以類推了。（參看胡適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

(三)分點（；）

(a)包括兩個以上很長的子句的句子，要用分點分開他們；例如：

(1)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2)拳頭上立得人，脰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

(b)有時在文法上沒有關係而在意思上却關係很密切的兩個句子，分之則似

乎孤立，也可用分點分開他們；例如：

(1)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2) 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

(3) 有時一些關係很密切的句子，雖說他很長，但是不能獨立成句的，也可用分

點把他們分開；例如：

(1) 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信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

(2) 忽一日，有個老兒挑擔柴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來和他厮拚；鬥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

(四) 冒點(·)：冒點有三種用法：

(1) 總結上文，就如簿記上結總賬「以上總計」等等字樣一般；例如：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此之謂絜矩之道。

(2) 總冒下文，這好比清摺上「計開」兩個字的意思差不多；例如：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3) 用以引起人之語言；例如：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以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於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顧之逐烏雀也。」

(五) 疑問號(?) 就是表示疑問的符號；這也有三種：

(1) 普通的問語，如：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2) 論辯時的反詰，如：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

(3) 懷疑的態度，如：

日的情麼？

雲的情邪？

(六) 驚嘆號(！)表示情感，也有三種：

(1) 驚歎，如：

唉！豎子不足與謀！

(2) 責問或詈罵，如：

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

(8) 願望如：

庶撫我乎！

(七) 引號(『』)或(「」)有三種用法：

(1) 劃清引用語言的起訖；例如：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

(2) 表示特別提出，使人注意的詞句；例如：

然則『可以爲』未必爲『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

(3) 遇有兩重引語，則『』與「」並用；例如：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

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八) 破折號(——)有三種：

(1) 表示正說話中間，忽轉一個意思；例如：
乾娘，只怕罪過？——罷！罷！一不做，二不休！

(2) 表示總結上文，用法略與冒點相同；例如：

一要皈依佛性，二要皈依正法，三要皈依敬師友——此是三皈。

(3) 表示夾注，用法略與括弧()相同；例如：

夫顯衷——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九) 節略號(……)有時爲避去冗長起見，把原文中不與本文有關係的省略掉，則用節略號以示之；例如：

成語者，合字成辭，別爲意義。其習見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鑄「成語」，亦無不可也。「利器」、「虛懷」、「舍本逐末」……皆屬此類。此非典也，

乃日用之字耳。

(十)夾注號()文義恐有誤會或有他種例外的時候，須用他語注釋之。於是有夾注號，例如：

(1)夫顛與(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2)宋儒不明校勘訓詁之學，(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故流於空疏，流於臆說。

(十一)私名號(——)私名就是一人，一地，一朝代，一學派，一宗教。所私有的名稱，則用私名號表明之。例如：

(1)法蘭西大革命。

(2) 武昌起義。

(3) 十字軍東征。

(4)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表明：
(十二) 書名或篇名號 (~~~~~) 凡書名或篇名都用這個記號來

(1) 表書名例如：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2) 表篇名例如：

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

俞平伯 著 顧頡剛 序

紅樓夢辨

(定價壹元)

本書分三卷，文十七篇，共十餘萬字。

上卷 (1) 論續書底不可能 (2) 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 (3) 高鶚續書底依據 (4) 後四十回底批評 (5) 高本戚本大體的比較

中卷 (1) 作者底態度 (2) 紅樓夢底風格 (3) 紅樓夢底年表 (4) 紅樓夢底地點問題 (5) 八十回後的紅樓夢 (6) 論秦可卿之死

下卷 (1) 後三十回的紅樓夢 (2) 所謂「舊時真本紅樓夢」 (3) 「讀紅樓夢雜記」選粹 (4) 唐六如與林黛玉 (5) 記「紅樓復夢」 (6) 劄記十則

上海亞東圖書發行



代表一個時代的神學
 代表一個時代的學

全有胡適之先生的考證傳叙或引論
 有的有錢玄同先生的序
 有的有陳獨秀先生的序

水滸續集	鏡花緣	三國演義	西遊記	儒林外史	紅樓夢	水滸
〔定〕洋裝四冊一元七角	〔定〕洋裝四冊一元六角	〔定〕洋裝四冊二元二角	〔定〕洋裝四冊一元五角	〔定〕洋裝二冊一元三角	〔定〕洋裝六冊三元三角	〔定〕洋裝二冊二元八角
〔假〕洋裝四冊一元七角	〔假〕洋裝四冊一元六角	〔假〕洋裝四冊二元二角	〔假〕洋裝四冊一元五角	〔假〕洋裝二冊一元三角	〔假〕洋裝六冊三元三角	〔假〕洋裝二冊二元八角

上海亞東圖書出版

中學適用叢書

教師和參考書

▲高中適用 中古文學概論

徐嘉瑞編 定價三角五分

▲初中適用 國文作法

高語罕編 定價八角

▲初中適用 中國語法講義

孫復工編 定價三角五分

▲初中適用 白話書信

高語罕編 定價八角

▲高初中參
考適用 虛助詞典

施括乾編 定價二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行印

白話文的模範 新智識的淵泉

吳虞
文錄

獨秀
文存

胡適
文存
二集

胡適
文存

洋裝兩冊……定價二元八角

平裝四冊……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兩冊……定價三元

平裝四冊……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兩冊……定價二元七角

平裝四冊……定價二元一角

胡適之先生序

全一冊定價三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朱自清作

踪

跡

全書一冊
定價四角

書分兩輯：第一集爲新詩，第二輯爲小品文；皆精心結撰之作。——讀者試循此踪跡，可以窺作者所見的人間與他在生之路上的步調。

趙誠之譯

普希金小說集

全書一厚冊
定價七角五分

普希金是俄國一位大詩人兼小說家。這本集子共有長短篇小說九篇，是他托名別爾金發表的，都是很有名的文學作品。

上海亞東圖書印行

胡適之先生著的書

(書名)	(出版處)	(定價)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商務……	\$1.20
胡適文存……	亞東……	\$2.20
胡適文存二集……	亞東……	\$2.40
先秦名學史(英文)……	亞東……	\$1.20
章實齋年譜……	商務……	\$0.30
嘗試集……	亞東……	\$0.45
短篇小說……	亞東……	\$0.30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申報館……	\$0.40
五十年來世界之哲學……	申報館……	\$0.30

總發行所：上海各該館

分售處：各省各大書店

新詩集

嘗試集……胡適著……定價四角五分
 草兒在前集……康洪章著……定價五角五分
 上集……康洪章著……定價二角五分
 冬夜……俞平伯著……定價六角
 西還……俞平伯著……定價六角五分
 蘆風……汪靜之著……定價五角
 渡河……陸志章著……定價四角五分
 流雲……宗白華著……定價二角五分
 胡恩永的遺詩……定價三角五分
 一九二一年新詩年選……北社編……定價五角

上海亞東圖書發行

O M 同人組織的文藝刊物

我們的七月

一九二四年

定價五角

內有論文，小說，詩，歌劇，小品，札記，通信等；并載有珂羅版印俞曲園先生精楷贈內的詩扇及豐子愷先生漫畫。文稿概不署名，文責公同担任；出版是不定期的。現由 O M 委託本館發刊；用瑞典紙印，封面係豐子愷先生所畫，甚為精美。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崔東壁遺書

出版預告

▲考信錄卅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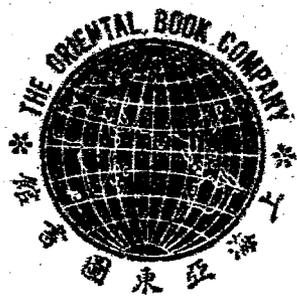
▲雜著及文集十八卷

▲佚文傳記評論序文約十萬言

胡適……序文
顧頡剛……點標

崔東壁先生（述）對於中國古史有摧陷擴清之大功，考信錄一書爲千古不朽之作。惟其遺書流傳甚少。現由本館請顧頡剛先生重加校勘，標點分段，并逐段加以標題，使讀者開卷了然。至關於崔氏之佚文傳狀及歷來學者對於崔氏之評論，亦由胡適之先生及顧先生盡力搜求，裒然成帙。又由胡先生覓得最早刊本數種，詳爲校勘。凡欲治中國史學者，不可不讀。

上海亞東圖書館啓



中華民國十一年八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五版

國文作法（全）

每册定價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高 語 罕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